

航空叢書



# 航空生活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編印

~~109764~~

航空叢書第一種

航空生活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編印

購於  
1936



上海圖書館藏書



*W. S. Chen.*



# 航空生活目錄

## 第一部

和前線空軍相處的日子

奮戰中的空軍志航大隊

活躍湖南上空的空軍第五大隊

襲擊荊門敵機場詳記

我隨C-12轟炸平漢線敵陣

訪問歸勝利來的東海大隊

訪問空軍鳳凰大隊

長水鎮的殲滅戰

訪高又新隊長

地中海空戰親歷記

## 第二部

目

錄

鄒若軍  
鄒若軍  
鄒若軍  
朱民威  
朱民威  
朱民威  
朱民威  
鄧漏禹  
鄧漏禹  
鄧漏禹  
鄧漏禹

記中國空軍軍官的培育

空軍參謀教育記詳

空軍學生在美國

訪問空軍機械學校

滑翔訓練五年

空軍幼年學校的長成

阿拉伯海邊的訓練

### 第三部

請隨我偵炸漢口南京

騎瞎馬經驗談

人煙的尋覓

想起了我曾經穿過的緊鞋子

成功的愉快

陳榕甫 陶偉生 陳榕甫 陳榕甫 鄒若軍 劉一鷗 鄒若軍 馮克和 柳英 唯美 林羽 葉秋

第一  
部

# 和前線空軍相處的日子

鄒若軍

八月下旬的一天拂曉，我擦着惺忪的睡眠，爬上裝運彈藥的空運機，躺在子彈箱上再睡一覺，醒來時就到了前方基地。在基地，和部隊飛行員相處了一個多月，親見他們爲國奮戰，也體驗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并且曾留心觀察我空軍何以能以少擊衆，連戰連捷的理由。現在把這些印象連繫起來，作一個概括的報告。

## 營舍生活一瞥

在軍隊里，我做過各種職務，生活了十多年，但比較合理的營舍生活，是這次在前方基地首次看到。

下了空運機，項世端隊長開着一輛站車伴我們到大隊的營房里去。營房在機場外，位置於小山坳上，一條碧綠的溪河繞着山坳靜靜地流着，四週山坡上野花盛開，那一幢幢整齊排列着的營舍，看來很像是一所幽靜的學校。

因爲是戰時需要，營舍的建築大部採用當地盛產的木材，有幾幢房舍，屋頂上的瓦片也被粗大的樹皮代替了，更顯得他們別具風趣。在這些櫛比的營舍里，每個中隊佔有一大幢，中隊營舍的中央是一間寬大的集會廳，兩傍排列着寢室。兩個人佔用一間寢室，其中除掉二人用的寢具，還有一張寫字檯，一個衣櫃和幾張座椅。每個飛行員到達基地作戰，除掉攜帶隨身衣物以外，營舍里各物



齊備，有如憩息在一間相當精緻的旅社里。我住在廖廣甲中隊，也佔用一間這樣的寢室，使我覺得生活在戰前的大學宿舍里一樣。住宿方便，可以使每個作戰人員奉命出動時省却許多私人的安排，譬如王慶利隊長，他曾告訴我，每當回到後方休息，就準備了一個提包專於儲藏作戰需用衣物，一奉到作戰命令，提着衣包上飛機，不用半分鍾的就攔，他就出動了。

膳廳在營房的中央，從各營舍走來的距離都相差不遠。用膳並不是聚餐，早餐從午前五時到七時，午餐從午前十一時到午後一時，晚餐從午後五時到七時，在這些時間里，走進膳廳去，只要餐桌上坐够了四個人，炊事兵就會送上一桌菜飯來，沒有時間的限制，沒有多餘的禮節，就像在普通餐館進餐一樣。所以如此，是因為空軍部隊的任務可能隨時發生；採用這種分散進餐的辦法，才不致因為等待進餐影響了任務執行，或者因為執行任務潑了肚皮。膳食的營養相當豐富。這種膳食，由航委會供給，專用於飛行人員，叫做空勤給養，因為飛行人員的體力消耗特大，沒有適當的營養來維持，會減縮其從事飛行的時間，會影響其身體的健康。膳廳也是營房裏最熱鬧的部份，大家走進走出，藉着進餐的時間，各隊的人也能聚會着聊聊天。

食宿是人生兩大要事。在前方基地的飛行人員，他們個人的食宿都有了適當的安排，（雖然一部份有眷屬的人却會受着物價的威脅）少却了許多不必要的煩擾，他們就可以專心致意地研究和執行作戰任務，當然也更能增大作戰效率。以空軍戰鬥員為例證，改善士兵生活的議案，是應當亟早地執行，澈底地執行。

營房在空軍部隊里尤如休息所。在營房里，許多人的休息時間都消磨在中隊上，在寢室里。休息時間，人們的衣着可以隨意，這時天氣還熱，大都只穿着一條羅紗的三角短褲，赤裸着身體，像

是互相競爭着顯露自己的健壯體格。所以一進門項世端隊長說：「這裏是男人的世界，女人跑了來是會感到有礙觀瞻的！」行動也比較自由，有人把私用留聲機開起來，印度民歌美國流行的歌曲，都婉轉流利地播送出來，（幻想曲里幾支名曲的唱片我也是在這里聽到的）許多個中午，我都是聽了這些輕快的歌曲，睡了甜蜜的午覺。有人則玩着橋牌，這是一種最流行的遊戲，大家都津津有味地玩着，以請客吃西瓜和鮮梨分勝負，有時則是友誼的比賽。當然也有人靜在寢室里讀些書，當然還有人藏在寢室悄悄地寫着冗長的秘密的情書。

浴室的設備是冷水淋浴，但大家都不如跳在河里游泳的好。一條約摸五百公尺的河面，我不敢游了過去！項世端隊長帶着橡圈爲我「護航」，我也鼓不起這勇氣，離開部隊生活的時間長了，身體也衰退了。可是他們都游得很好，並且看得認真，因爲許多人在迫降之後，都是靠着游泳的本事救了自己的性命。

到了晚上，露天電映開映了。人們把帆布輪椅扛在肩上搬了去，躺在銀幕前面的草地上，一邊乘涼一邊看戲，倒是件別具風趣的事情，這種影片，經常有美軍空運機供給，每週開映五次，長篇題材最多，往往一個故事可以上映一星期。影片的來源，由美國片商獻給他們的政府，專門用於在軍隊里輪流放映。一個晚上，王秉琳中尉領我們去看戲，先放映了幾張歌片，許多美國士兵都依着銀幕的顯原低聲輕唱着，幾支加拿大軍歌，在這種場合聽來是特別有趣的。片子的內容，噱頭很多，是以娛樂爲主的。

映罷電影，已是就寢時候了，一天的辛勞也消散了。大家回到寢室里匆匆入睡，飛行人員要把睡眠和營養看得同樣重要。

## 在機場上觀光

天色剛要拂曉，機場上的活動就開始了。最初進入機場的是機械人員，機械士將排列在停機線上，又匆忙作一番小檢查。接着飛行人員用卡車載送來了，他們一行人各自奔向各隊的休息室，等待講解敵情和任務。接着站務人員的活動也開始了，他們的事務最繁瑣，作戰人員的一切需用都由場站供給，隨時都有許多或大或細的事務交他們處置和辦理。接着工廠里的汽笛長鳴起來了，作戰飛機隨時需要修理，據廠長說，從成立工廠起，沒有像現在這樣繁忙過。接着擴修機場的民工也來了，他們是最辛苦的民工，附近四縣的壯丁都被徵調了來。當天際露出乳白的曙光來，機場上各種工作人員在活動，各種車輛在奔馳，這只有一個目的，爲的是要靈敏地配合天空的戰鬥活動。

機場休息室可算是空中戰鬥員的課堂。門前豎着醒目的木板標語：「報効國家，在此一舉。」室內圖表最多，作戰地帶的十萬分之一軍用地圖，全國戰鬥態勢圖，以及東南亞太平洋，歐洲的戰況顯示圖，都用標針和標綫區分得很清楚。由情報參謀經常負責依戰況更換敵我的圖上位置，使每個人每天花幾分鐘功夫，就能對全般戰況有個概括的瞭解。另一種圖表是敵我機種的識別，把敵我相似的飛機繪成大幅彩圖，下方用一塊紙片蓋着答案，揭開紙片來，這兩種敵我相似的飛機就有了顯著的區別。另一種圖表專用於解釋敵機，從外形的特徵到性能的特徵都依圖表詳細分析着。另一種圖表是介紹美國的新形飛機和新式裝備，從原理到使用法，都有間接的說明。除此之外，還陳列着情報雜誌，Flying一類的參考書刊。觸眼的一切設備，都有關空中戰鬥，戰場就是課堂，在這裏，可算出現了初步的基礎。因此，在機場休息室，我也學得不少航空常識。

幾天後，在機場休息室我又發現了另一個東西。那天沈昌德中尉解開他的傘包來，我發現了許多小玩意，都是準備迫降或機損跳傘後應用的。其中藥品最多，除掉普通的救急藥物，有一種嗎啡劑，可以自行注射，以減創傷的痛苦；有一種止痛藥，防腐止痛效驗特大，在美國市場上也算珍貴藥品，有一種藥水，擦在皮膚上，可以防止蚊蟲一類小動物對於人體的吮吸；有一種末狀藥粉，可以使最髒的泥水發生消毒和澄清的作用，喝了下去，對於人體毫無影響；有一種丸藥，吃了下去，可以維持相當時間的體力，不致感到饑餓。除此之外，還有獵刀、釣魚設備、發光劑和發火劑，預備迫降在荒僻處所，可以藉此獵獲食物，也可以藉此解悶。迫降和跳傘，在空戰中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而這些細微的設備，却給予操縱者在精神上很大的鼓勵。本身的危險能減少，對敵行動時也能更添勇氣，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又一天，一架戰鷹式在停機線外需待校槍。（機槍射擊速度太大，經過幾次戰鬥，恐槍座移動，致射擊時發生偏差，所以每架飛機使用若干時日必須校正槍座一次。）趁着這閒空的機會，我請周天民中尉爲我講解飛機性能，我坐在機艙里，他站在艙外先告訴我各種儀器的作用。瞄準具，當機艙發射之同時間可將每個人的戰果，依照相所得結果沖洗出來，可以在銀幕上顯示其全部經過，這不僅可以證實戰果，而且每個人的優點和缺點也可以藉此互相觀摩。此外利無線電電波的指示，改正航線的偏差，進向基地飛去，到了目的地，指針靜止於零度，機場也就在眼下。據周天民中尉告訴我，則是普通廣播電台，收聽了他的呼號，也可以用爲定向飛行時的目標。無線電報收發報機裝在座艙後面，耳機聽筒裝在飛行帽上，戴上飛行帽，打開電門來，就能如意地收聽長機和僚機的發話。



養氣面罩有如防毒面具，專用於高空飛行時吸取養氣。飛到一萬五千呎的高度以上，養氣稀薄了，就當使用面罩吸取養氣筒內儲藏的養氣，否則養氣不足，會影響人體的健康。

這聊聊的幾點，都是從前的戰鬥機上所缺乏的設備，其餘的還有關機密性，恕我不再贅言。但準此而論，就可以說明我們的裝備是不弱的，裝備優越，是軍隊作戰的一種保障，是激發士氣的主要條件，這在劣勢軍隊作戰時更能發生意外的作用。這兩年，我空軍由劣勢轉為優勢，得力於裝備，當是一個不容諱認的事實。同樣又足資說明，中國軍隊的戰鬥精神是旺盛的，但要有適當的工具，才能發揮戰鬥的能力。

## 機隊行動前後

一架戰鬥機，載不走兩個人。所以我始終覺得惋惜，不能實際參予機隊的戰鬥生活，只能看看他們行動前後的經過。

機隊行動之前，若是普通任務，就在戰場休息室略予指示和講解；遇着重要任務，情形就比較嚴重，出動的人都祕密地集結在情報室，聽取詳細講解敵情和任務，并有各種空中攝製的情報照片作為參考。每個人都要摘記命令要點，在任務未終了之前不得對任何人洩漏半點。情報室是個作戰的機密地點，不是當事人是禁止出入的。

飛離基地後，部隊長更辛苦，在出動時要注意搜索敵情，注意戰鬥指揮，注意後方聯絡；即使不會出動，也要隨時掛念着機隊的行動。有一天中午，我在機場上看見張唐天大隊長戴着太陽眼鏡在酷熱的太陽下來回踴躍，知道是有了重要任務，跑去問他，他只焦灼地說了一句：「在岳陽附近

遭遇了，戰果還不明呢」。我拉他併坐一架飛機翼面下避避太陽，又和他談談天，直等到機隊回航後，知道又是打了勝仗，他才高興起來。

機隊回航了，先在機場上空作一次規定的動作，然後分散下降，然後飛行員一個個從座艙里爬出來，奔向休息室去。大熱的天氣，身上揹着座艙，臉上掛着汗水，也不願休息，就興緻勃勃的說着自己的戰鬥遭遇和經過。在這種場合合理採訪戰訊是最方便的，你不用問題去打擾他們，聽他們儘情地說着，說過了，有了不明瞭的情形，晚上回到營房去再談起，他們就會描畫着簡圖來說明，使你很快地就能 所要的材料收齊。

機隊回航後，機械人員和站務人員的工作立刻繁忙起來，運油車，運彈車都迅速地駛向停機線去，場兵們搬送油彈，機械士們爲飛機加油、裝彈、掛炸彈，一架飛機隨時都備備了所要的油彈，也就是隨時都能起飛作戰的。有一位軍械班長，名字叫做張洪，他蹲在機翼上熟練地裝着機槍子彈，一面告訴我依彈頭的顏色來辨認穿甲彈、曳光彈和燒夷彈。他的動作是那樣熟練，眼睛望着我談話，雙手仍然不憩地工作着。後來姚機務長對我說，他在「北伐時代」就做着爲空軍裝子彈的工作，可算是一位空軍里的前輩呢！但他並沒有衰老，他的工作效率仍然要趕過小伙子，他也自以能抵得過小伙子爲快樂。這天出動大隊飛機轟炸岳陽車站敵軍的補給品，有架解放式重轟炸機，在岳陽上空爲敵高射部隊擊中，左邊第一號發動機着火了。還在岳陽，該機的駕駛員就用無線電話報告基地司令部，說他準備迫降前方基地。從岳陽冒着火飛了回來，幸火勢不猛，在天空一邊飛行，一邊着火地維持了兩個多鐘頭，這里基地上把所有的車輛和滅火器都集合在跑道右端，大家焦心地等待着這架着火的飛機，它的機頭冒着火燄飛回來，着陸時，因爲前輪被擊壞，放不下輪架，着陸力量太

猛，火勢立刻兇暴起來。那些勇敢的場兵，都冒着油箱爆裂的危險，爬上飛機去用滅火器向火簇掃射，只有兩分鐘功夫，火勢就被撲滅了。惹得許多美國機械人員都在一旁向他們豎着大拇指叫「頂好」！他們都是些無名的英雄，把飛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機隊出動的次數是頻繁的。九月中旬，戰況的推移很迅速，不久就由湘南轉入桂邊，是全縣緊急的那天，天氣實在很壞，不宜於飛行。但爲了增援前線以空軍的力量最是迅速有效，張廷孟司令官就決定要出動大批的飛機。他自己跑到機場上關照機隊的行動，這天就出動了十次。每個人每天出動兩次是最平常的事情。出動一次，往返的航程將近三小時，是那樣端正而緊張的坐着，不能有一秒鐘的疎忽，每天就得坐上六小時。飛機上的座椅是硬鉛質做的，雖然有座墊墊着，許多人下了飛機都覺臀部有些疼痛不已。

一天之中，出動的次數太多，（像高又新隊長就會無分日夜地一天出動八次）會使人感到異常的辛勞和疲乏。但在空軍部隊里，並不以此爲苦，大家還互以能爭取出動機會爲榮耀。依照規定，每個戰鬥員出動二十次，就能得獎章——在湖南戰區的戰鬥員至少已出動了二十次。每個戰鬥員，對於部隊榮譽，個人榮譽都極爲重視的。

部隊里很喜歡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不僅因爲可以爲他們報導戰績，而且在心理上，總覺得聽新聞從業員來報導國內外的政治情況總要可靠一點，我和許多人談過這種問題。我們在戰地活動的新聞從業員實在太少了，前方基地作戰四個月，職業的新聞從業員，只有國際宣傳處的一位訪員來住過幾天。

我約略地估計過一般的讀書的興趣，在部隊里最被歡迎的還是文學書。一個人成天過着興奮緊

張的生活，當然有理由要羣找情感的發洩，這就是戰鬥員愛讀文學書的原因。在他們寢室里的案頭上，我曾發現許多文學名著，談起書本的內容來，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他們更喜歡閱讀有關空軍的文學作品和報導，譬如「上帝是我的副駕駛」、「東京上空卅秒」，都被普遍的愛好着。可是有關中國空軍的文藝作品少得太可憐了。他們說一句氣憤的話，說是中國作家忽略了空軍戰鬥員的存在！

美國人很會布置軍隊里的文化活動，除掉經常放映電影、供給書報、圖畫、照片以外，八月底，好萊塢女星安秀麗丹來慰勞，就引起了美國官兵一時的狂歡。這慰勞，挺簡單：唱幾支歌，說幾支笑話，表演兩次舞蹈，時間不足兩句鐘，做得皆大歡喜，表演者又趁原班飛機到別的基地去了。是不是我們的劇人也能如此地工作着呢？一切爲了前線！前線地面部隊的慰勞，有着交通的困難，但在空軍部隊裏巡迴表演，想來交通問題是能設法解決的。最近聽說有大交響樂團出動慰勞，眞使前方人員企盼不已。

在前方基地演過三天平劇，這雖然無足稱道，但却現出了出乎意外的效果。這沒有什麼大道理，原因在於使軍隊激起一種好感，就是說民衆還沒有忘記他們。打了幾年仗，軍隊和民衆彷彿分了手呢！

要把軍隊的文化生活充實起來，希望政府有關方面趕快着手做，希望民間文化團體也把工作圈擴大到部隊里去，物質改進和精神改進應當是併行不悖的。

## 幾個典型人物



戰捷是諸般條件的配合，除了物質條件的優越，我們也不當忽略了使用戰鬥工具的人力條件，所以我還當介紹幾位出色的人物。

冷培澍中尉在湖南上空擊落敵機四架，也負過兩次傷。在岳陽上空的一次戰鬥中他擊落敵機兩架，因為打得太「貪」了，只顧接敵和攻敵，難免要疎忽本身的戒備，所以當天他的座機也被敵機擊壞，踝骨受了傷，迫降在武崗，他還把飛機上的六挺機槍拆了帶回來。從基地回到成都養傷，他的父親勸說他：「并不是多打落一架敵機，就能把敵人趕出中國；何必那樣心急——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呢！」老人的慈愛，是由於長子冷培基也作為空中戰鬥員殉國了，已經為國家貢獻了一個兒子的生命，對於這個幼子他怎能不格外珍貴呢。但冷培澍却無動於衷，傷癒回到前方來，不到一星期，又是在岳陽，又是擊落敵機一架，又因為貪得太很，在低空為敵所襲，頭部中了傷，迫降在漢壽。對於自己的「貪」心，他至今還沒有半點「悔」意。

劉尊隊長像個誠樸的農民，為人毫無半點裝作。他對我說一生沒有交過女朋友。我追問他是不是打算交一個，他的回答是要到等戰後再談，目前恐怕要妨礙自己的戰鬥生活。在鄂西、在中原、在湖南，他的中隊都是押陣腳的，總是最後才回到後方休息。他是這樣地忠於職務，勇於作戰，很少為自己作一個私事的打算。在部屬中，在僚友中，他的誠樸的感情都受到友愛的尊敬。

蘇英海軍中尉，在一次對敵攻擊中，迫降在離敵一公里的陣地之前，靠了游擊隊和民衆，他經過千辛萬苦才繞行着回到基地來。只休息兩天，他又出動任務，遇着四架敵機的圍擊，機尾被敵擊斷了，機身也中了七八十顆彈洞，但他畢竟拚力擊落敵機一架，突圍出來，飛返基地。機務長檢查他的飛機，滑油已經漏乾了，水箱也漏乾了，再多飛兩分鐘，飛機就會自動着火燒起來。我覺得他

的處境太危險了，就不經意的問他是否因此感到一點恐怖。他原是個木訥的人，聽着我的問話，就紅着臉對我反駁：「飛行員在戰鬥中感到畏怯，是一種恥辱！你知道嗎？」

王慶利隊長和祝瑞瑜副隊長同屬一個中隊，他們都是將近結婚的人，爲了幾年戰鬥生活的繁忙，把婚期一再遞延下去，而他們的愛人都因此焦灼着。一天下午，我和他們在對河的鄉村里漫遊，大家都覺得風景太好了，我就說，打完了仗，要脫離軍隊，去從事一種安靜和平的工作和生活。他們的意見却和我相反，說是要永遠在軍隊里生活，要永遠爲國家戰鬥下去，除非是這世界實現了理想的和平和自由。

項世端隊長和我相交最深，常在一起談着各種各樣的事情，好像我們已是相處很久的老朋友。我追問他在戰鬥中的感覺，他直捷地告訴我：「空中戰鬥員對於生死區別的感覺是麻木了的，從來不曾估計到這一點。只覺得敵人死了，我就活着。這就是他在戰鬥中爭取生命存在和生命價值的唯一打算。」

我毋須再瑣碎地申說下去。我記得，到了基地的第二天，會見張廷孟司令官，他曾着重地對我說：

「指揮官要善於培養士氣，運用士氣：這次作戰，主要的表現就在於士氣旺盛。飛行員都是年青可愛的，他們勇敢，他們耐勞，能够克服艱困，然後才能爭取勝利。」

## 素寫助戰盟軍

勞士上校是盟軍里的領導者，他的頭髮已經禿落了，仍然要領隊出動。見着他，就對我說：「

我們沒有作戰機密，你高興看，到處可以看；你高興問，什麼都可以問。」

他的話很對，作戰本是一種力的角鬥，有力量就能勝利。他們喜歡被人宣揚戰績，爲了宣揚的方便，也願予人以方便。這種作風，真值得我們學習的。

有天去參觀一架臨時降落的 B-17，一位少尉機械員對我解釋他的火力。他是個有趣的人，他認爲攻擊日本人的方法很方便，在吉甫甫車上裝兩門火箭砲，就可以擋得住大批日本兵了。他的這種想法正充分表現美國人的天真和他們的友情。

在醫院遇着一位中士，他正向醫師訴苦，說他的牙齒已經因爲吃牛肉吃壞了。我問他這是什麼原因。他說，中國廚子做的菜都是硬綑綑的，這種飯他真吃不下去了。我告訴他，這種飯，在中國已是最上等的食品，你可以看看，機場上的民工吃了些什麼？他聽着，笑了笑，不再找醫生的麻煩，就悄悄回營房去了。

從外表看來，美國人的毛鬚較多，容易使人誤加了他們的年歲。有一位少校，我以爲他至少有三十歲，他連忙糾正着說：

「二十五歲，少校！」他是新近晉級的，頗以此爲榮，所以又趕忙說出他的官階來。

「五年前，我也是二十五歲，却當過兩年少校了。」

他搖着頭，不肯置信。我又說：

「十二年前，你恐怕剛上中學吧；我已經在上海和日本兵作過戰呢。」

他緊蹙着我，表示驚疑，然後說：

「你不應當那樣年輕就幹了軍隊。」

「中國受到侵略，即便是孩子們也要起來抵抗的！」  
他拉着我的手，高聲地用華語叫起來：「中國！頂好！」

這些美國軍人，他們都充分地表現出爽直豪放的好性格。在中國戰區，以美國生活水準論，他們是吃苦了，但他們都幹得挺起勁。因為他們都只有一個簡單的念頭，就是要努力地幹，就能更快地接近勝利，就能更快地回到他們祖國去享受和平安樂的生活。

而且，在中國戰區的日子久了些，他們本身都對中國發生了濃烈的友情。許多人都以能學會說幾句中國話爲樂事，一天在機場，我看見一位美國機械士向姚機務長學着說「夜間警戒」。這雖然只有四個字，他却毫不厭煩的學了七八遍。一旦學會了，就得意地大笑起來。他們也以能獲得中國方面的紀念品爲快樂，許多人都希望得着中國的勳章，認爲這是無上的光榮。當地民衆獻旗的那天，許多人都問是不是每人有一面。後來知道錦旗的數量很少，就有人想花錢買一面旗保存起來。

在美國軍隊的機構裏，我還發現了一個特點，就是軍隊的重心在軍士。軍官僅居於領導地位，許多事情只有軍士才是最清楚。這個特點，可以減少軍官的數量，也可以使軍官更能專心於重要業務的處理。所以能如此，理由也極簡單，就是美國士兵的文化水準高，軍士才能當做軍官用。要澈底改造軍隊素質，才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這也是無須置疑的事。但是，這只有賴於普遍的公平的徵兵制度，和國民教育水準的提高。

從基地回來，讀着發動智識青年從軍的消息。我們且把這希望寄託在這一運動上吧。軍隊裏智識份子多了，士兵素質當能逐漸提高。願這一運動能迅速地順利地展開來。

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於成都



## 奮戰中的空軍志航大隊

鄧芳軍

高志航是中國空軍中首創擊落敵機紀錄的好手，他的名字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上，這不僅因為他生前的戰績，更主要的是在於他遺留下一支堅強的戰鬥部隊——空軍志航大隊。因了他的榮譽，在他的後輩中成爲一個光榮的傳統，大家要保持，要發揚。

在湖南上空，志航大隊奮戰了五十多天。戰士們在這五十多天之中過着緊張而火熱的戰鬥生活，隨時需要精力，需要智慧，不能有一秒鐘的疏忽！生活雖是這樣辛苦，但當我在某某基地見着他們，大家都還是那樣愉快，活潑，結實。我願爲他們紀述這光榮的戰績。

### 八比零的戰鬥

七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志航大隊的副大隊長司徒福少校領着數架戰鷹式飛到衡陽上空，是去執行協助衡陽守軍的任務。這天天氣晴朗，在一萬一千尺的上空鋪展着一大片稀薄的雲，正好爲我們的機隊穿上一件「偽裝衣」，得着天然的良好掩蔽。司徒副大隊長領隊貼着層雲飛行，他命令陳履元參謀和汪成烈隊員雙機低旋下去，觀察衡陽守軍鋪置的布板符號，然後遂行攻擊敵陣的任務，餘機則繼續利用層雲的掩蔽飛旋，以掩低空我機的偵察行動。當時，司徒副大隊長曾發現衡陽地面冒起兩股濃煙，他還以爲是衡陽守軍在以砲火向我低飛機指示攻擊目標，也不會十分注意，僅只集中精力傾聽耳機，等待低飛我機的偵察報告。趙襄國副隊長是司徒副大隊長的第一僚機，他的

眼睛尖利，首先發現一架敵機低飛通過衡陽對岸的機場，就對着座艙前的發話機嚷起來：

「敵機！在右下方，一架！」



航空委員會為表彰空軍志航大隊戰士功績，於三十三年國慶日該隊成立八週年紀念，在渝郊白市驛基地舉行授勛典禮，周主任至柔親為該大隊長司徒福少校佩帶勛章。

司徒副大隊長怕他誤認了

低飛的我機，在他看來白晝在衡陽上空遭遇敵機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只淡淡地回答他

：「注意監視！」

但是當司徒副大隊長側過頭來，他的警覺心立即提高了

。「注意！右上方敵機八架！」他向僚機警告着。同時，趙襄國副隊長又嚷了起來：

「敵機！右上方後跟敵機八架！」

同時，低飛偵察的陳履元參謀也嚷了起來：

「敵機！五架低飛，向我陣地投彈！」

戰鬥的情緒頓時興奮起來。雖然敵機的量優於我，但司徒副大隊長是個空中作戰的老手，他先命令僚機繼續在層雲內掩蔽，不許太興奮，以免喪失良機。他看清了上空敵機的隊形，前面三架成爲V字形，後面八架顯得零亂，從這種編隊飛行的技術，可以看出這些敵軍都還是新手。再辨別機種，全都是老零式，他心上就暗自高興起來，要來一手老鷹摺小雞的精彩表演。

關於攻擊準備的佈置，完全是像教練時一般沉着，司徒副大隊長第一個命令是投下炸彈和下油箱，減輕戰鬥時的危險負擔；因爲來不及看清地面的情況，恐怕誤炸我軍陣地，所有炸彈都不會取出保險門。第二個命令是向右編成梯隊；因爲要使左方僚機轉換位置，才能有便利的射擊機會，而不致浪費火力，並且可以增加殺害敵機的機會。第三個命令是在領機未開槍以前，不許擅自射擊；因爲射擊的時機太早，殺害敵機的效能就要減少，像打草驚蛇一樣，反給了敵機驚逃的機會。

只有幾秒鐘功夫，我軍機隊的戰鬥態勢已經佈置妥善了。這時，上空的敵機仍然毫無察覺，反而露着肚皮向下飛旋，許是想稍減高度，接近低飛轟炸的敵機。這些不中用的敵軍飛行員，給了我軍居高臨下的好機會，也爲他們自己掘着墳墓！看準這好機會，司徒副大隊長領機俯衝下去，是在敵距離僅只五十公尺的時候，他發出射擊的命令，三十六挺幾吋口徑的機關槍佈成嚴密的火網一氣怒放着，這些該死的敵軍，到臨死時還不知致死的原因，就冒着煙，茁着火苗，紛紛墮落了。剩下幾架逃出火網的敵機，驚惶失措地飛散開去，待到他們定了定神，想利用零式機轉彎靈活的長處和我機纏鬥。但是我軍無須纏鬥，早已編隊脫離戰鬥圈，爬高起來，取得優勢地位，再俯衝下來，又是一輪槍，又有兩架敵機墜落了。其餘的敵機知道情勢太惡劣，連忙慌亂地逃散開去。

短小精幹的趙襄國副隊長咬住一架敵機的機尾不肯放手，他開了一輪槍，打中了敵機的翼面，稍一傾側，他以為是得手了，但是敵機却勉力操縱住了，他又放了第二輪槍，因為太急切，敵機已在逃駛着。另一架敵機衝來搶救，趙副隊長轉身脫離戰鬥圈，爬高後俯衝下來，咬住後來的敵機，狠力射了一陣槍，敵機就變成片片墜落了。

低飛偵察的陳履元參謀和汪成烈隊員這一對好手也很機敏，在低空，他們一發現敵機就趕忙取得高度，而那正在投彈的敵機還以為是上空的掩護機，也不會注意，這使他們能看好角度衝下去，陳參謀打中的敵機當時就墜落了，汪隊員所打的也搖搖欲墜，看情形是無法挽救的了。

因為拋了下油箱，恐怕回航油量不夠，司徒副大隊長沒有再追擊，集合全部僚機。他們都毫無損失的回航了。後來據衡陽守軍方軍長的通報。證實衡陽附近墜落敵機八架，據判斷是可能擊落十架敵機的。

說完了這光榮的八比零的戰績，我再追詢司徒副大隊長對於這次戰鬥的意見。他覺得：（一）敵軍失敗是由於搜索不周到，隊形太零亂，予我軍以奇襲的好機。這表現敵軍飛行員在質的方面的水準已日漸庸劣。（二）敵軍使用舊零式機來前線作戰，是不可能與我作遭遇戰鬥的。所以如此，也顯現出敵軍的製造能力有限，雖然明知失敗公算大，但也不得不冒險使用。

## 六比零的戰鬥

七月二十三日，劉尊隊長領隊出擊衡陽，戰鬥任務是在於轟炸衡陽以西的敵砲兵陣地。到達目的地，劉隊長命令萬克莊分隊長低飛偵察，觀察衡陽守軍的布板符號，餘機則在上空掩護。當掩護

機隊飛旋了一週，正在轉彎的時候，隊尾的葉培英首先發現在機隊下面有一批敵機，他在無線電話里發出警號：

「下空！敵機！」

劉隊長趕忙改換正面，看清了敵軍情況，那是八架輕轟炸機，他下達攻擊的命令，拋下炸彈和油箱，他就領隊俯衝下去，首先攔住隊尾的一架，只開了一輪槍，就眼看着敵機着火墜落，他轉身又追另一架敵機，垂直衝下，立刻攻擊，把敵機的機翼打得冒起濃煙，他正要再追過去，就聽到朱健鑒分隊長的報告：

「上空！敵驅逐機二十餘架！」

這是敵軍掩護轟炸機的驅逐機隊。但這些担任掩護任務的東條式的敵機，却落在轟炸機隊的後面，因此造成一個嚴重錯誤，當他們趕到時，這八架轟炸機已被我軍打得七零八落了，僅有二架敵機向衡陽投了炸彈，冒起白煙，大致是幾枚中型燃燒彈而已。

當鄭永達副隊長追擊敵轟炸機的時候，敵驅逐機已到達衡陽上空，前面一批約有九架左側和右側都是六架，以編隊的姿態疾飛而來增援。鄭副隊長追擊敵軍正在起勁，他還不會注意，四架敵機分爲兩架一批各從左右上空大約高一千五百尺的位置，以四十五度的方向直衝而來。這在敵人原是個絕對優勢，但鄭副隊長的動作極爲迅速，他趕忙掉頭以時速四百哩的速度向下衝去，再轉身爬起來，側攻敵軍左側的僚機，猛力的射了一輪槍，就擊落一架敵機，他也趕忙脫離戰鬥圈。敵機再追了來，因爲速度不夠，而且不敢戀戰，只追了大約一分鐘也就不敢追了。

劉隊長看見鄭副隊長被四架敵機圍攻的情景，他正要去援救，但是看見他的動作如此敏捷，只

有一利悉的工夫就脫離了險境，反而擊落了敵機，這真使劉隊長格外高興了。

於是，他下達回航的命令，機隊在某某集合，大家都歡天喜地的飛回基地來。後來據地面部隊的通報，被擊落的敵機是六架，而我機隊却毫無損傷。由這一次戰鬥，可以看出敵軍的缺點，他們的劣勢不只是機種性能較差，而主要是敵飛行人員的素質已經日漸庸劣，以致驅逐機隊會遠離轟炸機隊，予我軍襲擊的好機會。

## 破曉的遭遇

兩次全勝的戰鬥給了志航大隊全體一個興奮的刺激，誰都想多創造些空戰的紀錄來增加個人的光彩，團體的榮譽。副隊長潘承祐最是急切，他幾次請求担任拂曉偵察的任務，在他的判斷，敵人既然偷偷摸摸的使用衡陽機場，如果拂曉時候趕到衡陽上空，遭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他的意願畢竟得到了指揮官的允許，這天午夜過後，他從基地起飛，預計要在破曉時候到達衡陽上空。當他到達了目的地，在上空飛旋了三週，把帶去的炸彈都向馬王塘的敵砲兵陣地丟下了，然後他低飛下去，偵察敵我兩軍陣地的情況。因為他預想的遭遇不會實現，這時他就以全部心力注意於觀察地面的情況，以圖完成偵察的任務。

他低飛着，先和衡陽守軍取得聯絡，又向外圍飛去，正擬以無線電話和外圍我軍通話，徵詢他們對於空軍協助戰鬥的要求。這時，他正飛旋在積木市的上空，高度也不過二三百呎，却發現另一架零式敵機也在低空飛旋。他所期待的遭遇戰畢竟實現了，而且敵機還沒發覺他，他心上一喜，就趕拉起機頭向上爬高。取得高度後，他看中了有利的角度向敵機衝去，開了一輪槍，敵機當即驚逸

突逢，潘承祐決不會饒了他，趕忙追上去，緊緊的推動機槍密射，在他的射擊尚未停止時，敵機已經被擊中而冒煙發火了。他看了看敵機墜落的地方，是在衡山的東邊，他就心滿意足的繼續執行偵察任務，然後返航報告。

因為擊落這架敵機，未得地面部隊的通報，不能證實，第二天勞家彥副隊長向衡陽出動，指揮官要他順便尋找敵機的殘骸，以證實潘副隊長的紀錄。

勞副隊長是湖南人，他把作戰地帶的地形記得最熟，他飛到衡山以後，飛旋了兩週，就在山窪里發現了敵機，那已經殘破不堪了。

每個人都有創造慾，當潘承祐實現了自己的志願時，他當然有着會心的喜悅。

## 參加地面戰鬥

但是在這次會戰中，志航大隊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直接參加地面戰鬥，協助地面戰鬥。例如轟炸金蘭寺、永豐衡陽外線敵軍的重砲陣地，以及松柏鎮的渡河點。這些都是志航大隊的精彩表演。據司徒福副大隊長說，轟炸永豐，是把全城劃為四區，不留半點空隙，全部予以炸燬，才為我地面部隊闢出衝鋒路。因為敵軍的偽裝頗佳，實施這種集中轟炸時，是到地面毫無動靜後才停止的。

掃射的殺害對於敵人也是嚴重的，常常是用空中火力先鎮壓第一線步兵的活動，然後給我地面部隊以攻擊前進的便利。有時對於敵軍部隊的掃射，常常要用火力搜索，湖南的丘陵地帶多，樹林也多，敵軍隨處可以利用地形隱匿。而且敵軍的戰馬也頗有訓練，臥倒在樹林里，縱使聽到上空濃密的槍聲也不致驚散。惟有先用火力搜索，只要一擊中敵軍的戰馬，使牠們受了創傷，這時它們即



有最好的訓練，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因爲如此，常常發現很多有利目標，給予敵軍嚴重的殺害。

敵軍很狡詐，在衡陽外圍，他們第一線步兵常常換穿當地老百姓的服裝，而驅使一部份同胞揆穿他們的軍服，擔任預備陣地的構築，以圖錯亂我空軍的射擊。自從地面部隊識破了敵人這種毒辣的鬼計，以後空軍的射擊決不輕鬆放過地面部隊所指示的敵第一線部隊的方位和距離，並且越是低飛，先要認清敵軍陣地情況，然後予以無情的射擊。

當敵軍攻入衡陽西車站的時候，我機隊盡力低飛掃射，這給了衡陽守軍很大的鼓勵，士兵們都在戰壕里脫帽揮手，也有人狂搖國旗，表示他們的歡欣。這種情景，即在衡陽外圍的我軍，也常是如此的。以前，我地面部隊無論攻防都不能得到空中的直接支援，一旦看出了我空軍的威力，這種安慰，這種鼓舞，對於前線士兵們，其影響的深刻，也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據李式熹參謀，嚴仁興，萬克莊分隊長告訴我，他破壞敵軍砲兵陣地的方法是先用火力制壓敵軍的空防部隊，然後低飛發彈。爲着防制我軍空中破壞力，敵軍砲兵陣地的週圍總是配有較多的高射機關槍或砲。惟有用嚴密的火網封鎖住敵軍的活動，再迅速的俯衝下去，使敵空防部隊不及瞄準我機位置時，則早已掠過，已經在低空投下了炸彈，殲滅了敵軍砲位。

火力和速度是兩個最主要的條件，因爲善於運用，才使志航大隊建下對敵攻擊的光輝戰績。關於這戰績，我們不必誇張，最好用敵人自己的供詞來解答。當敵軍的一個大將視察了衡陽戰況以後，在他的廣播詞說起戰局的艱困，是由於（一）中國空軍的轟炸攻擊太猛，使日軍不能在白日活動，兵力的運用因此感受限制。（二）中國空軍經常以彈藥補充衡陽守軍，使守軍能於頑強抗拒，發



揮高度的戰鬥精神。(三)外圍中國軍隊的牽制太大，使攻擊不易展開。由上述三點的說明，使我們更了解制空和空中控制對於會戰的重要，并且也更足以顯示志航大隊的戰績了。雖然衡陽目前暫為敵佔，但是我們檢討會戰的經過，這種空中協助地面戰績的戰果，仍然是具有它的光輝的價值的。

## 衡陽城內一孤軍

六月廿八日，高又新隊長領隊協助衡陽戰鬥，出動戰鷹式機六架，任務在於掃射與轟炸敵地面部隊。到達目的地以後，陳祥榮參謀低飛偵察，尋覓地面部隊所佈置的布板符號，這時，衡陽的守城戰開始不久，敵軍地面部隊還不曾遭受空中攻擊的重創，其勢頗為囂張。而且地面的情況也還生疏，尋找布板符號的位置也頗為費力。

陳祥榮是勇敢而負責的人，在中原會戰時，他擔任分隊長的職務，因為熱心參予地面戰鬥，他的座機也是中彈最多的一個。當他向地面搜索時，為了忠於職務，他無懼於敵地面部隊強旺的火力，只是努力遂行任務。在他低飛離地不足一百呎時，就聽到他在無線電話里發出警號：

「發動機中彈！」

高度太低，他已無法解救自己的危機，即時就墜地了。這使高又新隊長很是焦急，他連忙領着兩架僚機向他墜地的地方盤旋，企圖運用空中火力控制地面敵軍，使陳祥榮能從容脫離。

衡陽守軍看見我機一架迫降在城西南附近，他們趕忙來援救。這時，敵軍已發現了這情景，就不顧死活衝來想俘虜陳祥榮。幸喜衡陽守軍派出的一營步兵頗為勇敢，擊退了敵軍，才把陳祥榮救出，但是敵我兩軍因為搶奪他，已是互相傷亡不少的人了。

高又新隊長看見陳祥榮得救了，他心上有了幾分高興，就連忙把墜落的飛機擊燒了。

陳祥榮進了衡陽城，他就成了守軍指揮官意外得來的陸空聯絡參謀。原來地面的戰略部隊都有無線電話可以和機隊直接聯絡，但衡陽守軍的無線通話設備燬於砲火，完全依賴地面的布板符號來通訊。以後，衡陽守軍能於和我機隊聯絡得十分密切，得力於陳祥榮是不小的。

他雖然困守在城內，但他很安心。第一天就用無線電報和基地取得聯絡，規定聯絡符號的式樣和使用日期，正式擔負陸空聯絡的責任。並且以他的聽覺來分辨敵我機隊的聲音，也使衡陽守軍能於迅速辨別敵我空軍的機種。基地的朋友們也經常爲他以通訊袋投擲一些日常用品下去，他就安心期待衡陽解圍，然後回隊工作。

不幸衡陽城破，敵軍攻入城內的第二天，還有一個團和敵軍堅持巷戰一日，到全體殉國時才停止戰鬥。但是這種地面戰鬥對他是生疎，他覺得如果能够突出敵圍，回到基地，再到空中發揮戰鬥的威力，那才是有智有勇的打算。他試圖突圍，在城西他突出來了，在湘江里游泳了三十華里，他畢竟突出敵陣，經過不少的跋涉，又回到基地來了。

## 從敵陣歸來

吳國棟隊長是個健壯結實的小伙子，他能說善笑，一次激烈的戰鬥和一次艱困的遭遇，在他看來只是生活上的一點小興奮，他是志航大隊的後續部隊，到達基地後即刻擔任勤務，因爲對於衡陽附近的地形不熟悉，七月八日出擊衡陽附近的敵地面部隊，他擔任高又新隊長的第一號僚機，跟隨飛行，藉此熟悉地形。

急於要熟悉地形，他向敵陣一面掃射，也一面盤旋。但當他高興地活躍了十多分鐘後，忽然感受到座艙里驟熱起來。這是一種不佳的徵兆，他趕快一邊爬高一邊檢查，發覺是水箱被敵彈擊漏了，他就用無線電話通知高又新隊長：

「老客！不中了，水箱漏水！」

「練子！」高隊長也爲他着急了，「向西飛！向西飛！」

吳國棟隊長怕因爲他個人的事情影響全體的戰鬥情緒，就一面爬高一面說：

「不要緊呢，我自有辦法。」

他十分鎮靜，後面一句話說來還像平劇的道白。所以使他鎮靜的理由，是他已經取得了相當的爲度了，而且他覺得水漏乾了，即因螺旋槳的摩擦發生高熱，以致着火，也要等到冒出白煙後才跳傘。這時他只緊配着一個原則：向上爬高的時間多一秒鐘，就多一分安全。

關於方向，他覺沒有向西飛。雖然高隊長的意思是指明西進有我軍陣地，但是那里是公路和鐵路線，萬一不能降於我軍陣地，情形就更困難了。他看了看，南邊多山地，就一面爬高，一面向南飛行。

他還是把座艙蓋先打開，預備跳傘時，不致受到它的妨礙。

當他把這一切準備做得周到而妥當，待到機頭起白煙後，他才跳傘下來。不過，他幾於沒有跳出來，和座艙同歸於盡了。因爲當正要跳出時，座艙蓋忽然把他罩住了，空中的壓力很大，費了很大的氣力，碰傷肘骨，他才掙扎出艙位，跳下傘來。

陳履元看他跳傘，連忙飛來掩護，吳國棟着地後昏迷了幾分鐘，醒來時知道已跳出座艙，安全

落地，連忙解下保險傘，並且脫掉飛行衣，連忙鑽進樹林里去，但是他看見陳履元還在低空依依不捨的盤旋，大致是還不知他走了，又跑出樹林，向陳履元揮了揮手，表示謝意，並且示意他飛走，以免引起敵軍地面部隊注意。

在樹林裏，他向左蛇行，使勁奔走。因在跳傘時失落了皮鞋，赤着腳，穿行在林裏的松針上，被刺得疼痛不已。

奔走了二十多里路，遇到一家人家，要了一套農民服裝穿上，另一件長衫包着他的手槍和衛生包，作爲一個包袱擡在背上，他繼續向西南奔去。

中午時候，他休息在一棵大樹下，不覺饑餓，也不知疲乏，只感到異常口渴，但當他發現自己的右腳踝骨受了嚴重的擦傷，腿部已經腫將起來，身上一陣冷，疲倦和痛苦都向他襲來，他躺在樹下就覺不能動彈了。

對面有六個敵兵向他走來，一種突然的驚覺使他興奮，他把背上的包袱取下來夾在腋下，稍露出槍把，他心裏算計着，不到萬不得已時不開槍，如果開槍彈夾裏有着五顆子彈，四顆要送敵人的命，最後一顆是留着自已用的。於是他又努力站了起來，又向樹林里奔去。

走進一條小河邊上的集團家屋，遇見了幾個當地壯丁的前哨。吳國棟雖是江蘇人，却在長沙長大的，他能够說流利的湖南口音，問清了對方的情形後，他把約略的經過告訴他們，由他們領着到了梓樹灣的壯丁隊隊部。

壯丁隊的隊長由李鄉長兼任，李鄉長是軍校七期畢業生，抗戰中斷了一條腿，就回鄉領導自衛武力。

李鄉長告訴吳國棟「他雖然只剩下了一條腿，但他是軍人，如果他也跑了，地方上就不能鎮靜，不能勸同國軍作戰了。」

像這樣一位軍人是可敬的，事實上在戰爭中正有許多人是在如此地創造他們的無名英雄的事業。

李鄉長用一張椅做成滑竿，派幾個民伕抬着他送回後方。因為沿途遭遇敵軍，隨時繞行山路；並且他的身體太重，民伕抬着很覺費力，一百多華里的路程竟走了六天。

到了黎家坪，他趁着火車到了桂林，改乘飛機回基地。一個晚上，他帶說帶笑的告訴了我這經歷，在這裡我只記下故事的大略。

三十三年八月記於芷江基地

# 活躍湖南上空的空軍第五大隊

鄒若軍



## 空軍第五大隊的一部份戰士

空軍第五大隊是一支新銳的部隊。卅二年歲末時候，他們從印度基地獲得裝備上的補充，在阿拉伯海濱的某某機場加緊訓練了三個月，他們的新銳的戰鷹式機羣就飛越喜瑪拉雅山前的高峯，浩浩蕩蕩的回到祖國來。

五月間，長沙外圍的序幕戰已經開始，這時他們回國不久，僅只稍事休息，就參入湖南上空的戰鬥。後來衡陽被圍，志航大隊擔任衡陽內外我地面部隊的支援，第五大隊擔任摧毀敵軍從岳陽到長沙的補給線，在張廷孟司令官的指揮下，這兩支兄弟部隊就經常活躍在湖南上空，已經三個多月了，他們的戰鬥直到如今仍在繼續着。

新近，我有機會和他們相處了半個月，對於他們的戰鬥生活，我可算是外間比較瞭解的人，所以願為文作一較有系統的概要報告。

## 空中的攻擊

戰爭的手段和目的敵我總是相反的，第五大隊要摧毀敵軍補給線，麻痺敵軍地面部隊的活躍；而敵空軍則要維持其補給的適時運輸，增進其部隊的活動能力。因此，表現於最初的競爭，就是敵我空軍的直接戰鬥。從五月十六日到八月四日，第五大隊曾與敵空軍發生空戰十七次擊落機二十六架，而我們的損失却僅一架，造成了二十六比一的光榮紀錄。

在十七次戰鬥中，最精彩的一次空戰是在新市上空。新市雖是個小鎮，現在却被敵軍作爲了湖南戰區的兵站基地，從這裏，運用車輛運用船舶，敵軍將各種軍需品轉運到湖南前線。七月十九日，第五大隊以三個編隊出擊新市敵軍的倉庫和車輛，午後二時四十分，機隊到達目的地上空。第一編隊由盟友魯斯上校率領，他們先俯衝下去投擲所攜帶的中型炸彈，其餘兩個編隊在上空掩護。

正當投彈的時候，第二編隊的領隊何漢鴻副隊長發現下面有十六架一式二型的敵機從四千呎的高處向我投彈機隊襲來，他先向在低空投彈的第一編隊告了警，就在一萬呎的上空投了炸彈和下油箱，領着第二編隊由左上方俯衝下來，同時第三編隊又從右上方參入戰鬥，第一編隊也連忙地爬高起來，完成了三面向敵攻擊的優勢地位。

被夾擊的敵機因爲事前不會注意我們上空掩護的機隊，當時就把敵機的隊形衝散了，敵機都不知所措的慌亂地盤旋着。何漢鴻副隊長首先擊落敵機一架，喬無退分隊長又看準了最左側的一架敵機，他猛追過去，在照準具上細心地修正敵機的投影，眼看着射角已由六十度變爲零度，他就狠力的扣動槍機。槍彈擊中敵機的左翼和坐艙，那脆弱的一式二型的敵機就像落花似的瓣瓣墜落了。

馮佩瑾分隊長是在低空發現一個良好目標，正當敵機翻身上爬的時候，他接近了目標，射中敵機的油箱，當時就冒着大火落在新市西南的高地上。

周天民中尉是何漢鴻副隊長的僚機，他從一萬呎的高處跟着衝下來，原想捕捉一架敵軍的長機，因為俯衝速度太大，幾於與敵長機相碰，來不及開槍，就被敵機偷空溜走了。他正有些氣惱，恰好看見另一架敵機向下逃奔，他就連忙追去將近六百碼的時候，敵機還沒發覺他的追擊，他連忙將敵機的投影收入照準具里，看着射角已是二十度的位置，他開了槍，被襲擊的敵機轉成一個6字形，立刻就尾旋下降。

冷培澍中尉沒有找到如意的目標，他總覺不稱心，就先向地面的敵機掃射，假作注意的樣子，引誘敵機的攻擊。果然敵機中了他的圈套，由上面追來。但由於敵機俯衝性能較速，又追一分多鐘，明知追不上，敵機就掉頭轉來。冷培澍看見敵機回頭，他暗自好笑，咬住敵機的機尾，在敵機冷不及防時，就將它擊落了。運用這種方法，他在這次戰鬥中擊落敵機兩架，因此獲得上級的獎賞。被我們擊落敵機六架，其餘的殘敵就慌亂地逃散開去。因此，敵軍的戰志動搖起來，後來縱在天空和我們的機隊遭遇，只要我軍不攻擊他們，總是遠遠的避開去，任隨我軍向其地面部隊轟炸和掃射，而敵軍補給線上的制空權也因此為我們完全控制了。

## 襲擊敵基地

敵空軍在湖南的前方基地是在白螺磯。這地方，瀋近長江，也瀋近洞庭湖，除掉水道運輸的方便以外，還有鐵路和公路補助運輸，原是個良好的空軍基地，敵軍在這里構築了大機場，附有各種設備，也自以為是萬無一失的。但經過我軍三次襲擊，敵軍就感覺在這里也站腳不住了。

七月十四日，第五大隊首次決定進襲白螺磯，搗毀敵機的老巢。為使敵機誤認我們的行動，事



前曾連日轟炸新市敵軍兵站基地。這天又向新市航駛，使白螺磯敵軍不致懷疑我們另有企圖，可是到達新市上空後，忽然轉向白螺磯機場衝下，由東進入後，在敵軍措手不及間，就將排列在跑道上二十多架敵機完全炸燬了。有一架敵機已經起飛，被梁同生分隊長追了上去，當時將它擊落，然後機隊再從東折向西飛回，又一齊向掩體里的敵轟炸機掃射，當時就燃起猛烈的煙火。許多敵空軍人員在機場上逃奔，被我機在上空追着掃射一陣，只見他們連爬帶滾的到處躲藏着，這以後，大概敵空軍人員在白螺磯都要寢食不安了！

第二次出襲的時間在七月二十四日。偵察機在前一日黃昏時候就把白螺磯的情形攝成照片，當夜沖洗出來，第二天一早由作戰參謀丹林中校把敵機場的情況詳細講解一番，並且指定各編隊的任務，攻擊目標，以及攻擊後的處置。藉着照相技術的幫助，我們能在事前對於敵情明瞭得十分清楚，因此攻擊行動才能十分有效而迅速。機隊離開基地後，採用超低空飛行，飛機的高度僅稍稍超過地面的樹枝，遇着山嶺，再爬高起來，貼着山頂飛過去，然後又連忙降低高度。當機隊掠過洞庭湖上，離着水面不過五呎，甚至下油箱都擦着湖水了。所以如此低飛，是要避免敵軍聽音機辨別我機隊的航向，然後才能收到奇襲的效果，因為飛得太低，馮佩瑾分隊長在掠過洞庭湖面時換用下油箱，機身稍稍一沉，不幸他的座機就栽入湖里，至今還沒有消息呢！

依着預定的時間，機隊改變航向，爬高到八百呎，已經看見白螺磯附近的一道馬蹄形的河流，章副隊長就領着第一編隊向機場俯衝而下。排列在機場的敵機是和照片上的情形完全一致的，大家奔向指定的目標，先行掃射，然後投彈，四十多架敵機頓時付之一炬了。當第三編隊進入機場上空完時，連殘餘的目標都沒有了，他們就轟炸敵軍的營房。有多處燃起大火，那許是油彈庫。在任務

成後，機隊再爬高起來，在白螺磯上空耀武揚威地飛旋一週，然後心滿意足的飛了回去。

再過幾天，根據偵察機的照相報告，知道敵機又有一部份增援白螺磯，二十七日又決定第三次襲擊。因為已經兩度在白晝襲擊敵基地，敵軍的防禦一定加強了，出擊的方法必然要有改變，這天上午，先派出轟炸機隊轟炸新市，預算着白螺磯敵機起飛攔擊的時間，在敵機返航加油的時候，我們的機隊入襲，即是最好的機會。

預想的過程是十分如意的，當張唐天大隊長在午後一時率領三個編隊由低空飛到白螺磯，敵人的油車正在奔駛，他們由上空急速地衝下，三十多架敵機就毫無抵抗的被消滅了。當機隊飛過長江，又發現還有一個小機場，堆積不少汽油，又擊燒這批汽油，他們才向西返航。

三次襲擊的成功，給予敵空軍精神上嚴重的打擊，以後大致有半個多月的時間，敵空軍甚至不敢在白螺磯留戀。一個空軍基地受到種種無情的攻擊，敵軍的指揮官當然要萬分羞慚，或者早已切腹謝罪了吧！

## 掩護轟炸

岳陽、新市、長沙三地是敵軍補給線上三個重要據點，也是第五大隊攻擊的主要目標。雖然目前一架戰鬥機的載彈量已經和過去的輕轟炸機相等，但要大規模的轟炸敵軍後方倉庫，還有賴轟炸機隊的協助，所以掩護轟炸也成爲第五大隊在湖南上空的重要戰鬥任務之一。

他們曾經多次掩護 B-25 和 B-24 機隊轟炸上述地區。七月二十五日張唐天大隊長曾率領三個總隊掩護二十四架解放式重轟炸機出擊岳陽，我軍戰鬥機隊以中央編隊擔任高層掩護，以左側和右

側的兩個編隊擔任近層掩護。午後一時，機隊飛過洞庭湖，就向南北直航岳陽。

許陶堦分隊長在一萬九千呎的高空擔任高層掩護，正當轟炸機隊進入轟炸航線將要投彈的時候，他看見十架敵機正向上爬，他們的中央編隊就向下衝出攔擊。他看見有一架敵機已被我軍擊傷，他又趕了過去，補射一程槍，才把敵機擊落。這時，他正要爬高起來，看見二千呎以外有一架敵機向他襲來，他急忙轉身，避過了敵機的襲擊，又向左下方的兩架敵機攻去，已經接近了敵機，那拙笨的敵飛行員還不會發現他，後面的一架敵機就被他擊落。他還想再攻前面那架敵機，右側另一架敵機已經向他襲來，他看見情勢不好，趕忙向低空脫離，但是座艙蓋已被敵機擊中了幾槍，幸喜都從避彈玻璃上滑了過去。這以後，他向左右旋飛了半分鐘，推頭下衝，敵機追不上他，就避過了這危險的襲擊。但這襲擊他的敵機，反在冷不及防時，被高祥松分隊長從上面衝來擊落了。除此以外，另有兩架敵機又被盟友派克少校和柯甯上尉所擊落，其餘五架敵機就紛紛逃散了。

沈昌德中尉是何漢鴻副隊長的僚機，他們飛在萬二千呎的上空，擔任近層掩護，他們是轟炸機的直接衛護者，不到敵機接近轟炸機時，是輕易不參加戰鬥的。當轟炸機隊已經投完了炸彈，行九十度的轉灣返航時，沈昌德看見下面約低二千呎有三架敵機并排着向轟炸機隊襲來。他因為在最左側的位置，把情形看得很清楚，就從上空垂直地俯衝下來，擊中敵兵機的座艙，當時就尾旋墜落。待到何漢鴻副隊長他們再來攻擊另外兩架敵機時，敵人早已向側方逃走了。於是，他們又追上轟炸機隊返航。

經過這次戰鬥以後，每當我轟炸機隊飛在岳陽和新市，常見白螺機場冒起黃土，明明是敵機起飛，但不見敵機前來應戰，這就可見敵人戰鬥機是有意避戰，都「逃警報」去了！

掩護轟炸原也是件費力的事。轟炸機羣的速度較戰鬥機慢。又須隨時貼近他們，擔任直接衛護，這使戰鬥機隊有着一種重大顧慮，而且這時所從事的戰鬥又是防禦爲主的，就不易發揮戰鬥機的效力。但在多次掩護轟炸中，僅有一架轟炸機曾經開砲抵抗敵機的攻擊，其餘時間都被第五大隊嚴密的掩護着，使轟炸機隊能於順利地完成任務。這些重轟炸機隊都是盟軍十四航空隊的部隊，因此他們常寫信來致謝第五大隊完善的掩護，有時還在戰鬥中，就見盟友們啓開艙門來向戰機隊豎起大拇指表示讚美，在無線電話里叫着「頂好」來稱賀他們。

## 摧毀敵軍補給

敵軍在湖南的補給綫，一面利用湘江的水道，一面利用從岳陽經過長沙到衡陽的公路，這是敵軍的兩條大動脈，也是第五大隊的主要攻擊目標。

八月底，敵軍集結了數千隻大小船舶和五百輛汽車擔任運輸，這是敵在衡陽戰役後擬再度發動攻勢的象徵。八月廿三日，據情報有千多隻敵船蟄集在岳陽以南的船塢附近，機隊就攜帶了「汽油炸彈」出發，這種汽油炸彈，是在七十五加侖的汽油箱下裝上燒夷彈的信管，每機可以裝載三個，投了下去信管爆裂，汽油卽到處燃燒，對於攻擊木船是有着意外的效力的。當機隊到達岳陽上空，看見船塢里，河邊上都集滿了木船，就把汽油炸彈投下，讓汽油流溢在木船上，成千成百的船隻都捲成一團大火燒起來，火焰約摸十多公尺高，這情景在上空看來是十分有趣的，也不知多少敵軍軍需品是在這大火里燬滅了。

攻擊公路，先要炸燬橋樑。炸橋是採用超低空水平投彈，(Skip Bomb)，也有人譯成跳彈轟炸

術。)這種方法，尤如用薄石片拋在水面飄跳起來一樣，在炸彈未炸中目標時仍可利用它的跳力命中目標，而且在投彈之先又可利用射槍的瞄準器具瞄準投彈，所以命中公算是很大的。爲了使低空投彈的飛機不受炸彈的影響，這炸彈都用十一秒鐘的延期信管，當飛機已飛離目標十秒鐘後，然後才爆炸起來。採用這種方法，把五百磅的中型炸彈投下去，很多重要的橋樑都因此炸毀了。

橋樑炸斷後，敵軍車輛的行動受了很大的妨礙，然後我軍才能盡情地攻擊其車輛部隊。項世端隊長曾領隊出擊敵軍長沙與湘潭間的敵車，四十五輛汽車排列在公路上，他們十架飛機在上空交叉着輪流射擊，只要對準車頭發射一輪槍，當時就燃起很高的火焰，飛機飛得太低，有時是從燭火中鑽了過去。方緯分隊長看見還有幾輛未曾着火力的拖車，他把自己的下油箱拋了下去，然後射擊，就把殘餘車輛也燒着了。當機隊返航，看見公路上約摸有二十公里的地區，全是一片濃煙大火。

經過不斷的攻擊，敵人用來運輸的五百輛汽車，其中已有三百多輛被我空軍中部隊擊毀。後來敵人要維持公路的交通，不得不在長沙衡山及湘潭間的公路，沿途配備高射砲部隊，以防我軍低空掃射，并且把汽車都偽裝成爲小草房或者小樹林，疏落地停在公路上，不到夜間是不敢活動的。但是這也無濟於事，至今第五大隊還經常在上空搜索這種目標，不憚地攻擊着。

第五大隊仍要在敵軍補給線的上空活躍，他們的活躍，可以給予我地面部隊備戰的機會，也可以直接殺害一部份敵兵和摧毀敵軍軍需品。這對於目前正在開展湘桂戰局當然有着重大的影響。最近，他們又有一批新飛機從印度來補充，當然也能創造出更好的戰果來告慰國人。

三十三年九月於芷江基地

# 襲擊荆門敵機場

## 詳記

朱民威

十月二十七日早晨濃霧過去，華中區域是極好的大太陽照射地表的天氣。

牧童中隊鄭松亭隊長帶了趙子清，程敦榮，四個美國飛行員向江漢流域航進。

在宜昌以東，敵人的飛機場是相當的多。牧童中隊的飛機先到荆門飛機場上空，沒有敵機發現。柏油跑道完整的在太陽光下發出青灰色，雖低飛着偵察也找不到什麼東西。

到當陽敵機場，敵高射砲通通打上來，亂而不準確，敵機場也是一片空寂的。鄭隊長帶了隊沿當陽到沙市公路飛着，在九斤河的橋西，有兩堆凸出的長方塊子被稻草覆蓋着。他們下去射擊了一次，稻草堆起火冒起黑煙來。

「哈！是裝汽油的卡車！」鄭松亭喊起來



！景情張緊之前場機敵門荆擊襲發出

再看，在橋東也放了一輛覆蓋稻草的卡車。七架飛機又過去射擊，也起火燃着了。

沿公路再飛，到十里鋪，敵軍營房很明顯的在機翼下，各人下去攻擊了一次。到后港，長湖的水黃濁的反光上射，沒有什麼東西發現。到沙市，碼頭上沒有汽船，江中亦沒有船隻行駛。沙市敵高射砲通道的向空中發射了一次，沒有什麼可以攻擊的。牧童們有點失望，只好回返基地。

這次出擊叫敵人以為我機既去過荊門機場，沒有發現敵機，總該可以判定荊門敵機場是用不着光顧的了！

是的，第三大隊自然不去釘牢這塊土。二十七日下午葉望飛隊長飛沙魚隊由王光復參謀帶了唐崇傑隊長，隨着瑞德中校 (Gali. Read)，撲斯吞 (Paxton)，匯合着飛龍隊的谷博，毛勒姆，克勒姆 (Klump) 米琦爾 (Michael)，牧童隊張濟民副隊長，田景詳，魯易 (Lewes)，郝爾門 (Hallman)，雷公隊的李維烈，王松金，卜拉威，(Calloway)，莫漢蘭 (Mulholland) 等去武昌探視。

這支第三大隊各中隊的合奏曲子，是敵人所不愛聽的。我們自己的淪陷區人民聽着飛機聲音，仰望着飛機箭般快速的隊形，心中自然有說不出的暗地喜歡。他們所指望的「天快亮了」的天亮曙光，就是這些在太陽底下發閃白點的神鷹啊！

敵人佔據着的武漢三鎮鬧得一團糟那情形比我們成都重慶逃警報要慌張得多了。好，第三大隊的交響曲既不為武漢三鎮的敵人所願聽，也不勉強。瑞德中校率領着鷹羣轉向南，順着粵漢鐵路向

北飛。

飛沒多遠，在土地堂（汀泗橋與武昌間）南邊一點的鐵軌上，發現一條長的列車正在蜿蜒過一



道木橋。第三大隊打平漢粵漢兩路上的火車列車也在不少數了，可是從這來沒有碰到一次行進的列車。（敵人總是遇我機來襲就拋下列車在車站，火車頭自私的開到岔道的掩蔽體裏去。）這次不是死的車廂，而是裝了一車人與物的活列火車了。

按照出動的規定，瑞德中校，撲斯吞少尉，王光復，唐崇傑四個下去打地靶。現在這麼好的地靶現發了，瑞德領了撲斯吞迅速的撲向火車頭去，只一下射擊就把火車頭打得爆炸冒出白色蒸氣來。

王光復領着唐崇傑看見火車頭已經被打中，就認定最末尾一部鐵蓬車廂打去。當他低飛得很近這節車廂時，他們從門洞看見裏面堆積着五十加侖的汽油圓筒。

「這是運汽油火車！」心裏想着，手就發射着子彈，只輕巧的幾發子彈，飛機打完這節車廂拉起側視，這節車就已經燃成一捲黑與紅交織的煙火。受傷的火車很慢的在木橋上通過，把燒着的汽油煙火滴落在木橋上，木橋與枕木也被燃燒起來。

受傷的長蛇遊行了三百公尺，突然喪失了生命。瑞德，撲斯吞，王光復，唐崇傑又狂熱的射擊着其餘的車廂。

王光復比較仔細，選擇靠近火車頭的部份與尾部幾節車打着。按照經驗與想象，靠近火車頭的車廂是日本兵坐的，最末尾的幾節車廂是裝軍火的。

火車起火燃燒以後，他們並不留戀，就向南飛。這土地堂橋邊死傷狼藉的景象，由日本人去收拾了！向南飛到咸甯，沒有看到什麼可以攻擊的目標，快近蒲圻，有十多門敵人高射砲打上砲彈來，沒有目標可以攻擊。轉航由嘉魚渡長江，在嘉魚江面，有一條大木帆船（五十尺長）在行駛。飛



龍隊的谷博，毛昭品，克勒姆，米琦爾等下去射擊。打沉了它。在江北岸發現一條運兵汽船，飛龍隊又打沉了它。

飛機升高到八千尺，現在逐漸降低，荊門機場就在前面了，瑞德叫道：

「飛龍隊，下去打地靶！」谷博，毛昭品，克勒姆，米琦爾等四架降低，又降低向荊門的飛機場撲去。王光復這時看見瑞德的飛機把下油箱拉掉了，（拉下油箱等於打架的人先脫下衣裳）馬上向四空搜索敵機。他看不到什麼，向下看，左下方有一架雙發動機轟炸機很低很低的向東南飛。王光復就脫離編隊，左轉俯衝向這架敵機追去。在俯衝中他打開電門（回航時他閉電門飛），待靠近敵機很近時，他減小一點油門，好，只距離二百公尺了，他開槍擊中敵機。在開第二陣槍時，看見第一槍擊中敵機所爆發的火光很大的順着敵機翼沿向後噴來，第二槍也打中了敵機，一下就衝向地上，像玩具一般摔破焚燒着。跌落地點是機場東南村落外的樹林前。

這是敵人第六夜戰隊的單尾九九式輕轟炸機。

王光復打落第一架敵機，拉起升高一點向回場回轉。他看見跑道邊有三架敵機冒煙焚燒着，機場外還有三處起火（被擊落敵機焚燒中）忽然間一架敵零式一型戰鬥機由上面衝下來，（上層有四架友機任掩護）斜掠過王光復飛機前面，（一架躲開我上方掩護機攻擊的敵機）王光復追下去，靠近敵機三百公尺時開槍，到距敵一百八十公尺時，看見敵機中了彈，突然的起火跌下去，跌落地點亦在機場以東田裏。

王光復飛到荊門機場中央上空，看見一架零式一型戰鬥機向機場北邊飛逃，王光復轉了一個四十五度的急轉：對正這架零式之後，追過去。打了三次機槍，第三次把敵機打中，跌落在機場跑道

上（偏東北一點）。

這位愛說話的北平長大的小伙子可真打得心中直樂。拉起來以後，又參與到中隊的五六架追打一架零式的戰鬥。開着槍打落了那一架，（落於機場西南邊），不久又有一架零式一型機被撲斯吞追下來，向南邊逃走，撲斯吞攻擊了三次，敵機已受傷。王光復也攻擊了三次。王光復第三次攻擊時，追到零式機上前方一點。打一槍，看見供修正偏差的發光彈紛紛射于敵機頭之前，未打中。等了一秒鐘光景，再射擊，打中了敵機，敵機落下去。這時他降到只有幾十來公尺高，他趕緊滅油門拉駕駛桿上升。心中想道：

「這條命一定要到墳堆中去了！」

機翼急振着拉起了，離地面只幾尺高，如果有下油箱也許就起不來。

唉，他沒有把自己埋進荆門的黃土裏，他說到這裏，在座的陽副隊長永光爲之鬆了一口氣。

王光復起來了，沒有死。他單獨打下三架敵機。與撲斯吞共同打下一架。還參與六架戰鷹打下  
一架。這就是荆門機場上空十分鐘裏面他幹的事。

他在沒有敵機的荆門機場做了幾次慢滾，他深深記起零式機當年在成都的作威作福恥辱！他要報復，現今他如願以償了。「君子報仇三年」，這正是三年啊！

現在我撇開這位黑瘦英武的王光復，來說一說牧童隊張濟民副隊長與田景詳的空戰情況：

張濟民帶了田景詳一架飛機，飛到荆門機場上空，張濟民就看見兩架雙發動機轟炸機在機場跑道上滑翔。他和田景詳一個人奔赴一架，俯衝下去，距離機後方四百公尺開槍一陣，就把敵機打燒起火。

張濟民向左上方拉起來，發現一架雙發動機敵機轟炸機在機場北端低空飛行。拉升到敵正後下方，距離二百公尺處開槍，追隨射擊，打了一百五十多發子彈，他把敵機打中起火墜地燃燒。

他還是向左上方拉升。不久就看見一架零式機下來，這證實空中已發生戰鬥。他就留在戰場南邊飛巡着。飛巡時他看見機場北向有許多飛機轉圈子，他以為是自己飛機集合，飛過去一看，正好一架友機被一架零式機追下來。他就從敵機左側後方追下去，與敵機平位，施行射擊，只打了一陣槍，敵機即以半滾姿態墜地，他追下看見敵機到地焚燒。

他第四次攻擊是隨着五架友機合同打着一架敵機，開了三次槍都打中了敵機，最後由友機將其擊落。

田景詳跟隨張濟民兩人打燒了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的轟炸機以後，還看見敵飛行員由起火的飛機跳出來，他沒有去射擊，因為看見三百公尺高度有一架敵轟炸機正圖逃走，他拉起向西對敵追去。在敵機右前上方俯衝向敵攻擊一次，已經打中了敵機，脫離後正擬佔位，作第二次攻擊，突然看見一架友機被一架敵零式機追下，他就捨棄已經打了半死的轟炸機，從右前上方對着零式機發射了一百發子彈，即將零式機打成半滾狀態墜于機場北端，起火燃燒。

他升高至三千公尺，發現敵零式機一架，即由敵左前方攻擊三次。這架零式機很狡猾，左右側滾，老叫田景詳瞄不準，正好又來了五架友機，終未逃出友機之手，被擊落墜地起火。

牧童隊的戰績已如上述，再轉來說一下飛沙魚隊的分隊長唐崇傑戰況。

他隨在王光復飛機之後，到荊門機場前，瑞德領了大隊向左邊轉，唐看見自己飛機後右邊有一架空運機式的大飛機（就是九九式敵輕轟炸機），他就搖盪示意脫離編隊，向這架大飛機追去，在

敵機側後方二百公尺處開始射擊，等到敵機向左轉對北逃時，唐崇傑就在敵機正後方尾追攻擊，眼看可以把敵機擊落下來，忽然間一架友機從上空衝下來，插在他與敵機之間，一開槍把敵機擊落起火到地。

唐崇傑有點要發脾氣也發不出，他自己到手的鴛被友機吃掉了。打仗要緊，他壓下這點不快情緒向四空搜索，發現一千公尺空際有許多白點在閃光，他拉掉下油箱，爬高向那白點光圈飛去。他還未到達，敵零式機即紛紛被打落，或者逃掉。他又只好下來在機場上尋找一遍，十多處黑煙在燃燒上升，沒有敵機可以攻擊，他只好等候集合，在機場上空飛巡着。

「還好。戰爭還有些時日。機會多，我不急的。」事後他亦頗能自慰，唐是蘇州人，中等身材，人很甯靜秀氣，他的甯靜淡泊叫我吃驚。

這天出發的另外幾位是李維烈，王松金，毛昭品與谷博，洪奇偉隊長與牛曾慎隊長爲我談到他們的戰果如下：李維烈在天空擊落敵零式機二架，王松金擊落敵雙發動轟炸機一架，毛昭品擊落轟炸機一架，谷博在荊門機場跑道上打中一架敵轟炸機使之起火，拉起以後追一架零式機，被地面砲火擊中，機翼打了一個大破洞，起落架及尾輪打壞，但仍然安全飛返。

三大隊各中隊的我國戰士們共廿八人，擊落十三架半飛機。

是役同大隊美員出發八員，瑞德中校空中擊落敵轟炸機一架，與撲吞擊落零式二架半，米琦爾空中擊落敵轟炸機一架？克勒姆空中擊落零式機一架，地面擊毀九九式轟炸機一架；卡拉威，莫漢蘭，魯易斯，那爾門均在場協力作戰，共擊毀六架半，兩共擊落敵機二十架（零式一型戰鬥機十一架，九九式輕轟炸機九架）。

王光復說這次空戰可以說是一場奇遇，在敵人方面以爲既然上午有飛機去過荊門機場，下午就不會有第二次來襲。在我方如果在咸甯蒲圻一帶多留幾十分時間，也許敵人就已經起飛走了也不一定。到荊門機場是下午四點十分，冬季日沒時鐘是下午五點，敵人以爲下午四點了，總不會有我方飛機來襲擊他。因爲來了回去天黑了，華西全是山叢，難保不發生損失，料不到就在天快黑時，敵人以爲我機不來，就安心的在荊門機場落地加油掛彈，以便起飛西行，利用月夜，空襲我川西口一基地，減少菲律賓賓台灣海空的美機壓力。殊不知第三大隊苑金瀚大隊長與白尼上校合作研究的結果使用了這一料不到的突襲！六位英雄人人爭先奮勇的攻擊，竟造成了華中戰場如此輝煌的豐盈戰果。

敵人的軍艦如破船，艘艘下沉海底，其飛機欲逞威四川，實施夜襲，亦遭我中美健兒並肩擊毀。二十架不算多，但敵人在荊門機場落地的轟炸機與在天空的戰鬥機總數是二十架，這是敵軍全軍覆沒的慘敗。我方十六架沙魚機不算少，似於空戰中造成輝煌戰果而無一架損失，其亦就可珍可貴。

我是憑自己一點信譽向讀者保證所寫的全是真實的，不是虛妄宣傳的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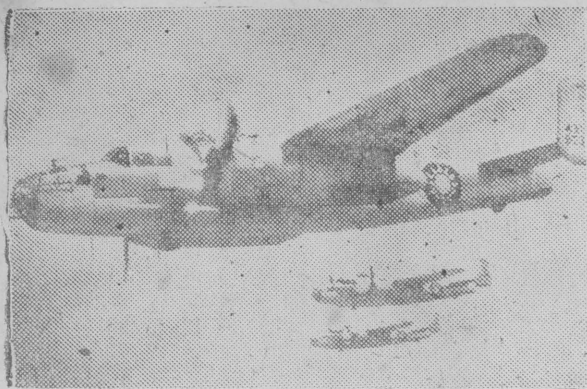
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於梁山基地

# 我隨B-25轟炸平漢路敵陣

朱民威

(一)

潘文炎把B-25滑滾到跑道上起飛以後，我開始了第一次隨轟炸機做戰地炸射的觀戰旅程。我以坐慣航委會空運機的不在乎態度來做這次戰場殺敵的證人。最初在自己區域裏的飛行，如同在一架C-54空運機上一樣有點枯燥乏味，而且由於B-25沒有多餘的正式坐位，我擠在潘文炎後面的夾板空隙裏，轉一個身子都不能轉得順當，更令我有點難耐。但我的內心知道這是一次跟飛行員同生死的長征，說不



定在六小時往返飛行中會碰到什麼不吉利，像所有死去的空勤人員一般，墜身於荒土中，因此，心中總是警覺的感受到一種沉重的壓力。我既已在今天早晨自己跟毛尙貞副隊長開口說過我翹希望能隨他們的飛機到敵區翔觀戰，而且蒙他的笑臉許可，並真的就在三小時之後坐上了這編隊出發敵區的轟炸機羣中的第二號機上，那麼，即使是因為不吉利死掉了，我也不能因為人類的貪戀生存欲望而哭喊着要飛行員把我釋放到平安的地面上來。

我既不能哭喊着要回轉到安全的生存裏，就只有死心塌地的去了！

好，容我細心的珍貴這一次不容易旅行的每一節目。倘若死了，那麼就是自己的超脫。我的年老母親或不免要難過一些時日，但戰場上都是有母親的兒子，我不能想那麼多。倘要是幸而生還呢？我這個身體不大結實，光是在後方地面的書桌上工作的中年人，不是可以更具體的清楚飛行員的作戰情形嗎？

我這架飛機飛行員潘文炎與領航員蔡金龍都是中等身材的二十來歲浙江人（而且都是紹興人）。我們三個人是在駕駛艙裏，他們二個人各有一個寬適的座位；我就坐在潘後的夾板中一隻保險傘包上，他們從駕駛艙的明角玻璃看出去，前方左右上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但是我的座位只容許我看到左面的空域與地面。我看到在我的左面空中五十公尺遠有一架B—1轟炸機飄浮着行進。爲了看清另外二架B—1轟炸機，我時時躬着背，坐到蔡金龍的短矮靠背上，從明角玻璃向斜後方搜尋着。

有時看不到那二架飛機，我感到孤單，我就用大嗓門向蔡金龍的耳朵裏喊道：

「那二架不見了！」

蔡金龍幫我上下找了一會兒，用手中鉛筆指着玻璃下方，我一看，二架B—1轟炸機在下面飛着，與我們一同前進。

當我們飛在塗有白粉的山頂上時，蔡金龍指了一下右面發動機包皮邊沿，那上面也有像白鹽似的粉粒，我意會到這是在雲線以上的空中飛着。在我出發時，毛尙真拿了兩件飛行衣給我，那件長的我嫌太麻煩，就穿上一件短的澳洲羊毛襖，現在上半身雖然不冷，可是裹從足下生，腿與腳都有點冰涼的味道。我把腿對前面的太陽光裏伸出一些，吸收一些溫暖。



時時下望，下面是大山，棕色的山表，沒有樹，沒有房屋，沒有人煙，連一條人跡踏成的道路都沒有，我想着中國今後的建設，不知在什麼時候，可以把這些「純自然地區」改變成可以棲息人或於人類有用的「社會地區」。

想這些事並不多久，我的心中在荒山上空，想的是今天偶爾的出動之前的經過。

## (二)

十一月八日早晨我醒來，看見窗外針松葉後面的紅日。淺山在紅日下線條非常美，淺山的棕色表皮與綠夾黃的草衣也非常鮮豔。我想到這麼一個好天氣，一定要出動。不管別的什麼因素叫我不要冒險，我決定去找毛尙貞給我一個隨機出發的機會。當早飯以後，天氣逐漸又爲聚匯的灰雲弄壞時，我以爲今天去不成了，就在賀則堯房裏聽他們在美國學飛情形，忽然門推開，毛尙貞說：

「你不是要去看一看嗎？現在要出動了，我們走啦！」他笑着，裂開大嘴。

我也笑得站起來，跟三大隊苑金函大隊長打了一個招呼，經過我的房時我問：

「要帶點什麼東西嗎？」

「不要，要帶的東西我那邊有。」毛說。

我找了一枝鉛筆，就隨他到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在他的房裏，他找了一頂羊皮飛行帽給我，怕我在飛機上發冷，找了一個氧氣面罩佩在帽子上。同去的空勤人員已經都背了保險傘包上了卡車。我們的車開赴機場途中，我貪戀的看着行道樹上掛的紅葉，看着路邊的營房。當我們到達機場第二中隊指揮室時，潘文炎介紹我見一羣美員中的二位負責者 Maj. Honer, Capt. Bell，說我是航委會



派來的戰地記者，要隨機去看看作戰情形。其中的 *Mag. Foutz* 笑着說，在美國軍隊中也是常有記者隨機出發的，他同意我的隨往，並祝我好運氣。我們在指揮室裏休息一會兒，等飛機加油。毛尙貞利用這時間教我背保險傘，以及必要時跳傘的動作。拿一包航空食糧給我。隨後全體出征的美國人與我們中國人集合在一張大地圖前，由 *Capt. Bell* 與毛尙貞二人講述今天的任務。

這張地圖臨時用紅線及戮針牽出了由出發機場到目標地點的航線，*Capt. Bell* 說着第一階段航程的角度與距離。第一階段完了得到了鯊魚飛的集合掩護以後，就飛第二階段。到河南平漢鐵路許昌之後，就分成二組：一組往北，向新鄭方向沿途去找敵人目標；一組往南，向漯河沿途找敵人目標。炸完以後，就分別返航。在返航途中，經過某一機場，若是油不夠返還基地，可以由此飛另一機場落地。

*Bell* 是一個高高的年青人，紅潤的臉上有些短黃汗毛，接着就由毛尙貞讀出發名單：

L 六〇一號機，*Russell*，梁運生，美員等。六〇七號機，潘文炎，蔡金龍，黃盛信，張鳳梧，黃福祥。六〇八號機劉祖怡，彭先昶，孫國樑，陳福生，周裕寬，六〇九號機，*Shidan* 等美員。朱民威搭乘六〇七號機。1

大家沒有閒話，就拿了保險傘上卡車，到停機地點。毛尙貞領我上了六〇七號B-1飛機的駕駛艙。這裏面有點悶熱，他坐在駕駛員座上給我說明幾個儀表，高度、溫度、速度、羅盤，以及一個小便用的茶杯口徑大的黑橡皮漏斗，他說如果要吐嘔，也可以用這個漏斗，然後他下去了。潘文炎上來，帶了二個大椅墊子，放在他的座位上。蔡金龍也上來，拿了一本卷夾子與明角分度器。黃盛信上來，他是中段砲塔上的射手，後面的砲塔上二個射手由後面的入口進入，一個是圓臉的小孩模

樣，叫黃福祥，一個叫張鳳梧。黃盛信把前段入口的洞板閉上，潘文炎就開車了。螺旋槳葉子一聲響起，我們就完全落在發動機聲音之中。當飛機起行時，毛尙貞在跑道邊和我們搖手。他的大嘴裂開着，我們也揮了揮手，告別了，不久也許能回來的，也許遇到惡運，永遠回不來了。

### (三)

當飛機在一條青色的小江邊上空盤旋時，我只看到下邊的機場以及一條公路。飛機從這裏行進不久。我看了下四面沒有飛機跟來，寫了幾個字在口糧盒子上：

「鯊魚機沒有來！」拿給蔡看。

蔡把臉貼在明角玻璃上望出去，一會兒他指着窗外的左後上方，我順着他的指向看去，二個黑點，再看三個，再看四個。

我想起在葉望飛隊長屋裏所見的鯊魚機出擊名單是劉超，趙立品，Poxton, Marx。我想了一會兒，趙立品是一個山東大漢，人怪敦厚的。劉超還不很熟。Poxton 在七日上午我去看 Reed 隊長時，陽永光爲我介紹過，他是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的人，在十人以前他在荊門敵機場上空擊落敵機二架半，擊燒地面轟炸機一架。還有王啓元，我們一同由白鳥基地乘美國人空運機到三大隊的，他也在這裏面嗎？我想起了，他是在鍾洪九那個編隊裏。鍾洪九是陳博生參政員的女婿，福建古田人。美國回來以後，在第十四航空隊服務，與程敦榮，李鴻霖一同得到第十四航空隊的獎勵過，到三大隊來，打下過敵機二架，大眼睛，圓臉，他說他很想翻譯點東西，現在他來了沒有？我又去找。蔡金龍幫我在右後上方找到了另一羣鯊魚機，也是四架。我不能判別那邊是鍾洪九，那邊是

Poxton，也就不再去思索這個。

現在時間已是十二點了，按照地面生活規律該是吃飯時候，我打開了一份航空口糧紙盒子，這是美國的出品，裏面用臘油封得不透氣，撕了半天，才把臘油紙盒打開，二包餅干，一盒朱古力糖，一小包檸檬粉，三小塊方糖，一包四枝裝的香煙，還有一個扁罐頭魚。我決定吃朱古力糖與餅干，就把其餘的東西放進去，把方塊朱古力糖分給渣，茶，以及中段炮塔上的黃，然後又分點餅干給他們，自己就吃起來。我吃了東西，覺得美國人這一套玩藝是不錯。衣復恩在九龍坡機場閑談時，說到飛行與吃，他說美國人所以精神好，就是因為他們常常把一塊口香糖或者什麼東西放進嘴裏咀嚼着，而我們中國人飛完了航程，下了飛機臉上總是土灰色，就是因為中國人不愛吃零碎，最多抽枝香煙。衣復恩主張在飛行時是應該放些吃的在口袋裏，不時吃點，來活動一下血流。我在三大隊牛會慎隊長屋裏，吃過軍政部糧秣廠金焰廠長爲航委會製的航空口糧，那裏面的東西也很好，完全是按滋養與供熱量二點去精造的，其中的餅干與炒米餅，生力糖，牛肉乾都是市上買不到的，香煙是華福廠的三六牌，可是還未大量製造供應軍用，所以這次一大隊的遠征，仍只好吃美國人的口糧。

吃這些東西以後，我知道快到平漢線了，因爲土地的顏色變成淺黃色，山也低矮了。黃盛信已經坐在上方砲塔的高凳子上向外方注視了。我站在洞板上，把保險傘包背上，毛尙真的教練是不錯的，這種坐傘綁在身上確很容易。爲了看望外方情形，本來我的坐處就不大方便，背上傘包在屁股上拖着，更不方便，但我知道這是規定的裝束，倘若我不背傘，一旦發生急變，飛行員命令立刻跳傘，由於我一個人慌忙的弄傘動作而延誤他們的行動，那我就成了他們的贅累了。我雖然是爲認識

他們的作戰的英勇而來，總不能麻煩甚至妨害他們的行動。

背上傘，我看蔡金龍的興緻很好，就乘興坐在他的座位矮靠背上，傘包成了椅墊子。我弓着上半身，與蔡用筆談一言半句，注視着下方與空際。

#### (四)

七年了，我沒有看見平漢線區的土地，現在，飛機把我放在這一片平沙似的中原上空了。

一片平地，河南人民雖在戰地，土地却仍是耕耘得一點也沒有荒廢。長方形的麥田裏露着初冬的閑隙。沒有一點作物生長的模樣，北方麥田收穫是連根拔起的，所以沒有南方稻田的收割後留下滿田裏半尺高稻根的密點。在這樣一望無邊的平地上，河南省的人民村莊密密的呈現着。我們飛了幾小時荒山，一旦到這人煙稠密區域，不由得為地面光景所吸引，四下貪戀的看望。這時已是午後一點，太陽高高的從後邊的明角玻璃輪罩上射進來。天空有一層淡薄的雲。在前方看出去，也是這種霧似的淡霧模糊了遠景，只有下方看得清楚。河南人的村莊像一座一座小土坡似的，由桃色的軟枝樹林點綴着。

這就是敵人佔領區域？我不大相信，這裏是如此平靜，就像成都平原一般的有一種安定的氣象。而且這裏全住的是河南本地人，敵人如何能控制這些廣大的區域。

快到許昌時，劉祖怡那兩架 B-25 向南邊去了，四架鯊魚機由劉超趙立品與 Poxon, Marx 等四個人飛着伴護同去。Russell 與我們二架 B-25 順着平漢鐵路向北朝新鄭飛，鍾洪九，王啓元，Mai, Calaway Silver 等四架鯊魚機伴護着我們同行。關於天空，鍾洪九他們都已是久經戰場，

用不着我們自己分神。(可是我們飛機上的砲塔射手仍是炯炯注視着四空。)我們自己則專注在地面上搜索敵人的目標。

我看高度表，這時只有七百公尺高。在這種高度飛行，我時刻擔心敵人高射砲，在我們不經意中，也許會由地面打上來。我們飛機下面時時有樹叢中村莊流過去。在村莊裏，敵人如果埋伏了高射砲，就會很輕易的把我們打中。除了村莊，平漢線沿線全是平地，一點掩蔽都沒有，敵人不敢在裸露的麥田裏明目張胆的和我們作戰。

我們飛向新鄭途中，時間相當久，有時向鐵路東邊飛去，有時又飛向鐵路西邊，但方向是向北。蔡金龍在搜索地面中給我寫了句話：「注意那架飛機的炸彈門」。我也就看着比我們略高一點的羅素先生飛機的肚子(炸彈門在肚子上)，可是那門老不垂下，時光一分一分的過去，我們向東飛着，我心裏想：

「莫不是去炸開封敵機場嗎？」

後來飛機不斷北航，當一條灰白色的大河灘彎曲的放在平地上，我又想道：

「要去炸黃河鐵橋嗎？」

我想到黃河鐵橋上幾百門高射砲與高射機槍，這地方決不是二架B-15所應去的。我再想到鄭州機場敵人一個大隊的東條式飛機，這也決不是四架鯊魚機所能對敵的。可是羅素先就一直領着我們向北接近。

潘文炎緊緊的跟在羅的飛機之後，這個在右手的中指上套一枚鑽石金戒子的飛行員，是那麽堅毅的緊跟着。這種場合，可以看到領隊機上的飛行員該如何重要。領隊機若是飛不好，不僅給自己

急連，也給金編隊一個不幸。在我們上方，我看到鯊魚機已不是編隊，而是在交叉弧線的飛巡着。快到新地時，羅素又回航南下，我鬆了一口氣：「不去炸黃河鐵橋了！」我們經過官亭，和尙橋，武店，到許昌。在許昌附近村莊更多了。這時我們飛得更低，只有三百多公尺高。我們看鐵路像直線盤在地面上，村莊裏老百姓在對上看望。

「老百姓不躲的！」蔡金龍百忙中對我咬耳朵說這一句，用手指指下面。我的眼睛不大高明，沒有看到村落裏的老百姓。

## (五)

我注視着平漢鐵路，看不到什麼火車。許昌車站上的房屋附近也沒有火車，飛機這時候飛得更低了，而且看到羅素那架俯衝下去炸一道五十公尺長的鐵路橋。當羅素炸橋時，潘文炎也把飛機開始側了翼向左轉。我看到左邊地面，村落大地向飛機奔來，右邊的大地與藍天白雲遠遠去了。鯊魚機這時在我們百來尺遠的空中飛躍着，像一匹獵犬嗅到獵物似的在主人的腳邊跳躍着。我多麼喜悅這條鯊魚尖嘴上的紅舌黑齒啊！可是我得朝下看。我們飛機轉了一個大彎，就由北奔南，順鐵路向武店這頂橋衝下來。羅素炸彈炸中橋，燃燒的煙火還在冒煙，潘文炎也下去，我感覺得有點暈，心臟像要拉下去一般的綁牽着。當飛機衝到只比地面高出二顆大樹那麼高時，我心裏想這回完了！可是潘文炎迅速的把飛機又拉平，就在橋頂上把炸彈投下去。當飛機越過這頂橋時，我聽到發動機聲裏夾進一陣洪亮的爆炸。飛機並沒有拉起來，以百來尺高，低飛着通過一塊有樹的方塊場子。這場

子上停了二十多輛坦克車，潘文炎的左手按上了打槍的電紐，他緊壓着電紐，我聽到響亮的機槍聲在五尺外的機槍口拍拍的爆發着，火藥的氣味與青煙撲面沖來，我心中以爲這是敵人地面砲火打上來了，驚駭的向蔡金龍指指下面。

飛機拉升了一點，我們看到這頂橋被我們的炸彈炸中了，一陣灰塵中還夾着一團紅黑色的火舌。潘文炎與蔡金龍二個人的臉都塗了一層灰色的憔悴，眼睛的光都有點定神。蔡看到了橋被炸中，裂開了笑臉喊道：

「炸中了！炸中了！」他用手沉的拍打潘文炎肩頭一掌，又回頭來對我笑喊着。我也看到橋被炸彈煙火包住，覺得確實炸中了，就用手掌沉重的打在蔡金龍的肩背上。

飛機第一次只投下四枚炸彈，還有二枚放在炸彈翰裏。第二次投彈之先，我看到在我們下面，一架青鳥在地上滑走似的又奔赴那頂被炸過的橋去。橋煙還在，一會兒那架青鳥就在橋煙上製造了更大的煙塵。我們飛機也下去了，潘文炎俯衝下去時就開第二陣機槍。我這時真是觀戰觀得把自己都驚駭得有點支持不住，心臟像被俯衝力與地心吸力兩重力往下拉，火煙氣味撲鼻充喉，發動機聲，俯衝時的巨嘯與機槍聲的爆響，加上投彈後炸彈像在飛機肚子下爆炸開一樣的巨聲，我爲自己飛機所製造的恐怖景象征服住了，嚇得只盼望早些做完這兇險的俯衝超低空轟炸 (Skip Bomb)。可是潘文炎做完第二次以後接上又來第三次，第三次他還是打那集聚的坦克車羣。這次是單獨發射機槍，炸彈都已投完了。第四次他下去在長葛到許昌公路上掃射奔駛的卡車，機槍聲密而急的打下

去。

一 當飛機做完第五次攻擊以後，他拉升起來，我看到鯊魚機也下去了，好像在攻擊長葛到許昌公



路上的卡車與騾馬車隊，我們飛機歸向太湖飛，我知道已做完兇險的工作，問蔡：

「炸完了嗎？」

「完了！」蔡點頭。

我從口袋裏取出朱古力糖盒子，拿了三塊，放一塊到潘文炎的嘴裏，我看了一下他的臉，唉，一層土灰色，像三夜不曾睡眠一般的憔悴，大姆指上全是黑火藥（後來才知是按電紐染的鉛鏽）。我拍了一拍潘的肩頭，對他伸出了大姆指。又放一塊糖在蔡的口裏，蔡的臉上也是一層土灰色，不用說，我自己還不是土灰色嗎，我放了一塊糖在自己的舌頭上。

我問蔡：

「回航嗎？」

「回去！」

我不打算再看外面的景色了，也不想看高度表來明白現在飛機有沒有從三十公尺升高，不致挨地面敵砲打中的高度，羅素的那架青鳥是不是在我前面，我也不去管。鯊魚機如何打地靶以及是否不貪饑去射擊敵人，我也不想問。太陽光從斜西方射進座艙裏，我帶了保險傘包坐到下層的門洞鉛板上，蔡金龍把他的羊皮甲克罩住我的背心，讓我舒適的靠着機壁。我閉上了眼睛，防止我的胃要翻出所有吃下去的東西來。

## (六)

十分鐘過去了，我覺得還不行，心中要嘔吐的滋味還是在。我知道這是血液循環不良的關係，

想起了軍政部的航空食糧盒，那裏面有葡萄汁，若是有那盒糧食盒，我就可以喝點酒來，定一下自己，我想了一下，身上放有一支母親在我臨行時放進我口袋的人參，好，就吃這支我們中國人認爲可以定心的東西吧，我拿了出來咀嚼着。人參化在口中有點淡甜的味，我吞下去，我咀嚼一段，心裏非常感激故人參在我口袋的母親，與爲母親買參吃的樹林弟。

又十分鐘過去，我覺得胃中甯定了，可是足部在鉛板上冷得難受，我知道飛機已經爬高了，就站起來上到駕駛艙裏去。

我還是不想說話，就坐在原先坐的潘文炎座位後的夾板里浴着太陽，心中老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以後的思索着。

我想到了這次隨機出征，可以說是六年來在空軍中服務所受的感動導引出來的自然結果。我在半年中到過八處空軍基地，我看到空軍裏的空勤人員與站場工廠裏的官士兵快都在向一個方向行動，許多生動的事實叫我神經一次一次的綑緊，許多在戰鬥中死去的英雄們更以生命與血鑄造了一塊空軍永遠爲民爲國的碑石，在紅岩，我看到朱繼華因爲新到五大隊沒有機會出擊而焦急，等候到有一天，他第一次在寶慶遭遇優勢的敵機，經過死鬥，他擊落了一架東條式敵戰鬥機。在零陵，我看到全國最勇敢的一位站長楊滋祺在那個距離敵人五十公里遠的繁忙與危險中從容的帶了一班機械士兵爲中美機加油掛彈。在桂林柳州，我看到黃溢和區輝陳有琇等站長，在敵軍壓境時，還在從容的堅守崗位，爲中美機加油掛彈，當我搭最後一架由王廣英楊辛癸駕駛的空運機離開機場有地雷炸彈的桂林二塘機場時，區輝站長遠跑來揮手送行。我在白鳥基地空軍四大隊小住時，劉尊鄭永達等黑夜大霧中奔扑機場要起飛保衛陪都夜空的辛苦與艱危我也見到。到三大隊基地之後，我看到空軍中受

傷最重的一位大隊長苑金函，二十六年秋羅店（上海附近）一戰，他被優勢的敵九六戰鬥機四架追擊，打傷迫降，背上中了八枚鉛彈，全身細碎彈片更不知其數，左耳打掉一半，全身流血流了百分之五十，開刀取子彈，開了三十八刀，到現在他頸上的刀口縫得不好。連轉頭都不好轉，身上怕冷，十一月天就要用炭火才烤得暖手足。我看到受傷二次的楊孤帆副大隊長，畢超峯參謀主任，以及當年在西古城一同生活過的幾位小老弟葉望飛，牛會慎，陽永光，洪奇偉，楊元丞，而今都成了中堅幹部，還有，周志開的親密同學鄭松亭隊長，原本在航校任教官，現在也因同期同學戰死殆盡，請求到隊上來找機會爲周志開劉孟晉等復仇。這位牧童隊長不多言，沉毅的幹了半年，已創有擊落敵機三架的記錄，出擊次數更多到超過任何人。我還聽了一些殉職的飛行員故事。徐思義飛行員還領我訪問過三大隊的一位出色美國中隊長 *Maj. Red*，他的紀錄是空中擊落敵機九架，地面擊毀三架，從前在 *A. V. G*（美志願空軍即飛虎隊）時，他也有擊燒地面飛機九架的記錄。他已出擊敵陣六十多次，按規定，美員在我國作戰出擊五十次即可返國休假，可是他放棄了回家的機會，在三大隊基地中守候着更多的戰果。

至於第一大隊的 *B-25* 戰績更是可歌可泣，可是由於無人訪問，他們一年來的戰史默默無聞的埋藏着。我在白鳥基地原要仔細的訪問他們，可是空運機催人，臨時把我送到三大隊基地，幸好這裏他們的一個貓頭孩子中隊駐紮着，我得到感人的鼓勵，又得到了這個貓頭中隊的毛尙貞副隊長賜予機會，就踏上這架由潘文炎飛的 *B-25* 隨機隊長征！

## (七)

現在我已能好好的注視四空了，我發現除了羅素那一架飛機之外，就只剩我們一架隨着他，我問蔡：

「那二架B-25呢？」

「他們自己回去了！」蔡寫了一句。

「還有鯊魚機呢？」

「也自行返航了。」

我們的飛機朝紅日下沉的方向飛着，由河南平原逐漸進入癩皮狗背脊骨似的山地上，隨後就飛在有白雲堆積的荒山上空。

紅日已在下沉，而一條灰雲帶正好在西方地平線上逐漸蔽住下沉的紅日，這一來，使到我們的視界像在黃昏中一般。我看錶已經下午四時了。（距我們出發已五小時）。

在這荒山頂上，羅素的飛機忽又飛航回頭，我們也就跟着他回航。潘與蔡煩了，潘發話問：

「爲什麼回航？」

梁運生在那架飛機上答覆：

「我們的油不够回到基地，現在去亂流機場。」

潘與蔡商量了一下，檢查了一下油量表，潘又問：

「我們呢？」

「你們如果油够，可以一直回去！」

潘就掉轉機頭，與羅素的那架分手。

在下午四點鐘，初冬的季節，零落日以後，就是真正的黃昏，在黃昏的暗光裏飛在這麼多一模一樣的荒山上，就不能找出這下面是什麼地點。無線電定向器不靈了，只好憑羅盤來飛。油量表告訴我們只能飛一小時了，從現在的上空，到基地雖不要一小時，可是要飛偏了方向，就要迫降在外面，地表上這麼多的山是不能迫降的，而且也不易找到一塊大平地迫降，那只好跳傘下來，把飛機丟掉。

蔡金龍與潘文炎從現在起就在不斷的咬耳朵說着，我看他們在不斷的看下界地形，對照地圖，不時計算飛行角度，計算好又加改正，我就知道局勢是相當嚴重了，我的保險傘這時已經解下來了，我想，最好是他們不要向我發出扣上保險傘的命令，他們跳傘是老經驗，我則雖然臨時上了毛尚真的「跳傘速成」，但不能保險自己是不是會順利的跳出去，跳出去在空中是不是打得開傘衣，落地以後在荒山叢中會不會找到一條出山的路，在餓死以前到達人煙地點。是的，我又有點像在平漢鐵路線上空搜索飛行炸射飛行一點鐘的那麼愁慮和緊張了。那時候我以為免不了要俯衝到地上跌成肉醬，現在，油盡停車的威脅不亞于在戰場上俯衝炸射令我不甯。我看到他們忙着做這做那，也就幫着看地形。忽然間我看到右前方有一條灰白色的水，我推了一推蔡與潘，他們也看到了，一層喜色籠在他們的臉上。我們不致迷航了，這就是天光容許我們探視時的現場羅盤。

順着這條河飛，我沒有到過這有名的河流上，現在從空中順着他飛了，他是紫紅色的，不太寬，在黃昏餘輝裏他像是靜止的，我們安定的航進。

可是從這裏到基地還有半小時航程，油量表在逐漸小下去，還沒有看到「寶塔城市」，油量表指出了零，紅燈燃亮了，這是警告。潘叫蔡趕緊去開後面的調整開關，總開關打開以後，保險用的

九十加侖油流進了油箱，好，這足夠飛到基地了，但不能迷航。

到寶塔城以後，潘我到了公路，他捨棄了紅河，叫蔡：

「注意公路，不要叫他失掉！」

蔡睜大了眼睛注視着公路，我也幫着釘牢這條公路，可是公路在亂山中繚繞，一會兒就失掉了。

一會兒又發現了，只要再飛五分鐘，我們就可以到了。

天光暗得厲害，就像夜幕要收藏起天地似的。

蔡突然指着閃光的水田中一片黑地。

用不着怕，用不着跳傘，基地到了。

油量表藏的油不允許潘向機場俯衝，拉起，繞一圈子，再行落地。他降低高度，蔡放了腿輪，飛機一直就落地，像火車進入溫暖的車站。

當飛機輪擦地以後，我給我自己笑了一下，是的，慶幸全機的生還。

(八)

毛尙貞在機場上候着我們啦，他說：

「我整個下午都在指揮室一路收聽你們的出征情報。」

我們熱烈的握手，他告訴我吳超塵隊長由重慶來了，我和地面上的機械士拉手。Maj. Horner與Bell都走近來，和我握手，祝賀我的運氣果然是好。當卡車送我們到指揮室前，六〇八號機飛

行員大個子劉祖怡和彭先昶孫國標陳福生周裕寬都已早於我們先到了。彭先昶說到他們轟炸情形。在許昌分手以後，他們順鐵路南飛，在西平車站附近炸西平鐵路橋。他們投彈二次，炸中了鐵橋的橋基。陳福生在經過車站時向下面以機槍掃射好久。

卡車在一架正在起飛的空運機底下一點開過去，機翼差點碰到汽車的頂。卡車開到另一架空運機旁邊接吳超塵隊長。他還是穿半月前我們在白鳥見面時那件灰綠色短風衣。在卡車中，他聽到毛尙貞說我今天隨他的中隊□□出動，他很高興。他說到從前他在印度作戰時，有大公報的記者呂德潤與另一位記者樂恕人曾搭乘他的□□去炸過密芝那，他覺得他很有緣的常蒙新聞記者光顧。他並且盼望在今後的空軍作戰中能經常的有新聞記者前來觀戰，好把真正在辛苦作戰的人一點真情吸收去激勵麻木不仁的社會。

卡車開到隊部，一位湖南口音的年青小姐在以顫動的語氣喊着：

「文炎，文炎！」他在喊我那架機的飛行員潘文炎，可是潘文炎在卡車經過他家門前就下去了，毛尙貞回答說「他回家去了。」

這位小姐不信，拉住毛尙貞問道：

「我剛由家裏來，你告訴我，他落在那裏？」我看到他大眼珠子上蒙了一層淚水。

「真的回來了，你不信，回去看。」毛尙貞堅持着。

「落在亂流機場。」我們隊伍裏一個人開玩笑，聲調聽不出是玩笑。

「他跳傘了嗎？你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她還是追問毛尙貞。

我走近時，說：



「我勸你不要哭，我不是你們隊上的人，今天搭潘文炎的飛機去觀戰，我證明他回到家裏，如果你要哭，我一定在文章裏提到你的眼淚；並且提到你的芳名。」

她看看我穿的一套勤務兵穿的衣裳，他相信我不是飛行的，她有點安心。就轉而以年青女孩子的嬌情問着熟人們一些別的事。

不久潘文炎就從家中趕到部隊來，我們一同在飯廳吃晚飯，他們以爲我餓了，放了大盤的菜和飯在我面前，其實，我吃不下，在搖曳的燭光裏，我細看吳超塵毛尙貞潘文炎的臉，我看到他們的笑，聽他們談今天出動的問答，是的，我有點漲飽，這次出發給我的食料太豐盛了，我充分認識了空勤人員的英勇與辛勞，這真實的情節叫我感到一點不餓，爲了甯靜思潮，我把二杯咖啡灌到肚子裏。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於梁山基地

# 訪問勝利歸來的東海大隊

朱民威

## 人壯馬兒肥

航空隊如騎兵，騎兵隊作戰效果如何？除了人的質素外，尚要看馬的保養與訓練如何而定，航空隊的馬兒是飛機。

東海大隊出現在中國抗戰歷史上即是以轟炸敵人出名的。他炸過敵人水面上的軍艦與汽艇，他炸過敵人的火車與汽車，飛機場與軍火庫，兵站與兵營，他炸過敵人的砲兵陣地與前線戰壕。他所用的飛機是轟炸機，六年來他用過美國的，蘇聯的十種飛機，現在他在用美國供應英國做水面巡邏的海鯨式飛機。這種飛機，修彥博前大隊長去年領我在飛機裏面坐着談論它好半天，他開關油門，他指解各式儀表，他把自動駕駛盤鎖好，說：

「這麼就可以不用人操縱的，就可以航行了。」

這飛機我們中國飛行員已經把它摸得熟透了，所以兩次湘鄂會戰中領這種飛機去作戰，從未損耗過一個戰士。他們像保了險的，原批出去又原批歸來，似乎不像作戰，大有出去到前線敵後觀光視察一般的，真的，他們不曾流過血，歡笑聲充盈在飛機裏，以至這次出動湘鄂，一位機械長周樹民君在飛機快出發時他打開艙門，跟一個正駕駛朱興義說：

「我偷偷的坐在飛機裏去一趟好嗎？」

朱分隊長到想滿足周的到火線去的欲望，但轉而一想到作戰飛機不能搭乘非戰鬥員的命令，他只得向周抱歉的說：「我不能把你偷偷的放在飛機裏，請你原諒。」

政訓主任陳培基君也想去前方隨機作戰一次，可是祝鴻信大隊長與司令官的電話打通談話後說別的事去了，以致這件事未報告，也就不能把他帶去。

飛機是好的，槍砲等自衛武器也好，有幾挺槍砲足夠抵抗天空敵機攻擊。此外，炸彈也是易炸的好製品，一種德國製的一公斤燃燒彈每次總要夾帶着投他數十枚。這種一公斤燃燒彈的發光的鋼皮上，轟炸長黃宗漢寫有「天皇萬歲」四個藝術字。

馬兒長得肥壯，零件配頭又精緻，騎士們跨上了馬，心中該是如何安定。

## 轟炸洋溪

十一月九日，東海大隊的騎士們由防地移駐到前進基地，他們在十日，即出動去炸湖北枝江縣附近的洋溪，這個地點是一個小鎮市，在長江南岸，敵人兵馬由江北過來，即在洋溪登陸，登陸以後再向南侵犯。

今年五月間他們業已去炸過一次洋溪，那時間真是敵人圖向鄂西進犯的當兒。

十日這天天氣很好，他們排成疏散的隊形，由祝大隊長領隊，像長江的水般，匆忙的趕赴陣地。當他們經過某一地區時，長機上的通訊長陳光斗以及其他各機上的通信員都聽到一種呼喊：

「哈囉，金剛，哈囉，金剛，狀元樓已在你的身傍！狀元樓已在你的身傍！」

這通知，以及在他們飄浮的天空附近突然漸漸響起來的鯊魚機羣的出現，使他們胆氣增加百倍

，最好的龍騎士們，志航大隊的戰將來保護他們出擊了。他們都有各自同期的同學在內，譬如海鯨機正駕駛陳大科與鯊魚機名將「老客」。高又新李績武是很友愛的同期同學，陳大科早在出發之前，與老客閒談時，即開玩笑的張着大嘴說：

「老客，這次我出動是飛第十七號機，假使在敵陣遭遇到敵機攻擊，我就要對着我的發話機直喊：「老客，挨打了。」」

老客慢吞吞的說：

「自然，他們聽到你的呼喊，就會過來幫助你的。」

他們如此的好，就好像弟兄幾人出去到生事的地點事先準備一下動了手如何辦的味兒。我們雄偉的飛到了洋溪。

在路上沒有遭遇敵人，到了宜都上空，鯊魚機爬高了些，在海鯨們的頭上盤旋。海鯨座中的戰士們都在探視下界洋溪的位置。

陳大科指着長江水流彎曲的弓背上一個小黑點，告訴江富考，說：

「你看那長江彎曲的背上，就是老地方啦！」

江富考說：

「我們這是舊地重遊啦！」

陳大科改正他，說：

「不，我們這是舊地重炸。」

說炸，他們已到洋溪上空，長機上黃宗漢首先瞄準了洋溪鎮，他發了信號給祝大隊長，正中通

過，他打開炸彈艙門，他接上按機紐投彈，僚機上的轟炸員也緊隨着把炸彈投下去。

洋溪小鎮上的敵人不以爲這一個大編隊飛機就是來炸他的，泊在鎮旁的江面上許多帆船也料不到剛運了些兵馬彈藥來就發生大爆炸。可是黃宗漢的手法叫他們在一分鐘之內完全遭到死滅的災禍，全洋溪鎮現有的敵軍兵馬與木船上的軍用品都炸毀了。

對地面敵人的破壞工作完成以後，任務告一段落，海鯨大編隊也就不再留戀戰地上的風光，返航歸來，砲塔上的射擊員把手臉凍得發紅腫，都不曾看到一架敵人的什麼飛機出現。華中流域冬季的天空是澈骨寒冷的，零下×十度的冷氣以及距地×千尺高度使得所有在飛機中的戰士們都像爬登冬季西藏雪山的地理考察員一般緊張着皮膚與血流。

在他們飛返基地過程中，時光流走到太陽沉落到接近於天地線了，朱興義分隊長說：

「到了距離基地還有百華里的時候，太陽雖然還在落下，但是基地附近一個大城的電燈都已亮起來了。一看到燈光，飛機上的人都睜大了眼睛，顯出一種應付沉重局面的緊張，各人爲了避免飛機在天空互相碰撞，都把裝在尾舵與翼尖上的紅綠夜航燈開亮。

人們在地面如何來欣賞這一羣大魚似的夜航陣容，以至贊美它的奇偉，這是我們所不及去思及的了，我們每個人都在爲逐漸沉落下去的黑夜阻礙我們降落，以及如何安全着陸這二點支配着。

飛行人員所能有的思索餘裕太少了，我們明知一大難題存在，航行以及着陸的行動，却把我們駛向困難的險關，當領隊機看着日落下的基地機場呈現一塊黃色影字立即下降時，太陽整個不見了，地面上馬上被暮靄的霧所封閉。

陳光斗說到無線電定向作用在這次夜間着陸上的功效時，盛道科學的長處。

地面電台的播音像一根放風箏出去的線一般，我們飛機上的定向器開放着，駕駛員聽着它，跟着它，運用二十次以上在××某地用林克機練習得來的盲目降落技能，就輕巧而安全的落在看不見的被霧與黑暗封迷的機場。

朱興義他們所有的飛機全都根據盲目降落技術與定向落下來，一架一架的安全歸宿到停機線上，在飛機場上×百工作人員心目中，大家原先擔心飛機恐要落偏或落到機場外去，那就準有不幸發生的。結果每一架都安全歸來，飛機上的一片發動機的喧嘩把全部人心都撫慰透了。美國十四航空隊從前所派幫助東海大隊担任機械工作的德克生好開心，跑過來和每個下機戰士握手擁抱，這確是他心目中的驕傲，他所接觸過的中國飛行員果然能從容裕如的應付困難，克服困難呀！

## 炸王家廠

十一月十二日，他們全編隊去炸王家廠，王家廠在澧水北岸，澧縣以北，是敵人由鄂境渡江南侵後一個據點，敵人高級司令部即設在這個在鄂湘大道上的小鎮上。

這一次轟炸飛行是很困難，因為首先白雲封阻了航的空隙，當大隊海鯨飛出基地不好遠時，雲海雲山即橫阻於前。

達成任務的決心叫全編隊不顧一切，鑽入雲中，就像大隊的海鯨沒入水中一般，水是透明的，水族在水中還可使用眼睛去看，可是雲却如同飯鍋上的蒸氣一般，不透明。飛機沒入其中等於船在水上遇大霧一般。

船在水上遇到大霧時，船爲了怕碰及他船總是拉着汽笛在高聲叫着，飛機的速度大於船百倍，

有幾秒鐘的差池，同行的飛機也許就要碰及友機，飛機沒有汽笛可以放警號，自己發動機的聲音叫駕駛人員們聽不到別人飛機鄰近的聲音，雲又叫他們互相看不見，視大隊長命令：「疏散飛行」。

距離與間隔都擴大了。飛行員才了點心，可是自己與別人撞碰的顧慮雖少，自己本身的航行安全却得顧慮，於是各個人都把所學的首目航行技能表現出來，大家都注目於水平儀上的天地線與小飛機是否符合，這個水平儀叫他們不致失却平衡，他們很操心的注視水平儀飛着，時間像蝸牛似的在爬，終於慢慢的各自都飛出了雲海。

大編隊由於雲中飛行的影響，分割成幾個小集團，分別的飛到王家廠敵司令部去投彈，其中張分隊長成業的口述經歷如下：

「出雲後我已到××基地附近，我已是孤零零的一架機了。這時候，我在想，去呢還是不去呢？我想着，盤旋着，忽然瞥見在我的飛機下面有一架飛機在飛，我趕忙趕過去一看，原來正是我的那個小編隊的領隊機，由傅振伯副隊長駕駛着的。

「我叫通訊員發一電問他：

「我們已與大隊脫離了，是去呢還是不去？」

傅副隊長答覆着：

「去，我們一道走好了。」

「我自然沒話說，就跟着他飛，傅向基地發話：

「哈囉，鯊魚！哈囉，鯊魚！請來三條保駕，請來三條保駕。」

立刻就得到了基地的答覆：



「請先行，鯊魚卽到。」

「飛了沒好久，三架P-40機趕上了我們，不久我們卽到煖水街，煖水街上有我們一團兵被敵人包圍着。這個小鎮與王家廠很近，鯊魚機駕駛員知道這裏面是我方部隊，他們惟恐我們誤爲王家廠來投彈，所以搖翼做態叫醒我們。我們也還好，知道這地方不是王家廠，所以過了煖水街，飛到王家廠上空，這才投了彈。」

「王家廠在這天除了由我們大隊來不斷炸過之外，上午美國十四航空隊與我鉄雨大隊也來炸過，所以煙火未熄，總是把整個的一個小鎮上敵人輜重兵馬與司令部都炸個淨光。」

「我們飛返時，到了基地上空，由於雲層掩蓋了地面，橫浮在天空，傅振伯就與地面通電，有四個字告訴了他：「雲離山頂」。他對我用手勢做了向下衝的樣子之後，就衝下雲去。我也就跟着衝下去，可是雲層太厚，我衝了五分鐘，還在雲層中，怕雲與山連着，一旦衝到山上不全都都燬了嗎，所以就又爬升上來，等於潛入水中到不了水底，又浮升到水面一般，飛在雲層之上。」

「雲層這麼厚，我又不知道下面把「雲離山頂」這個情況告訴過傅振伯，所以浮上來之後，就與全飛機中人商量怎麼辦，我們決定了仍是再衝一次。」

「我估定基地附近的山爲二千尺（約七百米）我可以把飛機衝到離地面四千尺，到只剩四千尺高度我若是未出雲，我爲了安全就該終止雲中下滑，好再作其他打算。如是決定之後，就以時速達×百×十里速度推機頭滑翔入雲中，我自己密切注視着水平儀，高度表，我的機中戰友則注意着窗外，看能否於茫茫白雲之外，發現大地的面目。」

「我們下滑的時候真够長，悶在雲中，一陣陣白氣煙霧在流瀉，宛如坐一乘有白布篷的滑竿穿

行於雲氣瀾漫的山腰深處一樣，經過了足足十分鐘，當我的高度表轉移指着四千尺時，轟炸員就在窗邊喊起來：「看到陸地啦！」我也看到陸地啦！這就是安全的保證。大家都定了心，沒有什麼緊張的了，我們航落基地。

「因為連單機去炸王家廠的馬金鳴都回來啦，所以我是遲歸的最後一個，友人們很關心我的遭遇，見我安返，頗為高興。」

張成業分隊長是個長長的個子，身材有點單薄而不如何厚實，說話是北方音，慢吞吞的顯出他的細心與週密，我由於時間的關係，未及等到傅振伯與馬金鳴等戰士歸來再加詳談，這是欠週的地方。且留待日後罷。

## 炸水中市鎮的津市

十一月二十二日，命令炸津市。

津市是洞庭湖邊西岸的一大鎮市，屬澧縣，敵人早幾天即侵入這個水陸交通要地，正在以這裏做進攻常德的根據地。

劉秉宇飛行員有着結實身體，說話中氣很足，聲音洪亮，同坐者說他每當飛機開動發動機以後，他坐在座艙裏等着出征時，他必定放開他的洪亮嗓子，喊、叫、唱一番，似乎與發動機的聲音比賽誰大似的，他盡力的叫、喊、唱、直到自己興盡為止。

現在他的嗓子是放低多了，但在這間二丈見方的斗室裏，他還是洪亮的，着江西九江口音，他的臉皮也充溢着興奮的紅色。

他說到炸津市出征經過是這樣的：

「這次比炸王家廠天氣好，但是，等我們到達洞庭湖空域時，由於太陽光好，湖面被照映成白茫茫的一面鏡子般看下去刺眼，以至使得我們在找津市這個目標時頗為不易。

「但是也不太難，津市不久找到了，在一條河的岸邊，是如同所有的河街鎮市那般，順着河成爲長條的形態，一條公路從北方來沒入鎮市又向南延流去，與河道成爲交叉，據說這兒河上以及公路上運來了很多汽艇拖來的大量軍火船以及汽車運來的兵員。

「在大家到達津市上空以後，即看見長機上的炸彈艙門打開了。我趕即命令：「將艙門打開，黑色炸彈從長機上落下去。我又命令：「投彈」！

「我們是看不見彈着點如何的情況，可是一分鐘功夫，黎世和（他是我機中的轟炸員）從前面轟炸座上衝過來，瘋狂的推搖着我的肩頭，高喊着：「炸中啦！起火了！」

「我正在以全神貫注着去作密接編隊飛行竟不能分享黎世和的喜悅與歡躍，我像一個老大哥似的安甯着這個小弟弟，說：「炸中了，那好。」我並且還說：「算了，算了！」希望他別再搖我。事後地面情報說到津市這次被敵方損失了很多的汽油、彈藥、以及汽車、船隻、兵馬，這是時間與空間配合得巧，敵人剛把各項軍火由江陵以及岳陽運到津市，尙未分發出去，恰巧我們飛機到了，而且準確的投彈炸中，所以立時爆炸發火。

## 炸公安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海鯨隊奉命往炸公安縣城。

他們在這條航線上已成了老客人了，看慣了的山水，有些山像筆架，有些山像尖筍，水的方向、寬度，他們也能都默默記出。

由於在路上跑熟了，所以全部出征人員，除了正駕駛員相當的辛苦一本正經的用左手扳握着駕駛盤飛行之外，都很輕鬆的在飛機裏做些各自喜愛的活動。

陳大科是怕在駕駛飛機時嗅到煙氣味的，所以坐在他旁邊的副駕駛員江富考每當要吃香煙時，就說：

「我到前面去看看風景去！」

江富考從副駕駛座走到前面明角玻璃窗邊之後，不一會他吃的香煙絲就浮游到陳大科眼前來，陳大科帶着會意的笑來領略這個滋味。

江富考吃了一枝香煙，於是就像憑窗看風景看够了的遊客般，擦了擦嘴，回到駕駛座上來，他從水瓶裏斟了一杯水，遞到陳大科面前說：

「你喝杯水吧！」

陳大科索性把藏在心中的笑迸發到臉上來，江富考也就取消了看風景歸來的假正經，兩個人大笑起來。

朱興義說：

「我的飛機裏別有一番情景，射擊員他上飛機時把保險傘帶上之後，第二件東西是一個小木桶，最初他到沒有什麼，可是慢慢地就不甯靜起來，臉上先變色，他想找點事來活動一下他的體力與精神，可是除了警戒以及很好的幾句話的電報收發之外，他沒有什麼可做。於是，當飛機稍一搖擺

時，他就把小木桶放在面前嘔吐起來。」

「嘔吐了一陣之後，他就好了，精神也甯靜了，同時並不就誤無線電收發工作，他又起勁的在做收報與發報工作。」

「我自己在炸津市航行中，由於疲累，所以頭很漲痛，這天炸公安去，我就大吸起養氣來了，我關照他們「給我開一瓶養氣」，當養氣的香蕉氣味流入面罩灌吸到鼻子與口中時，我真如夏季吃冰淇淋一般頓時遍身感到舒快。一會兒眼睛明亮了，看儀表也清楚了，窗外的友機也分明了，這真是像對生命打了維他命針一般。」

說到這兒，他們四個並肩作戰的飛行軍官在辯論養氣作用所以良好是心理還是生理的，接着大家承認養氣作用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之後，就繼續說炸公安的經過：

「我們做雲上飛行，由於天氣好所以沒有什麼困難的就準時與鯊魚機羣在×地會合，會合了之後即直航公安。」

「公安這地方也是在江湖錯雜的水國裏，找到了之後，我們的編隊瞄準了四次，第四次算是很準確的看定了，投彈正落在縣城裏。」

「當我們投彈飛返時，大家都愛吃養氣的。這是由於辛勞，也就像渴水抽煙吃橘子那般，各個飛機裏的人都把養氣瓶打開給正駕駛員吃。」

正駕駛員像一個船上的舵手，他操縱全飛機的生命，其他的人都堅忍着把最好的東西讓給他吃，朱興義吃了三瓶，劉秉宇吃了二瓶。

吃着養氣，飛機仍在雲上飛，雲像海波一般，涵湧起伏的呈現着聖潔的奇觀。

二十七隻海鯨輕盈的飛行在白雲上，就像大學划船選手操着長游艇在海面上比賽划速一般。

二十七隻飛機影子落在白雲上，發動機的合拍鳴聲鼓着螺旋槳前進。

江富考他們這些富有詩意的孩子們在做着划手搖槳的節奏，唱起：

「魚兒難捕租稅重

捕魚人兒世世窮

.....

投彈炸敵是比漁夫捕魚還難的，飛行途中的惡劣天氣，敵境上空敵機的奇襲，都是天空漁夫們的沉重租稅呵。

幸好這四次主要出擊由於鯊魚機上的龍騎士保護週密以至敵機不敢出現，所以除了雲霧以及晚歸的黑暗阻礙之外，大致還順利。

他們又都安全返航。

## 瑣 碎

1, 無線電使用的成功——無線電在轟炸機中的運用，無線電司令陳光斗說，在這個湘鄂作戰中發揮到最高點，十一月十日黑夜的安全着陸，每次出動由於天空中雲霧關係，視界總是一種半盲狀態中的安全飛行，與運用無線電在航行上有很大關係。六年來中國空軍的戰鬥由機地面符號來做陸空聯絡以及在天空以搖翼動作來互相示意，到達今日的以無線電液隨意聯絡。而且以無線電定向來航行和降落，可以說是到達使用無線電至最高階段。

2. 由於飛機的安全性大，以及由鯊魚機保護出擊，所以出發作戰的將士都很甯靜，沒有畏懼與憂慮，大家不去想敵遭遇敵機的困難局勢，更沒想到自己的出征會蒙受危險，在精神上來說是很自信與把握的。加以這種海鯨機的坐位可以互通，不像以往的轟炸機，各人坐在各人的小座艙裏，只能坐着，不能走開。鯨魚機中除了武裝設備以及工作地位之後，各人都可由坐位上起立走到別人坐位旁邊去；必要時，五個人可以聚集在正駕駛員的坐位旁邊來商量當前緊急情況。有這種無阻擋的聚合使飛機中的戰士不感到孤立。

「我們是一個戰團呢！」

「我們有同生死的命運呢！」

加以這種飛機的良好性能已由飛機中工作者摸熟了，所以在航行上，在起落上，在用油上，都絕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3. 由基地到湘鄂戰場的航線是他們所熟練的老路，每個人都可以單獨飛到指定的目標去投彈，所以更增加戰果的成就。

除了以上幾項優勢外，這次出擊，東海大隊共總作戰四十一天。在四十一天戰爭生活中，生活很有趣，這有趣不僅表現在愉快中，也表現苦腦時。譬如每次出發，命令上是出征二十七架，但準備則要三十架，那三架飛機一樣掛彈加油，飛行人員派到那三架準備機上担任工作的，都很傷腦筋，他們一樣打扮齊整，等到指揮一發令：

「上飛機！」

三架準備機上的人也就同其他戰機上的人員一樣上了飛機。



「開車！」

準備機也一樣的開車，發動機嗚嗚的叫着，就像要出發似的。

「拉輪擋。」

準備機的輪擋也給拉開。

「起飛！」

一架一架，自領隊至僚機，大家紛紛起飛了，都很順利，沒有那一架有臨時事故發生，準備機沒用了。到大家都起飛了以後，指揮官的紅旗，對準備機前，亦又成一個×字。於是沒有補實的戰士就失望的跨出飛機，嘴裏在賭氣似的說着諷刺自己的話：

「我神勇空軍，安全返航。」

在有些日子裏，一早起，大隊長照例要命令胖機務長宋鶴齡：

「掛彈！」

宋是愛熱鬧的一個胖胖北方人，就傳令下去說：

「上當！」（與掛上炸彈的上彈同音）

軍械人員就忙着在海鯨肚子裏掛上炸彈。

到了下午太陽不出來，還是灰模模的雲層陰霾的蓋着機場的上空時，途中及目標地域也沒有天氣的報告，命令又下來：

「卸彈！」

於是宋機務長再跟自己開玩笑似的說：

「公鷄不下蛋，軍械長你下蛋？」

這種時候天氣報告決定行止的狀況最令戰士們不愉快，既不是休息，又不是工作，而是待命。待命中大家坐在機場上的棚子裏，心情跟天氣報告轉。一會兒說可以再等一下就能去，等到了好久結果是不能出了，大家都耗神，不耐煩，到不如索性起飛了事。

這次出擊，軍委會每次都交了許多句傳單給飛機上的戰士們去散發，每次回來，軍委會政治部也有人在以白糖、紅茶、麵包來慰勞這些爲他們作天空宣傳者一下。

第一次紅綠傳單從領隊飛機裏的天窗中散出來時，僚機陳大科不知道，忽然眼睛中一花，他心中以爲糟了，「一定打着了！」他以爲地面的高射砲打了一架飛機，所以才在空中有那麼的碎片。

好幾次傳單從各機的天窗中被推出時，傳單就順着機身由風吹牠溜到後座砲塔上。這一溜無形中是一股力量，紙傳單的一股溜勁猛擊到砲塔上矗立的射手的後腦，射手挨了這猛然一下，頭腦就向前一俯，正好砲尾在他臉前，只輕輕一下，鼻子出血了，嘴碰青了，所以在回來接受政治部紅茶招待時，他們手捧紅茶杯連說：「得不償本！」

在航行途中，飛行員有時因爲貫注用神，加上被高空太陽一晒。有時出一路大汗，通訊員們則由於有時立在砲塔上，露了手臉在冷空氣裏，下了飛機手都還紅腫不退。

在連飛×小時的航行中，正駕駛有時爲了休息一下，把駕駛座讓出來給副駕駛飛，當把駕駛盤交出以後，他們的左手彎曲的四個指頭都直不起來了，一定要用右手去扳他，才扳得直。

士氣都很旺盛，歐陽壽炸洋溪時，飛機拉起時，通信員說發報機壞了，這位二年前參加湘北作

戰被敵機把他差點打死的北方漢子，心中只埋怨一下這位通信員「爲什麼不早說」，就一言不發仍是跟隊起飛，個個人都以落伍與不能去爲不愉快的事。

當他們由作戰基地返駐防地時，下了飛機，每人都買了一些作戰基地的出品：板鴨與橘子，親友們與孩子們來到機場上歡迎他們凱旋，並且來分他們的勝利品。板鴨，像琵琶，也是南京的徵象，橘子，紅色的福氣表現，女人們與孩子們都在歡笑着。在敵人的死亡與毀滅時，我們這一方沒有哭泣與傷痛，有的是樂趣與玩笑。

祝中國如東海的氣氛。

三十二年歲暮於成都

# 訪問空軍鳳凰大隊

朱民威

## 一，與胡莊如大隊長的會見

我原先在第×大隊工作時，也是住在這個營房裏的。現在，這個輕盈的戰鬥機大隊駐在這裏了，當我在通達營房的小公路上走着，我望望這兩邊田地上的麥苗與油菜秧子，我看看稀疏的籬笆裏的灰牆黑瓦的營房，就如同又回到民國二十八年冬季我住在這兒的光景一般。

這是蕭索的冬所擁擠的鄉野，空氣是冷的，灰雲把天宇蔽得看不見一點彩色。在行將赴東南空軍司令部任職的胡莊如大隊長室內，我和這位作戰多年的宿將會談着。

在三十二年七月，我於空軍參加鄂西會戰之役，曾去××驛基地的營房訪問過胡大隊長，事隔半年。我們又在他這個大隊參加湘鄂會戰後重晤着。

我們就他的新職談起，由於他的新職是與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業務有關，他談起陳納德來：「陳納德的作戰指揮很好，這是由於他是學習戰鬥飛行以及專攻空軍戰術的結果；加以他過去的歷史：參加歐戰有功，做過我國航校顧問，所以他就成了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

「杜立德（轟炸東京的美空軍領隊）當初到上海杭州推銷美國飛機時，我曾見過他（杜立德）一個人能勇敢的去做艱巨的工作，一定只以獲得他應得的聲譽的。」

我們又談緬甸：

「若是到四月還不見對緬甸有什麼大規模動靜，今年恐怕談不到收回緬甸的了。」他在推斷。

我點頭。

我看他很忙，一會兒有電話來，一會兒有隊長、值星官來，所以，就抓住湘鄂會戰中他們大隊的戰況相詢。

「有些仗，打下來勝了，結果勝的一方到覺得并無所得，稍若有失。有些仗打的結果雖然敗了，但可以激起復仇心理，揚起士氣，所以勝敗不是論戰鬥的唯一權衡，尤其在戰爭進行中更不足決定一切。

「我們大隊這次作戰湘鄂，雖然飛機的油量短，性能較差，司令官指揮起來，不免有所顧慮；但是，士氣却旺盛得如長虹貫日，不可遏止。大家在出發令下時，都想着這回可以輪到我了；及至並沒有他，他可頹若有所失，那些被到湘鄂戰地機場上去的，自然高興了。可是他們却又因飛機性能關係，司令官愛護他們人與機，不肯給他們任務，他們都自動的請求着要上火線去，這證明士氣旺盛的情況。

「現在我簡略的談一下這次的戰況：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在恩施空戰，敵機十倍於我，空戰結果，據說有四架敵機被擊落，我大隊犧牲了顏澤光，周福心，張傳偉三位烈士。

「這一戰的激烈與我方人員的英勇，恩施地面上人們看得非常清楚；唯一的生還者任肇基隊長的坐機也把風擋、無線電機、機身、機翼打得像蜂窩一般，詳細情形留待你和他們作戰者去談。

「同月二十三日，王綏昌隊長領着夏和生分隊長去掃射常德敵艇。

「二十四日王隊長又領了孟鳴岐，潘代隣兩隊員去澧縣張公廟渡口攻擊浮橋與敵艇。

「以後由於常德會戰接近結束期，以及有志航大隊較爲優良飛機出擊，我們隊上駐在前進機場的戰士們想出擊，都得不到許可了，魏鳳崗分隊長在唯一的一次出擊機會里，坐機臨時發生故障，弄得去不成，急得他哭了起來。

「我盼望你能够多和他們作戰的人去談談。」

## 一一，鳳凰在恩施空戰中

地面上的霧在逐漸消散，一萬呎高的白雲却依然蔽着青天，恩施飛機場上的第一批飛機由志航大隊高又新隊長率領出發到常德前線去了；第二三四批飛機亦被指揮起飛在恩施天空巡邏着。

鳳凰大隊任肇基隊長，一個北方生長的人，紅紅的臉，老是剪一個小平頂髮式，說話時不大帶笑容，在第四批起飛的領隊機中，嚴肅的駕駛着他的飛鳳，跟着他的是一位籃球健將，打獵名手張傳偉，任隊長同期同學顏澤光，也領了周福心緊隨在他這一編隊的後面。

他們在恩施天空盤旋上昇，宛如登天一般，一陣一陣爬高，他們必需在敵機到達之前爭取了高度，然後作戰起來才不致吃虧。

恩施城的形態在小下去，清江這條河依然清楚的在山間蜿蜒着，只有山嶺是無數量的呈現在下界，山嶺上的樹林是青黑的，這是戰場嗎？不像，這是美麗的華中流域的空域，像所有曾飛行過的美麗空域一般。

在指揮室內兩司令官叫電台把敵機的批數架數，逐一告訴了在天空巡邏的任肇基隊長這幾個編隊，敵人是在傾巢來犯啦，昨天晚上所聽到的敵情證實了，敵人從台灣僕僕風塵起來的飛機抱着拂

曉奇襲企圖趕來了，這麼一個白雲在頂青松在下的甯靜空間，眼見是要成爲血戰陣地了。

飛着飛着，從東方雲底下有一羣小黑點在逐漸逼近。

這裡有二十餘架零式機，速度飛快。

另一個方向也來了十餘架零式機。

第三個方向是九架較大的轟炸機。

這就是傾巢來犯的敵機陣容了。

敵機正在任隊長的下，他怎能捨棄這一場戰鬥，他一推機頭，鳴的一聲衝下來：後面張傳偉與顏澤光周福心也緊跟着他衝下來。這一集團的天鞭立刻打在敵機編隊里。

胡大隊長說：

「他們連接三次攻擊，都是主動的，敵人飛機的數目是二十幾架，立刻與他們纏成一團。」老百姓看得很清楚，這一個戰團打得特別激烈，風呼呼的，空氣的波動，不亞於海面刮大風時的狂濤洶湧。

志航大隊與敵機作戰的戰圈也打得很緊。

十五分鐘的空戰，任隊長這個戰圈里敵機有四架像敗葉辭枝落了下去，冒着黑煙殞落了。任隊長風擋打落了，座艙里的無線電機打壞了，機身機翼都中了子彈，他知道敵人數量多於我方，所以趕緊在二架敵機緊追不捨之下，他一個敏捷動作脫開了敵機的追逐。

張傳偉這個猛張飛還在酣戰着，他平素身體是極強健的，所以在天空矯捷的飛鬥着；可是四架敵機從兩路包圍了他，他的飛機突地被擊中了油箱，飛機立刻起火，他自己身上亦打中了幾顆子彈



，在要害部份，顯然是立刻流了很多的血，可是，由於他身體強健，他一聲吼着，極快的從飛機里跳了出來。

顏澤光與周福心二個人仍在敵機包圍中纏鬥着，高度越打越低，低得恩施城里的人都看得清楚。八架敵機在輪番攻擊我們這兩位英雄的坐機，他們低到只差一點就撞在屋頂上了。可是還在找機會回擊敵人以子彈。

終於在土橋壩桐梓灣上空中了敵機子彈起火，失却操縱落地。

張傳偉跳出飛機以後，因為子彈打在身上流血過多，在天空下落時就昏迷過去，沒有拉傘掉在五更樹松樹坪山上。

這麼壯烈的空戰，叫台灣來的敵機落了胆，他們固然擊落了我們三架飛機，可是他們自己却留了四架在恩施城內外，後來聽說這一隊敵機連夜飛返台灣去了。

二十五日這天中美混合編隊在台灣新竹機場找到了他們，把他們都活埋在新竹機場的煙火里。恩施人民正在為戰死的三位飛將軍擬製紀念碑。

重要的是這次死拚，把敵人拚怕了，敵人這個戰隊回返到台灣以後，華中流域敵人只有一個戰隊駐防漢口，所以不敢到常德前來，要來也只是在黃昏或拂曉偷偷的炸一下我軍陣地即趕快離去。

常德戰區的空域被我們飛機任意翱翔，就是這一苦鬥血戰的收穫。

我看到了任肇基隊長，他有着一付闊肩膀，中等高度，嗓子因為受涼，有點啞，他已經恢復了駐防期生活中的甯靜，跟我談了好一些關於周志開的事蹟，關於他自己這次差一點不在了，他似乎

沒有什麼重視。是的，空軍里的戰鬥員就是這麼一種硬漢子，不在了，當然不說話啦，從死戰里生過來，却甯靜而不感動的回想過去，追述過去。

他自然記得這一次敵機在數量與性能上優過於他所領的這一編隊的戰鬥仇恨；十倍以上的敵機數目，每架敵機性能又優過於他們的每架鳳鳥，他還沒失敗得連自己都不存在，他還是健壯的站在這個地球上，那麼在下次空戰以及往後的接敵中，他總可以復仇的。

在隊員們的房間里，孟鳴岐，魏自華，邢寶崑，顏鼎元四個人和我談，恩施空戰中他們死去的二個同學生前種種。

「張傳偉」他們遞了一張半寸小照片給我，「他是安徽郎溪縣人，民國二十六年，在漢口考入空軍軍士學校，他身體好，好動，打球、跑、跳、什麼都來，畢業以後編入隊里，駐在川西，特別愛好打獵，幾個錢就在打獵里變成了彈藥，化成煙塵，又轉而變成斑鳩、野鷄、野鴨、野兔，以及一隻好不容易才遇到的獐子被大家吃掉。」

我看了一下張傳偉的照片，高顴骨，大眼睛，一頂飛行帽覆在額頂上，這張照片傳不出他生前的為人，靠着隊員們的解說，我又認識了一些關於這個戰士的情形。

「他總是好動，從不肯安靜，隊上的體育活動是他一個人在做主幹，人是豪爽極了。」

「這種人沒有一點秘密保留在心胸間，他活着，如像所知道的那麼動着，人家叫他做張飛，可是在他死後，却發現了他的遺囑。」

「猛張飛也有細心處，他想到了身後事啦。他說，他自己家鄉里父親分給他的一百多畝田，一座房子，他死後全都送給他的兄弟們。他隊上的衣物，可以賣掉，所得的錢，作為隊上體育活動費

隊員們又給我解說另一位烈士周福心，也拿出一張半寸小照片給我看，周福心的照片也一樣叫我看不出他的特徵，他也是飛行帽戴在頭上，臉子比較清秀些，我只好仍憑隊員們的解說：

「他是上海浦東人，他原來是讀一個職業學校機械科，所以數學理化根底好，在士校也是以學科見長的，可是飛的也很精細，到隊以後，與張傳偉正相反，張是愛好活動的，周則很靜，平常總是弄他的數學題，最近聽說有一個愛人了，所以稍稍打破了一點沉默。」

### 三，沅江河上攻敵艇

很巧，走過大隊部中山室門前，碰到了夏和生分隊長。他正在一個人坐着看報，我和他對談着，很珍貴這麼一個從容會晤的時間。

他是說一口南京腔的普通話，有一個孩兒型的大臉，本來已是很熟的人了，可是他却有一種本質上怕誇張的心情，生怕我把他過分加以宣傳，他只簡單的說了一下他去常德前線擊敵經過：

「本來輪不到我到前線，却巧有一批機械上的零件，要由第二線機場送到一個第一線機場去，問誰到過那個飛機場，第一次鄂西會戰時，我是去過的，這差遣就落到我的身上。二十日這天，我就駕一架落絲機把機械零件送到了那個第一線機場，由是我也就留在那個機場觀戰。二十六日王經昌隊長他們到了，第二天下午出動常德前線，總算是又了個臨時差遣給我就隨着去嘍。」

「我們飛到常德，這天上下的視界好，前後的能見度較差，我們得到情報說是常德敵人準備撤退，所以去掃射的目標就是這些敗兵逃將，以及他們的船隻。首先我們飛到常德德山附近那個飛機

場，看看有沒有敵機，我們通過了三次德山鎮飛機場都沒看見什麼，天空也沒有敵機，我們就全力去做射擊地上目標的工作。

「數不清的船停泊在沅江江面，這是日本準備退兵時用的，我們一個人就一上一下的對江面上的木船攻擊起來。這些船，有的是空艙，有的堆了些在常德一帶鄉間掠得的米，棉花等物資，我們的掃射使得一部份船焚燒起來。你知道的，我們機槍子彈里有燃燒彈的呵。」

「我們一路飛，一路掃射，在德山的江面打起，一直到常德東面，到桃源城牆順着沅江飛着攻擊着，到桃源城才拉起向左轉彎返航。」

邊庚源分隊長穿了飛行袍走進來，他臉上有着燒傷的蛻皮痕跡。不久以前我喝過他的新婚酒。由於他的加入，我們又把話題再扯下去。

夏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說一下即完啦。」

「還有什麼可以見告的，」我問他們熟了，所以也就不用曲折方式來發問，索性乾脆點。

「有的，」邊分隊長接上了話，他對這位老弟似的戰友情感頗厚的，「他在作戰後，由第一線飛回第二線，又不是飛落絲機了，一架別人飛去有點毛病的飛機由他飛回來。」

「什麼毛病呢？」

「由於發動機震動，里面電咀脫落了一個，到了第二線基地，落下之後，才發覺煞車沒有了，一直因為沒有煞車飛機一直滑到跑道盡頭正好停住，如果不停，那麼就要在地面越過去了。」邊把這段話說完，臉上露出了為戰友幸運的神情。

我知道一個飛行員必得保持平常的聲譽；平常的聲譽就是建築在永遠不出一回事的完整飛行記

錄上。夏和生飛一架有小毛病飛機沒出事，這喜悅大過於他曾經出擊敵陣。

#### 四，張公廟浮橋的截斷

「二十四日下午，王綏昌隊長帶了我去常德前線。」四個人與我坐在隊員寢室內，臉上充滿血色的孟鳴岐隊員說着他出擊敵陣的經過。

「我們飛着，越過××一段山區，在××地方即是平原一片。我們降低了高度，沿澧水飛，看到石門縣城，城牆倒塌了，屋子揭去了頂，過新安鎮不久到達張公廟。」

「張公廟渡口用渡船搭了一道浮橋，這浮橋就是敵人由常德北退的幾條路之一，我們的任務就是打斷這道橋。」

「除了我與王隊長之外，志航大隊也有一隊飛機與我們差不了幾分鐘的時間到達張公廟上空。我們看到了橋，貼在不寬的澧水河上；在河面上，還有許多船傍依着；我看到王隊長飛下去了，與志航大隊他們幾架飛機在攻擊浮橋與船，就單獨一個人在一邊飛着，一邊想：這目標已有人對付了，要能找到點新目標才對勁。於是我搜尋着，在河邊不遠處看到一叢樹。我想，當敵人過橋時，以及船上敵人遇到我們飛機突然來襲時，他們大概來不及躲逃得很遠，這樹林子里一定有他們的人馬。想着，我就俯衝下去，照準樹林這一大目標，拍拍射起機槍子彈來，那曉得這一打，居然有幾十匹馬被打怕了從樹林子里跑出來。這等於說樹林子里確實躲藏有敵人兵隊。我就不去管那些順公路奔逃的馬，一心一意就在樹林子上空打着地靶。」

「我打了一大半子彈，才回到澧水上空我們的攻擊圈里去。浮橋打斷了，飄成三四段，一部份

船焚燒冒煙，其中一隻百來尺長的汽輪，已經冒煙了，我又過去加了幾十發子彈在汽輪上，隨後就跟他們一同射擊一些浮在江中的敵兵。我們想即使打不死他們全部，我們的怒吼低嘯以及飛機掠過水面的兇勁也够叫他們思之猶有餘恐了。

一做完任務，我們還到處飛着看了一看；慈利城，大火，煙子一陣一陣上升；常德城也是大火，城牆都打垮了，房子缺頂，田野里有時看到耕牛，這麼祇行了一趟就轉回來。

孟隊員說完了他的戰歷，這一次原本是他與王隊長以及魏分隊長鳳崗三個人出發的；可是魏分隊長飛機臨時發生故障飛不起來，把魏鳳崗一個人留下了，魏走不成，竟哭了起來，眼看可以輕巧辦到的事，却因為一個偶爾的機件毛病走不成，一股戰氣受了阻遏，心中好不難過。

別幾個隊員也有點悵然，沒得到作戰機會，不過大家都知道，今後機會多着，最好的飛機也可以使用到的。最精彩的戰一定可以遭遇上。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王隊長回來以後，又領着溫代隣隊員重去常德火線一次，這次他們在常德城外圍，桃源一帶打地靶，目標還是江上敵艇。

## 五，後語

鳳凰大隊在三十二年度加入戰鬥，第一次實戰是參加三十二年五月鄂西會戰。

五月會戰以前他們已經由川西移駐川東，五月間，他們奉命向第二線推進，旋又奉命推進到從沒有部隊駐過的最前哨的一個山城機場。

第一戰是試戰，周至柔將軍派他們到宜昌一帶偵察地面敵情，那次收穫尚好，可是返航途中天

氣太壞，在雲上飛，找了三次，才找到那個四面全是山的小機場，飛機幸好安全落了下去。

第二次掩護我方轟炸機出動炸宜昌一帶敵陣，掩護任務達成後又返航山城機場，落地剛加好了油，敵機即來偷襲，胡大隊長領着一隊人上去，打下了一架敵轟炸機，另一架敵機恐亦擊落，因為這一天敵人自己宣佈五架飛機未返，除了周志開打下三架外，他們擊落的定是二架了。

初次戰鬥使得這一個部隊感覺空戰以及襲敵，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士氣就比較好。可是「前鋒」式飛機並不太合理想，所以戰士們只好憑自己的精敏來與敵週旋。

第二次湘鄂會戰的第一戰，十一月二十一日山城空戰，鳳凰大隊死三個飛行員，這一悲痛自然叫全大隊永誌不忘。這仇是會報復的，日後的事實可以證明。

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於成都



# 長水鎮的殲滅戰

鄧漏禹

## ——記中原大戰中的空軍

### 長水鎮——敵騎的墳墓

中原之戰，敵人從偽滿調來了機械化部隊和久經訓練的騎兵，計劃非常週密，行動甚快速。三十三年五月中旬，是戰局非常緊張的時候，敵人利用騎兵狼奔豕突，向西南進犯，接近陝縣的虜氏，也在敵騎的蹂躪之內。

正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我空軍在長水鎮一役，獲得了赫赫的戰果，遏止了敵人的陰謀。

長水鎮，洛甯縣屬，有公路東通洛陽，西通虜氏，洛河與公路幾乎平行。在平時，這小小的市鎮，是不惹人注意的；可是在戰爭的時候，由於地理的關係，敵人巧妙地利用了牠，坦克車、裝甲車、騎兵，在這一帶的公路上絡繹不絕，是敵人西犯的主力。

五月十八日在大清早，我××基地的戰士們，都攜帶了飛行用的衣服器具等，來到機場休息室，等候出聲的命令。

先去偵察一番，是高又新昨夜決定的辦法，飛機裏的汽油，是經常灌得滿滿的，高又新走到機旁檢驗一下，爬進座艙，馬運隨即唱出了勇猛的歌聲。

這時，陳祥榮趙襄國也各自坐在自己的機子裏。他們是分三路去偵察，必得把敵情弄得非常清

楚。

他們依次起飛，在機場附近繞了半個圈子，向東而去。

半點鐘以後，他們都回來了，把所得到的情況研究一番，三個人的偵察所得完全相同。

高又新興奮得收不住笑容：這是殲敵的好機會，敵人走上了山中的公路上，是自取滅亡，無論如何不能逃躲從空中的襲擊。

他給司令部通了電話，報告敵情，貢獻意見，請求領隊出擊。

兩個大編隊機羣（美國空軍一部分）立刻從三個基地起飛，高又新為總領隊。

天氣並不好，老是鑽雲塊是相當危險的。機羣中有人跟高又新通話，報告天候。

高又新鎮靜如常，祇說不要緊。他是有名的機警，有名的勇敢，他的判斷從來不會錯誤，是一個智勇兼備的人物。

他說不要緊，其他的人都相信了他，各保持編隊行中平飛的原則，殺奔敵陣。

董啓恆孟鳴歧是另有特殊使命的。他們是要去引誘敵人地面的炮火，使其向他們集中射擊，以掩蔽敵人的耳目，使後面的機羣得以如意奇襲。

雲霧多，可能阻礙飛行，也可能利用雲霧使敵人對空的情報不靈。

董啓恆孟鳴歧抱着犧牲的決心，在敵人的火網中穿行，敵人果真上了當，對我跟隨而來的大編隊機羣疏忽了。

偵察時，長水鎮的敵人正在渡河；此刻，都一長串一長串擺在公路上。公路好像豫設的陷阱，敵人跳不出來。

在紛亂中，敵人向公路的兩旁疏散開，一部分騎兵坐在馬上，舉起槍來對空射擊，坦克車也揭開頂蓋，露出了半個人身，對空射擊；可是炸彈和火箭炮落在他們的身上，連續不斷的機槍子彈落在他們的身上，人和馬倒下了，坦克車與裝甲車着火燃燒。

躲在隱蔽物下的敵人可能躺着不動，但嚇得亂跳亂跑的馬，無法使牠們安靜，炸彈就隨着戰馬出現的地點扔下去，再一次掃射，二次三次掃射。

這一次，據吳國棟一個中隊的統計，就消滅了敵坦克三十多輛，裝甲汽車約六十多輛，騎兵六七百人。總計兩個大編隊機羣所獲得的戰果，消滅敵騎兵在二千以上，坦克和裝甲車五六百。

長水鎮的東邊就是洛甯，我空軍隨即又進入洛甯的上空，用同樣的方法殲敵，消滅敵騎兵在一團以上，車輛數百。

返航的時候，敵人的驅逐機從後面趕來，李志遠的機子恰是最後的一架，他扭轉機頭爬高俯衝，即刻擊落一架，其餘的敵機看見情形不對，不敢再追。

黃啓恆孟鳴歧也安全地歸來了，敵人的密集炮火並沒有擊中他們，空戰史上又多了兩位「活烈士」。

下午，他們又繼續出動，在這條公路上來往巡梭，向目標投彈掃射，驅逐機低飛的時候，祇有幾十尺高。

瘋狂的敵人並不肯示弱，後面的部隊還是冒死前進，這恰是我空軍所希望的，一連好幾天，繼續不斷地出動，伏牛山尾的天空是他們最適意的射獵之場。不甚寬廣的公路，被敵人的屍體與焚毀的車輛，使地面完全變色了。

這樣，壓止了敵人的凶焰，敵人的後續部隊接不上來，交通完全隔絕了，將敵人切斷爲前後兩股。

戰局於是穩定下來，衝到廬氏的少數敵軍，不得不後退。

這是有名的長水鎮之役，是此次中原戰爭中的轉捩點，是抗戰以來我空軍最大的成就之一。

## 譚鯤殲敵記

三十二年四月，中原戰事吃緊，譚鯤所屬的鐵鳥大隊調豫作戰。他又以戰神的姿態出現豫境敵軍的上空。

這時候，敵機不常出動，襲擊的目標經常是敵方的地面部隊。

垣曲之役，與敵機發生遭遇戰：我方一架P-40被敵機咬住了尾巴，甚爲危急！譚鯤乘這個機會又咬住了敵機的尾巴。空戰中最怕的是被敵方咬住了尾巴，那是很不容易解救自己的。

自以爲得計的敵機，突然聽得後面機槍的響聲，正想拉起頭來爬高，譚鯤的眼快手快，又連續地發了幾槍，敵機隨即尾旋下墜了。

這時另外的兩架敵機，又跟蹤在譚鯤的後面，一上一下想來捕捉他。譚鯤扭轉機頭，爭取高度，向最近的一架敵機開槍，敵機翻了一個滾，拖一條黑色的尾巴下降。第二架敵機不敢戀戰，想拐彎逃走，他趕上去，噴出一陣無情的槍彈，又被他擊中油箱，當即着火燃燒。

以後，他經常在豫北掃射敵軍，好幾天沒有遇見敵機。四月二十一日，他完成了所負的任務，準備返航，他發現黃河以南的沙灘上，迫降我機一架。

他低飛盤旋，看見敵軍意圖圍捕我方飛行員，他向敵軍俯衝掃射，給我迫降的飛行員殺開一條出路。

又是一次，他從某基地起飛，天氣太壞了，濃雲密布，直到孟津上空，才找了一個空隙鑽下來，在隴海路與黃河之間環繞一匝，看見幾架敵零式順河而下，他把機子拉上一點。騎在雲端上。他這次所負的是偵察任務，不便戀戰；可是他在心裏盤算着：「來者不拒」，假使敵人找上來，他是要和他們拚幾下。

也許是敵機沒有看見他，沒有給他找麻煩。回來以後，他非常懊悔，好容易發現敵機，又把機會輕輕地放過了。

可是在龍門附近之役，補償了這個損失。

譚鯤和編隊機羣向東飛，恰巧敵人的編隊機羣向西飛，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我領隊機發出了命令，直向敵人撲過去。

雙方爭取高度，都想把對方捕捉在瞄準鏡內，機關槍聲與炮聲響成一片，翻滾，俯衝，太陽光在飛機的翅膀上反射，冒着刺眼的白光，一陣激烈的纏鬥開始了。

譚鯤幾次想咬住敵機的尾巴，都被敵機躲開了，他再爬高，從另一個方向俯衝下去，又像坦曲之役一樣，一架敵機正開足馬力，追趕我們的一架 P-40，譚鯤援救戰友心切，蹬一蹬腳凳，向左邊拐一點，恰好把敵機捕捉在瞄準鏡內，幾挺機關槍一齊發射，敵機經不起鞭打，像一隻蒼蠅墜落下去。

敵機是分兩批前來攔擊的，數目較我多，纏戰開始以後，雲上雲下都是一片槍聲，譚鯤得了一

架紀錄，就越殺越興奮，向敵機羣中衝撞，毫不費力地又得了一架。

向人家衝殺，可是也得隨時提防人家向自己衝殺，譚鯤也被兩架敵機尾追着，他想用一個側翻滾來解救，可是昇降舵已被敵人擊中。

他改正平飛，鑽進一塊白雲中，敵機並沒有盲目地跟來，這時，他發現油箱也擦破了。飛機受傷了，不能繼續戰鬥，是很顯然的事。他有暫時躲在雲端裏不出來。

五分鐘以後，在空戰時這不算太短的時間，槍聲業已沉寂，他才鑽出雲來。

方向舵與油箱都壞了，惟一的辦法祇有迫降。可是這一帶的地面是敵人，他不能這樣做。

他調整破爛的飛機，繼續向西飛，飛機不住地咳嗽着。黃河在下面給他指示了一條顯明的路線，在河床稍稍偏南的地點，他回過頭來一看，見一座城市，他立刻判斷這是陝縣。

他向城市裏俯衝了兩次，把翅膀上的國徽給地面上的人們看個清楚。可是地面沒有給他攤出目標。

他不敢迫降下去，又繞了半個圈，看清了城牆上的白色標語，這才使他深信不疑，向沙灘上迫降。

他沒有受傷，飛機着地，就爬出了座艙。

走來一羣老百姓，圍着他，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指着國徽說明他是中國人，幾個老百姓就忙着去報告鄉長。

這時天快黑了，他和老百姓隨便談談，告訴他們打落敵機的經過。

鄉長縣長都來了，老百姓越來越多，音樂隊也來了；在爆竹聲中，在悠揚的音樂中，他被熱烈

的情緒歡迎着。

他檢查自己的坐機，中了三顆炮彈，十餘發子彈。

## 散記英雄

司徒福 是志航大隊的副大隊長（現任大隊長），中原戰局展開，他即帶領他的部隊出擊。四月三十日，他領隊出擊，在密縣登豐一帶掃射，給敵機械化部隊以致命的打擊。

因為俯衝的次數太多，飛機在空中着火。他的僚機李志遠在後面叫他，提醒他作緊急處置。可是他不同意丟棄他的坐機；同時又是在敵人的上空，跳傘下來也害多利少。

他勉強地飛一程，火勢更大了，就迫降在麥田中。

那裏，離開敵人並沒有好遠，敵人還是可以前來搜索，李志遠的飛機也跟蹤來此，在上空盤旋，想設法營救他。

可是營救太困難，也許敵人看見上空我機的盤旋，而會判明他迫降的所在。

司徒福爬出了座艙，舉起衣服揮幾揮，意思是叫李志遠趕快離開，他自有處置的辦法。

這樣，他開始了長途跋涉。

迫降的地點是禹縣所屬，他倉皇中以爲是新鄭，就向西北走，達到登豐，登豐已有敵騎，又折向南行，至臨汝，可是臨汝又失陷了。於是輾轉至嵩縣至洛甯，所經過的地點，老百姓都走光了，我不得東西吃，祇得隨便拾馬糧充飢，中途遇了敵人的襲擊，幾無法逃躲。到了蠡鎮，又遇敵機轟



炸，差一點被犧牲了。

這時已經疲憊不堪，可是又不能不走。到了虜氏，虜氏也會一度被敵人所佔，而且謠傳西坪已有敵騎；他不敢向北，向隴海路，因為那一方面情況不明，那末西坪是他回西安惟一的道路，祇得冒險前行。

到了西坪，轉商縣，至九月二十三口才安抵西安，綜計在路上走了二十五天。

因為過度的疲勞，因為得不到食料，人已經憔悴不堪，衣衫襤褸。本是在路上就拉痢，到了西安便更厲害了。肺部也發炎，不停地咳嗽。

他是一個剛毅的戰士，苦戰了好幾年，許多人都為他的健康能否恢復的問題擔憂。

劉尊 這個人與高又新恰成對比，高又新輕快活潑，如一首美麗的散文詩；劉尊的調子鏗鏘，如一篇嚴肅的論文。

劉尊除了作戰，好像世界上沒有其他的事，無論何時，所談的問題，都不出乎戰爭的範圍以外。他不愛修飾，穿着很隨便，也不愛開玩笑。

二十多天的作戰，把他弄得成了一個戰神；有一次，他奉命出擊，向敵不斷地掃射，離地面極近，飛機的翅膀撞了樹枝，又中了槍彈，可是他還是一味地俯衝，不顧及自己的安全。又有一次，他奉命去洛陽投擲通信袋，天氣壞極了，地面全被雲霧籠罩着，他冒敵人熾盛的炮火，幾乎貼近鐵道飛行，可是他畢竟到達了洛陽，完成了任務。

他駐防的××基地，四周都是高山，敵機隨時可翻越山嶺前來偷襲，他坐鎮在那裏，飛機經常

加滿了油，整天守在機場，休息的時候也等於作戰，他的精神確實比一般人健強多了。

吳國棟 身體高大，相當胖，說得出好幾處方言，初見面時不容易看出他是那一省的人。

他是一個著勞績的部隊長，作戰了好多年，南北各戰場的天空，都是他射獵的場所。

自中原戰局展開以後，他就和所部出擊敵人，五月一日出擊鄭州敵機場，是最有名的一次。這是奇襲，他和僚機們經過泗水密縣到達鄭州，敵人竟在地面擺了字布，可見敵人毫無準備。

當他們投下第一顆炸彈，一架敵方的大型運輸機覺得情形不妙，很想起飛，可是已經遲了，被打得粉碎。

投完了炸彈，又低空掃射四次。所獲得的成績，據最低限度的統計，燬滅擺在機場裏的汽油百餘桶，卡車四十輛，大型運輸機一架，油庫及營房着火焚燒。

返航以後，他們檢查自己的機子，全中了子彈，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作戰的勇敢。

五月十八日長水鎮之役，他也是參加了的，所獲也非常豐富，消滅了敵坦克三十多輛，裝甲汽車六十多輛，騎兵六七百人。

現在，他和部屬們還在中原的上空馳騁，奇襲敵人。

洪奇偉 是一個不甚高大的個子，廣東人，皮膚微黑，說話的時候，先露微笑，使人覺得和藹可親。

他是一個著有勞績的部隊長，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幾無役不參加。單就此次中原空戰來說，

連這個中隊就擊落敵機十餘架，傷敵機三十餘。

他不願把自己的戰績告訴別人，好像一個害羞的女孩子不願意把自己的情人告訴別人一樣。他說：「作戰很簡單，看見了敵人就打，打完了就算事；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打敵人的，就知道其他的人是怎樣打敵人的。」

鄧力軍 是洪奇偉那個中隊的隊員。二月十一日，他掩護四〇〇出擊九龍所屬的啓德敵機場，快近目標時與敵機遭遇，雙方都在一萬三千呎的上空，機數相等，都是十二架。陣容差不多都是一字形，各不相 地相對而飛。

等敵機達到射程以內，我第一號機向一架敵機開槍未中，第二號機是鄧力軍，他眼快手快地繼續開槍，敵機便發出一聲悲鳴，掉下去了。

應該是即刻發生纏鬥，大殺一場，可是敵人心虛，看見一架被擊落，就扭轉機頭逃跑。

我機當然不願意放過機會，各認定目標趕了上去，轟轟剝剝的機槍聲，好像農曆除夕的爆竹聲，熱鬧極了。

三架敵機又在熱烈的歡送中起火墜海。

這是鄧力軍參戰第一次打下敵機。

四月下旬，鄧力軍隨着他所屬的鐵鳥大隊來到大巴山下，參加出擊中原敵軍的任務。

五月十一日又是他最光榮的日子。他奉命掩護轟炸灘池敵陣，與十餘架新零式機遭遇。

我機是分三層飛行的，中上層全是準備戰鬥的 P-51，鄧力軍在下層掩護着三架帶炸彈的

P-40。

正當投彈的時候，敵機爭取了高度，向投彈的我機俯衝，鄧力軍從側方衝過去，敵機的注意力轉向鄧力軍。雙方槍聲大作，一架敵機在鄧力軍的射擊下被擊落了。

不過鄧力軍已陷在敵機的圍攻之下，跟在後面的就有四五架，形勢相當危急！他連忙爭取高度，拉轉機頭，與敵機較量；幸中上層的我機衝了下來，以每小時三百餘里的速度參加戰鬥。

於是局面改觀了，一場混戰的結果，敵機共被擊落八架。

我空軍掌握了中原的制空權，就經常在前線在敵後活動，出動的機數不等，多至百架，少至一二架。

舒鶴年 是志航大隊得力戰將之一，有一次在洛陽上空，舒鶴年與敵新零式十二架遭遇，他叫僚機在上層掩護，自己向敵機羣衝去。

這在數量上是一個絕大的對比，無論從任何方面估計，敵機定可制勝；但是實際的情形恰巧相反，一架敵機應着舒鶴年的槍聲下降了，永遠沒有機會再爬起來。最怪的是其餘的十一架敵機不敢再戰，四散奔逃了。

這一次的收穫並不算大。僅擊落敵機一架，可是衆寡如此懸殊而竟能獲勝，就不難知道了在中原戰場我們爲什麼會掌握制空權的。

余鍾貴 是一個華僑，生長在檀香山，原籍廣東。

他第一次學飛是在美國的中華航空學校。一年後，回國來考入空軍官校十一期。畢業後就在去航大隊服役。鄂西的戰役，他出動的次數很多，得有空軍三等勳章。

他的身材和面孔都生得很漂亮，好靜，歡喜讀書，人家都叫他做「余小姐」。談諧的時候也是相當幽默的，他能做一種檀香山土人的跳舞，叫做草裙舞，打扮起來真像一個美麗的姑娘，活潑極了。

這次參加中原的空戰，曾在伊陽附近迫降一次。那是在淪陷地區，敵人隨時可能來捕捉他；可是他很沉靜，爬出座艙向山林走去。當他記起了飛機裏還有不能資敵的物件，他又回到機旁來收拾一切。最後，他又覺得山林裏不容易辨別路徑和方向，他又回到機上去拿羅盤。

他按照羅盤指示的方向，往北走，不久，聽得槍聲，仔細一看，原來是敵人的坦克車，他回過頭來向南跑，遇着老百姓，替他揀了衣服。

那是一個在敵人心中的危險地區，老百姓對情況很熟習，領他上山去。因為他的國語不純熟，半洋半土，山上的遊擊隊長不相信他，審問了幾次，才派兩個遊擊隊員送他到密縣去。

在途中，逢着下雨天，又得不到食物，祇得喝腐臭的水，找了一些發霉的麥子連皮帶壳吞下去。

到了密縣，繼續向西走，有幾天完全沒有吃東西。抵達西安，就病倒了，害的是瘧疾。雖是一個健壯的漢子，恐怕短時期不容易恢復健康。

三十三年六月記於漢中基地

## 訪高又新隊長

朱民威

「我們由中原作戰回到某機場營房的第二天，是端午節，大家爲了把作戰的緊張與辛勞洗刷一下，決定在當晚舉行聚餐，各人把太太或女友接來，共同作一個大家庭式的宴會。那知正在人已齊集時，張司令官打電話來說衡陽城被圍了。蔣委員長命令派飛機前往協助衡陽守城的部隊，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一早出發。好，這一來自然有心情去聚餐，大家都隨便吃點，就略爲準備了下來去睡，以便明日出發。」

「第二天，我們到了第三號機場以後，雖然知道這兒距衡陽敵機場只十五分鐘航程，沿途地面監視哨已撤掉，敵機若是飛來，也許一分鐘時間都不給我們就到了頭頂，那時候我們人被炸死無所謂，飛機不能達成任務去協助被圍的衡陽守城將士才是誤事。」

「可是戰爭已經擺在我們前面啦，我們也只有盡自己力量去做。」

「當天我們即飛臨衡陽城上空，司令官叫我們去看一看城里是否還是我方隊伍。我們到了衡陽城，朝下看，衡陽的市區馬路上走着的人對我們揮手，樓窗裏的士兵們對我們拋揚軍帽。」

「回來以後，我們製定了一封規定陸空聯絡符號的密函當天把密函投到城裏去。」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與城內守軍取了聯絡。我們的任務是專門協助他們攻擊那四面圍攻衡陽的敵軍。這種攻擊必須很準確；而要準確：必須由城內守軍擺出規定的指示敵人目標符號。」

「我們所要攻擊的敵人，正從四面把衡陽城包圍住。敵人佔領了衡陽的飛機場、火車站、汽車

站，在所有的公路、鐵路、小路、渡口、築起工事，守着隊伍，封鎖了衡陽對外的出路。我們第一步就要打擊這些封鎖我軍的敵人。

「在第三號機場，我們早晨四點鐘起身，那時天剛亮，起身後只能漱口，（半個月不曾刷牙）用手巾抹下臉，就爬進飛機飛到衡陽去。城內守軍給我們在空地上攤的布板符號小得叫我們低飛到只比城裏高樓略爲高一點。由於符號小，常常總是飛尋幾遍才找到符號。」

「我們看清了符號，就按照指向，飛到指明的距離上空，一看下面果然是敵陣，這才投下炸彈，把敵人炸個正中。」

「我們談一談掃射敵人的情形罷：

「在湖南作戰跟河南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物。河南是一片平地，黃裸着的農作物披拂在地上，飛到那地方去，只要敵人在那裏活動，一定逃不掉我們的攻擊，而且很容易發現敵人車輛與人馬，只要發現了，敵人就無隱蔽的落在我們手中。湖南這兒可不同了，邱陵地，起伏的地面就利於敵人隱蔽，加上到處有農舍樹林，敵人一發現我們，立刻四散躲在林舍中。你若是以爲打中了樹林與房舍就可以消滅了敵人，那你準是白耗子彈。」

「這種邱陵地與小叢林利于敵人的情形，逼得我們在戰鬥動作做更進一步的執行。我們發現了敵人逃進樹林子，俯衝下去以後就要把那個樹林小地形看清楚，還要記着幾顆樹，從左到右數起，第一顆樹下有幾個人，第二顆樹下如何，一直到最後顆樹下有幾人，這種精密的計算小目標區敵情，你要在一次極快的低衝裏瞥視着記在心上，你拉起以後，第二次要對準你判明有最多敵人緊集的那棵樹俯衝，你可以不差分毫的打死了他們。」



「就這麼一次一次俯衝射擊，我們這種飛機，一射擊就是六挺機關槍齊射，你只打一槍，可是每挺槍就有三發以上子彈連射出去，這種射擊，在人多時自然可以一網打上許多魚，可是常常只發現一棵樹下只躲了一個人，你不耐心打，他就活着回隊還要到火線上肆虐，你只好忍耐着向他一個人俯衝，拿十多發子彈來執行一個人的死刑。」

「這種對敵人步兵的攻擊，就是我們在衡陽外圍作戰的主課。其次我要談到攻擊敵人騎兵隊。敵人騎兵隊比較步兵易于發現，他們所騎的馬很大，當一發現我們飛機時，他們就各自牽了肥大的馬躲向樹林或農舍，可是農舍的門有時容不了馬跨進，這時，你可以很快的撲上去，射死牠。躲到林子裏的馬也易于發現，你一次一次俯衝射擊，總可以打死他們十多匹馬，十來個人。」

「我們不知不覺就變成了執行陸軍任務的游擊隊，打行動中的敵步兵、騎兵，還炸敵人砲兵陣地。在衡陽正北有四門敵砲。衡陽城裏的布板指示了他的方位以及距離，我們飛到那兒炸中了一門，二十多個砲兵死在堡壘裏。」

「對於敵第一線陣地，我們也是要攻擊的。這種陣地對着衡陽城，三面都是胸牆，後面是出入口。我們攻擊時，就由後面進入，或者把炸彈投到出入口內，或者正好敵人一聽機聲就一擁擠入堡壘的入口時被我們用機關槍射死。」

「每天我們飛在敵人陣地上，總可看到被打死的敵人屍體殘缺不全的暴露着。」

「我們每天總要去造成一批新的死鬼，最緊張時，我個人一天出動過八次，每次要俯衝射擊十次以上。一個機關槍兵，若是他伏在土地上，一天扣動八十次機關槍的射擊扳機，這個槍手的遍身與右臂一定會酸麻的，或者竟至僵直的程度。我們一日做八十次俯衝十六次起落，你可以想像我們的

疲勞。

「在飛機落地加油的幾分鐘內，我們就躺在機翼下的蔭影里，舒直一下身體。一天到晚沒時間吃飯，也吃不下，只喝點水就又上飛機。美國人說「你們真是瘋了！」我們何嘗願意如此辛苦，敵人逼得我們太緊了，四個師在城裏，守着鐵的城池，我們若是不辛苦，敵人是只有更猖獗！」

「這種專門攻擊地面敵陸軍的任務，我們做起來當然也嫌單調，有時覺得每天這麼做沉悶的很，都盼望能得到遭遇敵機的機會。」

「這種機會我個人沒有碰到，可是司徒福與劉尊全都碰上一次。司徒福那次才有意思呢。有二批敵機在衡陽空中，一批老的零式飛得低，正預備投彈炸城內我方守軍，一批新零式在上面掩護，司徒福剛好發現衡陽城的低空有一批老零式機，他的僚機也就在嚷着：

「敵機，城上面敵機！」

司徒福忙叫：「別嚷，把炸彈下油箱都拉掉，跟我來。」他就輕巧的俯衝下去，他飛到敵機的領機側邊，比敵僚機距離領機還近，他等待自己僚機一架跟一架以梯隊接近敵機，時間只不過幾十秒鐘。他等到一架我機對好一架敵機之後就一齊開槍，一人一架，八架敵機毫無知覺的被打了下去。

「等到上面新零式機趕下來，他的老零式機全不見了，司徒福他們飛開去，做攻擊地面的任務。」

「劉尊那一次也是如此，擊落九架。」

「我們既然不易找到敵機作戰，只好在沉悶的攻擊敵地面上陸軍找些排遣。譬如發現了敵人砲

兵陣地，下去投彈的就約好誰炸不中，回來就請一次客，買點西瓜給大家吃。下去掃射，也像比賽似的一架一架輪流下去，下去打靶那架若是打中了敵人，在上面的大家從發話筒裏叫起「好」來，打不中的，大家就一齊哄笑他一下。

「可是隨着戰爭的推演，我們逐漸感到衡陽有點緊張了！七日晚間衡陽城裏的電台來電報到紅岩機場張司令官的電台，請張司令官轉報大本營，他們人員死傷太多，恐怕敵人要攻進城裏去，八日去衡陽看還有布板擺成一個密語：「敵人在攻擊」。

「八月九日，我們去看衡陽，到處找不到布板了。市區殘破之中還夾着冷寂。通過市區，屋頂上有機關槍彈打上來，這是敵人已佔領衡陽的信號。

「我們原本是協助衡陽守城將士的，現在守城將士不存在於中國國土上了。我個人回到基地，只是睡意沉沉的思索，情緒上像喪失了什麼最重要的東西。

「時間不容許我儘自沉溺在頹喪心情中。我們知道敵人得了衡陽之後要向二條路走，一是由耒陽南犯攻粵漢線南段，一是要犯湘桂路。十日起我們又不斷的打擊敵人。

「在松柏壩個地方，敵人正預備好木船連成一條活的浮橋，白天他就撤去，靠在岸邊，用些樹葉掩蔽着，從黃昏到拂曉，他們就用索練一般連串的船，搭成了浮橋，敵人的兵馬就渡過湘江來。

「我們自然重視這一股敵人的繞犯，因為敵人從這裏開過來，我湘桂線上堵擊衡陽城郊敵人的部隊右側背就受到威脅。攻擊這個渡口，又成了我們的主要任務。

「八月十四日這天，我們去了四架飛機，正好碰到敵人集結在松柏壩渡口，一千多人被我們下去炸死射死六百多人。守那一線的師長來，說，敵人經這一炸射，渡江企圖漸受頓挫，死傷人數六

百多，是他們清查的結果。」

以上是高又新隊長在八月十六日黃昏裏一段長的敘述。

他個兒不高，是中等身材，胸部手上臂肩頭都有隆起的肌肉。我們去看他時，他正在赤裸着上半身在穿衣裳。

他的眼睛是特別的有神，臉部顯得黑而結實，有點瘦，還好，最緊張時期的辛苦過去了，他還不憔悴；穿一條黃哈噠布長褲，一件圓領口短袖的汗衫，頭上短髮壓在一頂美國兵常戴的長舌騎士帽下。

從黃昏談到羣星滿天，原本可以看到這位隊長以及王摩利，祝瑞瑜兩位隊長的臉部表情，但到後來黑夜只叫我們還看到他們幾位閃耀的眼光，聽到這個隊長的清楚遼甯省話音。

人家把政府頒給他一座青天白日勳章的事打長途電話到紅岩機場告訴他，他只覺慚愧。

「我知道這是 委座的殊恩，他愛飛行員若子弟，我今後也只有愈加勤謹，來報答國家的頒賞。」

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於重慶

# 地中海空戰親歷記

鄧漏禹

## ——赴北非觀戰團林偉成將軍之壯舉

訪問林偉成將軍的那一天，風雨時緊時歇，記者雖一再奔馳於泥濘的道路中，內心却非常快慰。

我們會見的時候，適林氏獨坐屋前的小溪邊，數犬一猴，左右環立，其愛好小動物的興趣，並不減於當年。

客室內，中西書籍數列，壁上懸李宗仁將軍照片一幀；李氏身着戎裝，立在台兒莊車站的站牌下。這是一幀極珍貴的歷史的照片，記者諦視良久，倍覺興奮！餘則數椅一桌，簡潔樸素一至。

寒暄幾句後，我便單刀直入，要求林氏告訴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林氏也極爽快，當即展開一幅地圖，爲我詳細解說。

### 一

赴北非的觀戰團：是由陸空人員合組而成，林氏與黃裕彪少校，是空軍方面的代表。他們於三月十七日由渝啓程，二十三日抵達開羅。

在開羅的時期共一月，參觀了各軍事機關，軍事學校，砲兵部隊，空軍部隊，以及各種空防設

備。

四月二十三日，杜奧尼西亞前線。先至英第八軍，林氏提出此次參加該軍空軍部隊出擊的意見，但是附屬於該軍的空軍，叫做協力部隊，活動範圍狹小，僅限於最前線。如果要詳細觀察，冀獲豐收，就只有參加單獨作戰的戰略部隊；戰略部隊的活動範圍極大，目的在破壞敵人前後方的重要軍事目標。因為這種關係，所以林氏暫時中止了參加出擊。

當時英第八軍與第一軍成犄角之勢，相距很近，共同壓迫盤居突區北隅的敵殘餘。他們在第八軍居留了一日，即赴第一軍。

不數日，戰局急轉直下，至五月十二日，戰事已完全結束了，俘虜德義官兵二十五萬，完整飛機四百架。

這次的獲勝，空軍的力量很大，崩角敵軍的接濟，全靠由西西里起飛的空中運輸，盟國空軍的戰略部隊，便集中力量切斷敵人的空中運輸，並猛炸西西里敵機場，所以敵軍的完好飛機四百架，也因沒有汽油不能逃走。

十六日他們隨英美招待人員，參觀曾經猛烈戰鬥的突區全部戰場，偉大之工事，與猛烈戰鬥後的遺跡，在在俱是。

二十日他們去阿爾及爾，這是西北非盟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

至此，觀戰團的陸軍人員與空軍人員才分開考察。陸軍人員赴阿蘭，空軍人員赴康士坦丁。

康士坦丁是盟國戰略空軍的根據地，空軍總司令史巴茲中將，戰略軍司令杜立特少將，均係林氏舊友，而杜立特少將戰前曾在我國表演空戰技術，去年四月轟炸東京時，又曾於返航時降落我國

，更是熟知我國抗戰情形的美國朋友，故招待極熱誠。

林氏當即向杜司令提出參加空戰的意見，黃緒彪少校在國內是負責參謀勤務的，也請赴指揮所實地考察。杜司令滿口答應，與林黃二氏再三握手：正義之感與珍貴的友誼，水乳交融了。

林黃兩氏之請參加的目的，包括下列數要點：（一）陸空配合的情形。（二）通訊及指揮的情形。（三）驅逐機掩護轟炸部隊的方法。（四）長距離轟炸要領。（五）戰鬥方法。（六）敵區地面的火力。（七）敵人攻防的戰術。

一一

五月二十五日，司令部根據偵察機報告，得知西西里島敵人的庫米沙機場，忽駐有敵機百餘架，有進窺突尼西亞國空軍基地的企圖。

杜司令決定以空中堡壘四十四架，由駐於馬爾他島的驅逐機掩護，於第二日午前出擊，並通知林黃二氏即時參加，又為設宴祝賀，各贈護身手槍救急藥品等。

二十六日清晨，天氣晴朗，碧空無雲，微風拂面，似為世人特地安排的好天氣。林黃二氏於七時五十分抵機場，數百個美國戰士擠滿了會議室，個個面含笑容，與林黃二氏注目為禮，好像說：「我們是戰鬥的伴侶，患難與共，休戚相關，誓滅擾亂世界和平的蠱賊吧！」宣讀命令後，林黃二氏各赴指定地點。

八時五十分，總領隊史達爾少校親邀林氏登第七號空中堡壘，並為介紹後座槍手——華僑黃上士。黃上士素以作戰努力見稱，前後曾出動五十次，此次任務完畢後，將赴美休息一月，該大隊共



有華僑約三十人，居留美國時期爲二代三代，雖多已入美國籍，但對祖國情形極爲關懷，而僅此突區一地，就有這樣多的祖籍中國的戰士，實在是非常榮幸的事。

九時十分起飛，向目標航進。這次出動的空中堡壘爲第三百零一大隊及第二大隊各一部份，共四十四架，起飛後，第二大隊中的二架因機件發生故障，不能繼續航行，故僅出動四十二架。

渡海的時候，飛行高度增至一萬英尺，開始使用養氣。斯時，海面頗平靜，藍色的天，碧綠的水，相映成趣，幾疑置身仙境。

不久，義屬班泰利亞島在望，旋即飛越該島上空，雖遭受敵人高射砲的射擊，但火力甚微弱，久慣征討的戰士是毫不在意的；不過既入敵境，從神色上看，都比較緊張，各機開始試槍，準備與敵機戰鬥。

越海時間爲一點三十五分，至十一點五十五分，已到達進入點——Sorbit 東南河口的上空，高度增至二萬英尺，遭受敵人密集高射砲火的猛烈射擊，林氏乘座的第七號空中堡壘，左翼中彈，震蕩頗烈，幸沒有傷及要害，仍能繼續航進。

十二點十四分到達目標上空。由馬爾他島出動的噴火式戰鬥機，一部分已於四十分鐘前到達目標上空，執行掃蕩任務，另一部則掩護轟炸部隊，與敵米式戰鬥機廝殺。

這時飛行高度已增至二萬五千英尺，隨即降低高度，瞄準投彈，計投下殺傷彈三千一百六十二枚，任務完畢後，一個左轉彎，以勝利的雄姿，向歸途航進。

第二大隊雖有兩機受傷，但等到全部安返基地後，就得到了報告，據稱一架安降比賽大，一架安降突尼斯。

綜觀這次的出擊，可說是得到了極圓滿的凱旋，雖曾受敵機四十架的攻擊，但結果擊落敵米式機二架，福式機一架。

林氏對此次出擊的感想很多，收穫亦豐富，已將這次戰略上與配備上的各種優點，草成了具體方案，以備我空軍出擊時的參考。

### 三

數日後，參觀團的全部陸空人員，均抵達利比亞，參觀曾經慘烈戰鬥的舊戰場。

林氏對此次北非盟軍的勝利，再三聲明是掌握了制空權的關係，其意見的大要如下：

(一) 去年盟軍在北非的沒有成就，是空軍不如敵人，制空權被掌握在敵人的手中，所以十月會戰以後，連埃及境內的 *Algeria*，也陷入敵手。

今年四月開始反攻以後，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得到了大量的美機援助，在質與量上都比敵人優越，總計在地中海附近活動的盟機是四千架，軸心機就有二千七百架，並且有一半老式的不堪一擊。因此盟軍的聲勢大張，未及三月，戰爭即告結束。

(二) 德國飛機的生產，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祇注意量的增加，不注意質的改進，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的時候，法國遭受慘敗，而英國不能及時馳救的原因，就是英國飛機在質的方面雖然趕得上德國，但在量的方面不如德國。時至今日，英美飛機在量的方面固然超過了德國，而在質的方面更精益求精，使德國望塵莫及。

雖然現在意國的 *MA-202* 與德國的 *Fockewulf 190A*，仍不失為性能較好的驅逐機，可是數

上太少了，不敷分配，且有意躲藏，避免損失，企圖作最後掙扎的資本。所以北非戰場形成的對比是：美轟炸機英驅逐機不斷地配合出擊，而軸心機則祇知道躲藏。

(三)戰爭是極大的消耗，盟國空軍在器材方面是有極充分的準備，以供給最大的消耗。同時，人員方面，除受完了正規訓練外，到達服務地點，又必須飛行三十小時，熟悉地面的情形及飛機性能後，才給以作戰的任務。

至此，記者又問及英美人員對他們觀感怎樣，林氏的答語是：

「我們幾個人都能說英語，不用翻譯，這在接觸方面可減少許多隔膜。在體格方面，因為我們是軍人，身體頗強健，與他們想像中的中國人完全不同。這也是給他們一個新中國的印象。」

「我們參觀的目的是爲了學習，所以在步兵方面，我們曾到達排的陣地，在砲兵方面，我們曾到觀測所瞭望敵軍。這是與其他各國的觀察團不同，因為他們到達了戰地司令部後，再沒有前進的企圖。」

「同時，我國是同盟國中的中堅份子，且英勇地抗戰了六年多，克服了許多西洋人不能克服的困難，在他們的心目中簡直是神奇的戰爭。」

「到了戰鬥法國的部隊裏，他們也和英美人一樣很熱烈的歡迎我們，吉羅德將軍在歡迎席上，說了很多的激動的話，我們互勉中法民族緊緊地拉住手，向勝利的道途上前進。」

林氏語至此，時間已近黃昏，記者乃興辭而出。

三十二年九月於成都

地中海空戰親歷記

第  
二  
部

# 記中國空軍軍官的培育

陳榕甫

## ——紀念航空教育十六週年

中國近代化空軍的訓練，開始於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從十八年中央軍校航空隊開班算起，到現在纔不過十六年，而二十年九月一日中央航校的正式成立，更不過祇是十二年前的事。在這以前，滿清政府也曾派人出國去學習航空，北洋軍閥主政時代，早就開辦了航空學校，設立了航空機關，各省地方政府，也都先後訓練了一些飛行人才，組織各自的空軍部隊，可憾的是，當時這些散漫而又微弱的空軍武力，祇是作了軍閥政爭的工具，對於整個國防，不會有過些微建樹和功績。

正因為過去的航空事業，沒有着眼在整個國防上面，所以「九一八」事變前後，一支新型的近代化的空軍的建立與訓練，便格外有其嶄新的意義，這十多年的歷史自然不算很長，然而這段時間不比平常，必然會在中國近代民族復興史上，佔着最重要的一頁。蔣委員長在中央航校十週年紀念上說：

「余之創辦本校，正值倭寇謀我日亟，冀北朝不保暮之時，又當飛機性能日進，深感無空防即無國防，乃以最大之信心與期望，繼黃埔軍校之後，成立寬橋航校，歲月匆匆，國家多故，不覺已十年於茲矣；此十年所致力，前半為國力之增強，後半為堅決之抗戰；往事歷歷，多有可歌可泣，可歡可興可紀念者；航校十年，實即我民族復興史中最重要之十年。」

近代化空軍訓練的意義如此，其對於民族復興前途的關係亦如此。

## (一)

先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央航校成立以前的歷史：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在南京中央軍校第五六期學生和軍官團中，有八十多個人自動報名投考新成立的航空隊，他們這一羣，本來離軍校畢業期間，僅祇幾個月了，爲着愛好新奇事物的心理和航空救國的熱忱所驅使，他們情願拋棄掉即將到來的陸軍部隊裏的官兒身份，踏進到航空之門裏來。

「我說爲好奇心所驅使，那是確實的，」有一位同學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道：「因爲那時國內的空軍幼稚極了，很少看見實體的飛機，可是在書本上却又常見到關於航空的照片或圖畫，自然更很想有機會去親近這個實體。然而我說好奇心所驅使，並不是我們祇有好奇心而已，我們投考軍校的時候，我們早有了爲國犧牲的決心，我們在軍校求學的時候，我們更明白了現代戰爭的實質，所以我們爲國犧牲的決心和航空救國的認識，早已具之有素，毫無疑問的了。」

中央軍校航空隊是航校的前身，張靜愚先生是當時的隊長，在民國十八年一月間，正式入學開課，到六月間，改組爲航空班，由黃秉衡先生繼任主任，分爲甲乙兩班。最初幾個月，完全講授學科。直到暑假以後，纔開始飛行教練，用的摩斯機，是旅外僑胞所贈的。當飛行教練開始不久，便不斷遭到許多磨折，從十八年秋起一直到十九年終，國內接二連三的發生兵變，班上的飛機，教官，和一部份已經單獨飛行了的同學隨時被派到前線去參戰，教練始終是在若斷若續的情形下進行着的，不過，各同學也由於多次出動任務的結果，得到了不少的實戰經驗，在這當時，倒是頗爲難能而可貴的。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航空班同學十三人正式畢了業，以後就被編為中央航校的第一期。在這以後十多年中，航空班的同學，犧牲成仁的算起來已達三分之一，他們在國家安內攘外各方面，都會作過了最大的貢獻，其餘的，現在大多在航空首腦部和各地航空機關，擔任着重要的職務，而不斷的跟隨時代向前邁進着。

正如中國陸軍中之有黃埔精神一樣，中國新空軍也有所謂笕橋精神。

在「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不久——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由軍校航空班改組的軍政部航空學校在南京正式成立，十二月間，這學校奉命遷移到了杭州笕橋，毛邦初將軍，是當時的實際負責者。

之後不久，「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日寇以為中國空軍的力量過於薄弱，根本不能應戰，竟大膽在我祖國領空橫行；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敵機來到蘇州上空偵察，引起了旅華美人蕭特的義憤，升空迎擊的結果，蕭德是犧牲了，而日本空軍也在恥辱中，受到了莫大的打擊。敵人探悉了杭州的笕橋，是中國空軍的發祥地，因此在三天以後，即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派了六架轟炸機，九架驅逐機，遠征杭州，準備毀滅笕橋。

時機非常緊急，空軍第二隊長石邦藩將軍不顧情勢的危險，立即駕着一架容克K四十七雙座驅逐機，單獨起飛應戰，終竟能在敵我飛機數量性能極相懸殊的條件下單憑他的智力與勇敢，揭開了中國空軍史上擊落敵機紀錄的第一頁。是役飛行隊員趙甫明因馳援負重傷，殉職，石將軍也因左臂中彈，入院割治，成爲一時最負盛名的斷臂空中英雄。

雖然當航校剛到寬橋不久，便開始遭到暴敵凶狠的打擊，可是這段短促的歷史，自有其不平凡的意義，在那有名的「二二六」寬橋抗日紀念，確是給中國新空軍打下了一個精神勝利的基礎，明白說來，所謂中國空軍的寬橋精神，可說就是這種以弱敵強，以少勝多的傳統精神，靠了這種精神的培養和發揚，中國空軍所以能在這次對日抗戰中，創造一切的光榮奇蹟，和獲得無限的成功。

(一)

二十一年九月一日，是中央航空學校創立的日子，自從這一天以後，中國纔算是有了一所具備現代化的規模的航空學校，蔣委員長（兼校長）曾在給航校第一次手諭中說：「我視本校教育之成敗，即中國革命之成敗」，當時政府當局準備應變的苦心，和對於航校同學的重視，是概可想見的。

中央航校，雖由軍政部航空學校改組而來，但實在無異於初創；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美國軍事的飛行員，最早就和航校學生的飛行訓練，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在裘羅德 John. H. Jonett) 上校領導之下由一羣退伍的美國陸軍航校畢業生所組的顧問團受雇於中國政府，擔任全部教練工作。這一羣人中，包括以 H. T. 羅蘭德爲首的十個飛行教官，以 G. B. 克拉克爲首的五個機械師，和一個美國第一流的航空軍醫官亞當博士。他們在受雇的期間以內，差不多把在美國從事軍事航空中所學到的每一件事，都介紹和貢獻給了中國政府。

美籍顧問團來到中國以後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審劃訓練程序和樹立一個高度的飛行技術標準。當時，中國約有五十架飛機——包括英美法德的——和兩百個左右的飛行員，其中有許多是曾在美

國學習飛行的，更有許多已經飛行達五年以上之久；可是在顧問團檢驗之後，發現了這兩百人中，有四分之三缺乏能力和敏捷，够不上航校所定的飛行技術標準，因此，決定將他們大部剔除，其餘的集中在航校高級班受訓。

接着，航校開始招收新生，各地投考的青年，是意外的踴躍。據一個粗率的統計，平均在投考的人羣中，約有百分之十四，能通過體格檢驗和學科考試，這些學生的年歲，都在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本來他們一向是過慣了地上生活的，但爲了要適合於航空的特殊環境，就必須具有良好的平衡感，良好的平均發展的肌肉，和目力完全健全等體格條件纔行。事實上，在天空作戰的時候，一個人常須在高速高度空中以及嚴寒劇風的環境下飛行，所以，挑選一個軍事駕駛員，在體格方面的要求，是頗爲嚴格的。

中央航校的訓練期間，除了學生入伍教育以外，關於飛行教練，分爲：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實施訓練的時間，以飛行鐘點計算，大約自四個月至六個月不等。（各級飛行鐘點共約二百小時）初級和中級，屬於基本訓練的範圍，不分科別；到了高級，纔開始分爲驅逐，轟炸，和偵察三科。

這裏所謂初級訓練，在使一個初學飛行的人，由教官帶飛，漸進到自己單獨飛行，這時所用的飛機，全是一些能力既小，速度又低，像美製「弗力脫」之類的教練機，進到中級，大致上和初級差不多，祇是增加一些成隊飛行，盲目飛行，夜間飛行，和長途飛行等項目，所飛的機類，也改用「道格拉斯」一類較大的飛機。這樣訓練完成，大致已經足夠一個普通航空駕駛員的技術水準，待到高級飛行，便全力注重到「空軍」的訓練了。首先是分科，分科的標準，依各人的個性和能力而定

，大致靈活敏捷一些的人，宜習驅逐，沈毅堅定的人，宜習轟炸，細心的人，宜習偵察，分科時的擇選，一半是決定於自己的志願，另一半就決定於教官對於各人平時飛行能力的考察。在高級訓練期間，每個飛行學生，不僅要熟練各兵科作戰的專門技術，而且要學習全部空軍的戰略戰術，以及作爲一個部隊長所必須具備的領導才能。

在每一期飛行訓練開始的時候，照例總免不了「淘汰」，這對於飛行學生，是一件十分感到頭痛的事，同時也被認爲是一件十分殘酷的事。航校在美國顧問團所樹立的高度飛行技術標準之下，平均每期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學生，能夠如期畢業；據說這個百分比數和美國陸軍航校的數字完全相同，在我們這個很少有機會乘坐機器腳踏車和修理及駕駛汽車的國家中，飛行學生能有這樣優越的成績，自然是一樁值得欣喜的事；不過從整個國防的觀點來看，當時我們「太尊重顧問的意見，抱了淘汰百分之五十的成見，不能更多的儲備空軍人才，實在也是一種失策。」

從廿一年開辦起直到廿四年，航校第二、第三、四期學生，先後完成了他們的學業；爲正在萌芽期中的中國空軍部隊，注射了多量的新的血液。在這期中，因閩省事變發生，并曾一度南征作戰。以後到了第五、六期，航校教育制度，稍有變更；除了各該期的乙班學生，仍在篳橋本校受美式訓練以外，另在南昌，成立甲班，二十四年五月，甲班由贛遷洛，改稱洛陽分校，由意大利顧問團主持，於是杭洛兩校在訓教方針上，漸有分歧之處。到二十五年，原在洛校入學學生，規定仍調回杭校補受美式訓練，兩校教育纔復歸於統一。

在這以前不久，因美國顧問團合同期滿返國，我們自己便已開始成長起來，一切都由自己計劃

，自己訓練，直到抗戰發生，已有了好些同學畢業，事實證明，這種自力更生的嘗試，是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這期間以內，廣州分校也於二十五年七月間成立了，（由中央接收廣東航空學校改組成立）與洛陽分校分担起初級教練的重任，那時學生入校的規定是，分校祇實施初級教練，升到杭州總校以後，繼續實施中、高級教練。

抗戰軍興正當第七、八期在校的時候；因杭州地處沿海，敵機不斷的追蹤襲擊，不能不向西南大後方遷移；這也就被迫放棄了原建軍計劃，而一面應戰，一面教育，二十六年八月間航校遷到湖北孝感，一部留駐武漢，担任警戒，九月遷柳州，十月再遷昆明，改稱空軍軍官學校，行教育長制。同時，洛廣兩分校，也已歸併起來，遷駐柳州，二十七年六月，再遷雲南驛，以後改爲官校初級班。

航校遠從滬海的杭州，歷經艱難困苦，遷移到地勢高亢的雲南，而重行建校；由於「各項適用器材不易取求，合用機場與建築之不易趕築，特別增加了訓練上的困難。」但是一學校當局，飛行教官以及其他人員，不顧敵人所給予的一切困難，表現着偉大的毅力和勇氣，忍受艱難困苦與危險，仍繼續的進行訓練飛行學生的工作。」

多謝友邦，在我們危難之中，解囊相救；當國軍正在進行武漢保衛戰時，就有蘇聯空軍志願隊來華參戰，迄後蘇聯又貸給我們以各式飛機。二十八年七月，官校九期畢業生，開始赴西北接機受訓，增強我空軍戰鬥力不小。直到日美戰事爆發，同盟國家聯合作戰，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朋友，開始利用他優良的設備和技術，爲我們分担飛行訓練的辛勞。三十一年二月，第一批出國學生（官校十二期），抵美受訓，跟着，第二、三、四批繼續出國。美。三十二年三月，又在印度臘河開

辦初級訓練。以後官校在國內，就祇舉行人伍訓練，入伍期滿後，學生送印受初級訓練，（起初六個月現在改爲三個月）然後再渡洋去美國。

同時爲了配合戰爭的急切需要，除官校繼續加緊訓練以外，二十七年一月又在川西新創辦了一空軍軍士學校，專門訓練飛行軍士，第一至四期，已先後畢了業，分發在各部隊服務，五至七期現在修學期中。最近因爲教育制度變更，士校將要改爲軍官分校，停止招收新生，所有以前已經畢了業的新生，決定由各部隊施深造教育，分別升充軍官；正在修學期中的，實行補習教育，先行加強普通學識，然後改作官校特訓班生，送印轉美受訓。

### (三)

十多年了，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的優秀青年，一批一批的湧進航校的大門，然後又一批一批的湧到抗戰的壁壘，他們奠定了中國空軍的基石，從而又把它發榮滋長起來。航校自從開辦以來，就一直注重精神教育，民族領袖 蔣委員長付予航校的任務，是要「打倒帝國主義」，每一個航校同學，都深切的知道他們本身所負使命的重大；學校的嚴格教育，養成他們鐵一般堅強的意志，而表現在戰場上時，便是曠世無比的英勇。八一四的杭州上空，淞滬和首都的上空，武漢上空，黃河平原的上空，以及那衡陽、柳州、重慶、成都、蘭州無數的空中戰役，還有最近鄂西、常德、中原、衡陽各戰役的大規模出擊，中國空軍全憑着他們無比的英勇，制服了優勢的敵人；尤其遠的如「上海之役」，閻海文烈士從容自擊，「白龍港之役」，沈崇誨烈士與敵艦同歸於盡，「漢口之役」，陳懷民烈士肉彈擊敵，近的如臧錫蘭在鄂西敵陣上空，臨難救友，周志開單機擊落敵機全隊；他們的一

舉一動，在在表現了航校同學偉大的「筓橋精神」。有人說過，中國空軍是一個英雄的巢，而航校正是一所培育空中英雄的暖室。

再由航校歷來教育方針的正確領導，在國際合作上，也顯出了優異的成績！前面已經說過，在航校剛剛創辦的時候，美國的軍事航空人員，就與我們有了密切的聯繫，美國的航空顧問團在技術落後器材缺乏的環境下，爲中國學生的飛行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航校最初就採用美國的教練飛機，採用與美國陸軍航校完全一致的教練程序，最近幾年，更派出大批學生遠渡重洋，去美受訓；今天，中美兩國在戰場上已有了同樣標準的飛行人員，同樣標準的飛行技術，我們從聯合作戰的需要來說，不能不認爲這是航校教育的一大成功。

回顧航校十多年的歷史，說到中國的軍事飛行訓練，在抗戰中已作了十分輝煌的貢獻；世界進入空權時代，中國急切需要一支強大的空軍，瞻望未來，官校當更有其艱鉅的任務，今天的中國空軍，正處在建軍的重要階段，現有的人才，距離需要的數量尙遠；趕上時代，擴大建軍，保障戰爭的勝利與戰後的和平，責任就寄托在當今這一代人的肩上。

視福官校的前途無限光明！

三十三年十二月於重慶



## 空軍參謀教育紀詳

陶偉生

## 學校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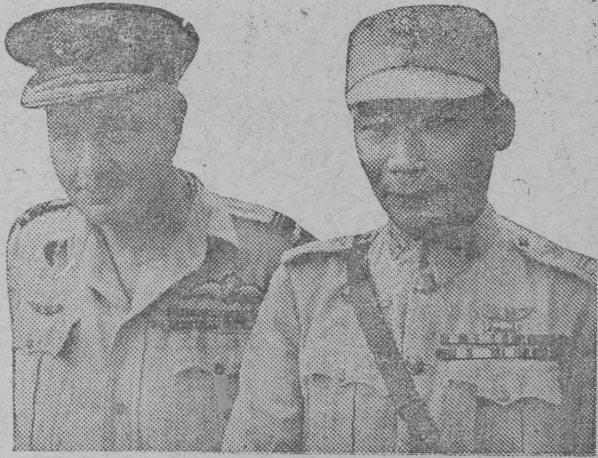
華西的勝狀，可以說聚會在新村的參校，東攬望江樓，西關萬里橋，這些古蹟，在歷史上是多麼富有詩意！北面臨着波濤澎湃的錦江，南方背着漫無涯際的綠野；我們若乘月白風清的良夜，在江邊上隨意地散步，望着江裏的波浪反映着月光，好像萬道銀龍般浩蕩東流，想着他流去的地方，有我們美麗的田園，和親愛的家人，而今：獨自孤單地徘徊在這錦江畔，江裏的波瀾，似乎在爲我們嗚咽哀訴，每於不知不覺中憂國懷鄉的熱情，陣陣湧上心來，慷慨激越的悲歌，也就奪腔而出了！假使在清晨走到樓上的自修室裏，倚窗凝眺，看到校後的竹籬茅舍和交錯的阡陌之間，雄壯的農歌，從清和的曉風裏傳入耳鼓，那潔的白鷺，翱翔於空際，更增添大自然的景色，這時候又覺得胸懷灑灑，心曠神怡，滿腔的抑鬱，瞬息間已融化在這大自然美麗的懷抱了。你還可以轉向西方，從高聳的華大鐘樓和無綫電塔之間望出去，在那一堆青葱的森森古柏之下，穩約有退了顏色的紅牆一匝，那就是杜工部所詠的丞相祠堂；我們回想諸葛丞相要答三顧之勤，寵起南陽，志復漢室，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謹慎深思，指揮若定，這真是我參謀人員最好的楷模，我們能朝夕遙對着巍巍的武侯祠，在此全面抗戰勝利的曙光將要照臨我們的前夕，應當做他「鞠躬盡瘁」的精神，來收復我們淪陷的河山，爭取黨國的光明和自由。……我們學校的環境，是多麼幽美而且雄偉

，即使你隨便一俯一仰或在徘徊縱眺之間，處處都足以引起努力奮發的思想，和凌雲殺敵的意志！

## 我們的教育

軍事教育是日新月異的，尤其是空軍軍事教育。追溯歷史的過程，凡有一種新武器發明，亦必隨之發明一個新戰術原理；所以自飛機可以參加戰爭後，今日中外戰場上，無不受此種空中新武器所支配，空軍也成爲戰爭中決定勝敗的因素。但是飛機不斷進步，戰爭內容也不斷改變，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是一個空軍落後的國家，所以一切空軍教育，也不仰求於空軍先進諸國，本校第一二兩期是聘請蘇聯顧問兼授，自第三期開始，由英國教官團負責完全一任，我們知道英國的空軍能使英國支期撐過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難關，並不是偶然，他們經過重大的犧牲，和艱苦的奮鬥，他們所以獲得勝利的主因，多半因爲平時極重視空軍募僚組織，和空軍參謀人才的努力培養。我們看到英國教官團的教材與教授方法，真是新穎而合乎邏輯；尤其對於作事的認真，要求的嚴格，時間的遵守，……無論一舉一動，都力求週密和確實，使人不能不感佩！

關於教育的目標，柏鼎生團長開宗明義第一課就這樣說過——英國教官團奉命來到本校，乃竭其所能盡力幫助中國空軍訓練軍官，以備將來足以勝任各種參謀業務；教官團各團員於他們的本國，在規模宏偉，組織龐大，而且強有力的空軍中都有充分服務的經驗，此後他們所講授的，當然是根據他們本國各種原則和方法，以及他們過去的經驗。……所以正確的教育目的，應當把我們所知道的參謀知識和參謀方法中精要各點教給各位，怎樣合乎邏輯的一步一步地推理，再以經驗的實例加以證明；這樣使各位可以經各種原則應用到自己空軍的詳細組織和各種狀況上去。教官團所講



航委會周主任至柔與英國教官團團長伯鼎將軍合攝

來。……他更說明參謀官的品質，應該對指揮，同僚，各其他單位，和全空軍絕對忠誠，同時必須

教授的課程，除了中國教官担任以外，幾乎包括教育計劃中所有全部純粹空軍方面的科目；我們的教授法包含兩個主要方式——第一是演講，藉以供給各位原則和觀念；第二是作業，使各位作必要的練習，把演講的原則和觀念做實際上的運用。……此外必須有練習解答戰略和大小戰術問題的機會，這一部份歸到演講和演講後的討論中，並希望自己藉課外的閱讀來補充；但其中大部份還是包括在作業之內。……其次我們要增進各位的思索能力，怎樣自己去搜集材料，使能在一串事實中尋求出因果關係的重要所在，並且從這裏面有能力得到合乎邏輯的結論。……我現在把各位將要在我們指導和輔助下學習的東西歸納成下列各點——清楚而合乎邏輯的思想；把重要的從不重要中間區分出來；奮勉而迅速地工作；準確而澈底；無論書面或口頭表達思想都要簡潔明確。

溫和謙遜，在這裏各位一定能培養出這種有價值的品質……。

我們的教育，除了英教官團負責全部空軍課程之外，其餘還有很多的科目，由中國教官自己担任；陸軍戰史和戰術，海軍戰史和戰術，黨義，政治，經濟，學庸，空軍通信，空軍兵器，高空氣象。後方勤務，英文，物理，數理，航空心理，空軍經理，軍法常識，體育……太多了，一時真寫不完全，因為一個參謀官必須具有一般性的兵科知識，以及其他一般必要的常識，方能負起他應負的責任，解決他應解決的問題。

## 空軍教育內容

上文已將英教官團教育目標大略說明，由此可知空軍教育內容異常廣泛，無論關於原則，指揮，統馭，和各種參謀業務，都有詳盡的講演，和充分的練習；現在隨手拈來，略敘數端藉見一斑：

1. 按着在詳盡闡述各種戰略之後，就講授現代戰爭的原則，種種原則，是經過多年來對戰爭理論和戰史研究所得，而作為英國陸空軍南針的戰爭原則——協同，集中，攻擊行動，機動性，目的之堅持，武力經濟使用，出敵不意，安全，——八項原則，並把英國最普遍的足球比賽作為原則戰爭，各項的具體譬喻；又把一九一八年西綫之戰和最近第二次大戰中的實例，說明各原則應如何適切均衡，及每個原則相關之重要性。此外對空軍戰略，和空軍戰術原則，有更詳盡的講授。

2. 英教官告訴我們空中優勢的價值，在使我們能做，假使沒有空中優勢不能做的事情，並且使我們能够阻止敵人希望做的事情。他更強調的說，空中優勢係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本身並非目的，且為局部而不是普遍的。在兩國交戰時，甚少有一強國能到處獲得此種空中優勢，僅或能在要點

上空獲得罷了；但對方的飛機自能藉有利的天氣條件之下，迅速迴避，故劣勢空軍能在空中優勢所不及的區域施行攻擊。他還告訴我們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來獲取空中優勢；且以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史及一九四一年法國方面和敦克爾克之戰作為例解；然後又進一步講授空中優勢對於海、陸、空，各方面如何應用；和那新穎奇妙的空軍遊擊戰術。

3. 說明指揮，統馭的特質，和參謀的特質與業務——參謀官的階級無論怎樣？並沒有指揮權，他的地位頗為特殊，因為他本身不能向部隊下達命令，僅能代他的指揮官下達而已；但他又可經呈准指揮官而逕自下達甚多而且很重要的命令，而僅僅靠他自己的判斷來決定該項命令是否符合指揮官的意圖，——為授予指揮統馭者遠大的見識，和參謀業務所需要的廣闊眼光與方法的特別訓練，這就是設立參謀學校的目的。

4. 介紹給我們英國空軍的幕僚組織的詳情，他每天隨各級部隊組織的變動而發生變化。雖然這樣，但是幕僚組織的原則是始終不變的。他們就把這種不變的原則，詳細介紹給我們，並說明幕僚組織係以需要和經濟的條件來做標準的。最後又把中國空軍組織與英國空軍作一比較。

5. 在公文程式一講裏，告訴我們文書工作，筆談、記事、電信、函件、備忘錄，及其他文件；等，各種文件如何分段？次序如何排列？如何草擬？文字如何選擇？重要性如何？附件應該怎樣？如何編號？並教我們「撮要」的作為——係由充分複雜的文件，或談話記錄，摘出要點，明晰簡短地表達出來，又不失原文中全部真意。

6. 英國式的「狀況判斷」，凡學過的都不能否認是各種作業中最困難的一種，她是研究關於表達合理思想的另一方面的方法，有標準的標題，和合理的程序與格式，因為標準化才是軍事參謀

業務中應用簡便方法的特點，牠的作法：先是「情況檢討」，次標明「欲達成目的」，然後從整個狀況中提出各項「影響達成目的之因素」，詳細逐步推論尋繹，提出判斷，再將「影響達成目的敵方可採之方策」，及「欲達成目的我方可採之方策」，不嫌詳盡，一人寫出，然後考慮作「我方最佳方策之選定」，根據這選定的方策，以決定「行動計劃」。——這確是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合理而準確的方法。他和我們陸軍戰術中所作的「狀況判斷」相去頗遠，這種文件，需樣樣在紙上釐明，所以動輒要寫好幾千字，不像我們的「狀況判斷」那樣，僅寫出一個判斷的結論來。

7. 說明各種命令和訓令的作法。去考應用命令？何者應用訓令？草擬命令和訓令的時候，必須正確，明瞭，簡潔，和適合機宜；能够草擬良好的命令和訓令乃是優良參謀官的一種標記。草擬必須設身處地，從受令者方面觀察，能否表示滿意？並且於命令的每段前，加以一定的標題；……情況，企圖，任務實施，後方勤務，通信聯絡，領知，下達法，最後還有一張配布區分表。牠的特點，使閱者能在規定的標顯下，能迅速地一目了然，作者按段草擬，亦不致有遺漏之慮。

8. 在命令之後，又教我們做報告與統計，並在辦公室的例行事宜中「文書工作」部份，介紹了一下「中心登記制度」，這種制度的目的，是集中辦理公文의 收發，登記，分類，分送，以及歸檔、保管等，能使時間，勞力，和人員的使用，均能達到最高度的節省條件。

9. 關於情報部份，他說明應該如何職掌？情報的來源如何？如何收集？如何應用？與陸軍的情報如何連絡交換？欲防止情報洩漏應如何保密？同時並具體告訴我們空軍在攻擊方面和防禦方面所特別需要的情報。

10 此後又講授了空軍各兵科的專門教育，如轟炸，戰鬥，偵察等各種戰術；以及各兵科的作戰



命令和口頭下達命令；戰略要點的攻防；空中射擊，空中照相；通訊方法，陸空協同，海防協同……科目相當的多。

## 我們的教官

關於這一點，我僅將英國教官團各位教官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團長柏鼎生少將，一九一五年在皇家飛行隊畢業，參加第一次西線大戰，一九二二年畢業於肯伯利陸軍參謀學校，他雖有六十以上的高齡，而精神抖擻，態度真摯，確具幽燕老將之風，更難得的是他對於時間的遵守，服務的熱忱，有時雖感冒很重，他仍舊彎着腰準時趕來辦公，並且經驗豐富，學識淵博，他是皇家空軍中六大功臣之一，在未投身空軍以前，曾畢業於劍橋大學文科，一文「武全才」，不由人不欽佩！

副團長白恩斯上校，一九三〇年於安達佛爾空軍參謀學校畢業，碩長魁偉，精敏機警，謙遜溫和，實在具有參謀人員標準的體格和儀態，他的辭令是那樣委婉，敘述是那樣深刻，望之敬畏之心，使人油然而生，他在劍橋大學求學時，是有名的足球守門員，曾幾度出馬於華西球場，仍不減當年的威風！

教官愛倫、達瓊斯、和班耐三位中校，都先後在傑拉克羅斯空軍參謀學校畢業，他們是在保衛英倫之戰，和攻擊「歐洲堡壘」時身經百戰皇家空軍中的健將。他們送給我們豐富的經驗，和新穎的知識，尤其在演講後的討論裏，使我們明白如何在英國出動數千架飛機轟炸埃森、柏林，及其他軍事重要目標的概念，更使我們感動的，是那毫無隔閡日漸加深真誠的情感。



我們幾十位同學，抱定同道修身，同心事國的決心，能夠得到這種難得的機會，跟清德高望重經驗宏博的教官們學習，好像一個大腹便便的饕餮者，有無限的食慾，不斷地吞吃着新的學問，新的戰術，這只有使我們感謝柏鼎生少將和白恩斯上校領導的英國教官團。

## 作 業

說到作業，我想凡當學員的每個人都感到有點頭痛吧？想定——中國的……外國的……雪片一樣飛來，到期又非交卷不可，除了上課以外，每個人在自修室裏埋頭苦幹，腦海中迴環思慮着的都是「方策」，「因素」，「計劃」……嘴含烟捲，手揮筆管；春花雖那樣美麗，秋雲雖那樣明淨，但是，沒有一點空閒，足以欣賞這自然所賜予的美景。將接近交卷的時候，好似債戶迫近了年關，手忙腳亂，一切實在有點難於應付了！所以一直由課後寫到黃昏，由黃昏寫到午夜，由午夜寫到拂曉，一鈎殘月斜掛在柳梢，幾點疎星，放出靈黠的光芒，照着一個兩個黑影，像失羣的寒雁似的，從自修室橫越過草坪，蹣跚地走回寢室；而寢室裏預定開早車的同學，匆匆地起床，睡眼矇矓地奔回自修室，冷落的草坪，又變成了山陰道上。

所有考取來的學員，全部都經過悠長的空中飛行生活，日月作友，鴻雁爲儔，不僅是飛行的能手，很多是百戰歸來的宿將，一旦丟下了駕駛桿，拋棄了長空萬里勇敢豪放的生活拘束地握上了筆桿，過那深思熟慮小心翼翼的生活，初時實在感覺到異常不慣。但是個人心裏都明白以前不過是「一人敵」——「十人敵」而已，現在所學的乃是「千萬人之敵」因爲一個「狀況判斷」，一個「命令」，一個「計劃」……都能掌握着一次戰爭的勝敗，支配千萬將士的生命，影響到國家民族的前途！

所以每當一次作業想定發下，必須詳細研讀，反覆推究，窮思竭想，還搜索不到一個妙策，真是用盡腦力。

一點不差，柏鼎生少將在第一課時就明白告訴我們：「在演講和作業二者之中，作業的重要性遠過於演講；在全學期十二個月中，我們變方的光陰，作業要佔去一個極大的比例」。關於英國教官團的作業，我們整整做了七十二個，而且有的一想定要常常包含三四部份，——這許多想定，實在已經佔有戰前英美各國參謀學校中全部的作業了！但我們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教官所發的各種作業，和幾次演習的想定，前後不會在七十個以下。所以在這一年當中，比較國外的參謀學校，作業至少多過一倍，由這個數字來證明，上述忙碌的程度，並非虛言吧！

## 演習

因爲上文的想定就連想到幾次演習，在這裏也就略爲提一提：

1. 空軍演習 此次演習，完全由英國教官團所主持，演習內容分三部實施：第一部爲「狀況判斷」，這是個別作業；第二部爲草擬及下達各種作戰命令，這是分組作業；第三部爲處理統裁官所發各種情況實習，也是分組作業。全部演習日期爲一星期，演習作戰日期由前乙十日起至乙後三日止。把全級學員分編三大組，每組爲一路區司令部的編制，上至司令官，下至大隊長及參謀主任；想定以長江流域敵我空軍基地爲背景，演習緊張而逼真，尤其進展到第三部各種臨時情況不斷傳來，真有應接不暇之感，所以得益也確不少。

2. 陸軍現地戰術演習 原定演習地區，在國防最前線的灑關西安一帶，但不幸得很，當將要出

發的時候，中原戰場的烽火驟起，只得臨時改在成都附近的簡陽實施。演習的時間，由五月十八日開始，至五月二十五日完畢；演習的課目爲攻擊、防禦、遭遇、追擊、退却；其中包括河川和山地等特種地形演習。黃梅天氣，一半是陰天，一半是雨天，雖然已經初夏了，但並不感到熱；每當爬山越嶺偵察陣地時，絕對不會流汗。但是身上披着雨衣，腳上黏着大塊黃泥，這種精神，也可以够得上說演習認真的了。

五月，真是一個多難而悲壯的月份，當我們演習進入緊張的階段，也就是洛陽風雲到了最吃緊的關頭。我們邊考慮着想定，邊又得擔心國事，過龍泉驛回抵大面鋪，沿途野菊，茉莉，香遠益清；恰巧達到該鎮中心小學時，天又下雨了，聽到教員們說起洛陽戰事失利，使人非常掃興！

3. 高等空軍幕僚勤務演習 這一個演習，完全以此中原會戰的情況作爲背景。就事實上說，空軍在此次中原會戰實在有相當大的貢獻；負責人員於一週之內，盪赴××，匆促備戰，場站設備，油彈補給，事前均沒有充分準備。並且×××一帶空軍基地也很缺乏，交通和通信器材樣樣不夠，情報組織又不良好，以致空襲情報時有時漏，當在開戰之初，敵人的空軍，即對我老河口、安康、西安、南鄭等各處前進機場，不斷作有計劃的轟炸，企圖破壞，並且還使用「長延期引信」的炸彈，以阻撓我空軍向這方面的集中，我們開始應戰時，接近前線的機場既不能用，在××出發，北有秦嶺，東有終南，雪嶺雲峯，崇山峻峭，地形上頗爲不利，距離又遠，天氣上的影響更大。我們處於種種不利的態勢之下，而所得的戰果——竟有：基地防空、洛陽制空、長水掃蕩、陝州掩護、迫敵放棄運城機場……等輝煌戰績，實屬難能的！而我們演習的緊張，也不下於實戰，雖然在狂風雷雨的深夜，雷燈發生了故障，遂燃起牛油燭，在暗黃的光線下繼續工作到天明！

## 生活

我們的功課雖然那樣緊張，但是稍有一點空閑，各人還是多方設計找他們所喜歡的娛樂。有時到校後散步，沐着秋日傍晚的和風，欣賞那幽邃落日的奇景；有時到復興或勝利游泳池去，對環肥燕瘦的美人魚們觀光；不過有些同學都不願這樣，只待有空閑就跑到中山室裏，把有限的時間消磨在圍棋的黑子白子間，或象棋的車、馬、砲裏……。

可是，我們不管功課怎樣繁忙，球類的比賽却始終不斷地進行着。比賽的種類也跟着季節不斷地轉變，比賽的對手都是華西壩的名將，和遠征來蓉的東方球隊等；要是在校外找不到對手時，也要和校內的站務訓練班同學與編輯室同志們，來一個循環賽。比賽的結果，雖然互有勝負，但精神的表現，似生龍活虎般始終如一，的確是值得佩服的！因為一個參謀人員，除了應具備各種必要的知識之外。體格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舉行了很多次的茶會；因為學習洋學問，當然也得知洋生活。茶會的動機，不是學員們和中英教官聯歡，就是赴英教官們的邀請；有幾次却又爲了送行中英教官而特別舉行的。每當茶會的時候，在幽雅的環境裏，英雄美人，濟濟一堂，加上燈光那麼柔媚，音樂那麼動人，茶點的精良，鷄尾酒的芳香……熱情和興奮交流着，渾忘另一地域人殺人殘酷的戰爭，正在激烈地進行！英國教官曾這樣說：「今夜的生活，好似在往日的倫敦，幾忘却處身於異國的古城！」

其實最辛苦的，要算一星期一次的外宿，遠道的同學，往返在遙遠的歸途上，不是櫛風沐雨，也就戴月披星，全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無法蹣跚至城郊，而住在離校十公里以外的村莊。

他們往來奔波，千辛萬苦，一面努力着功課，要做一個學識豐富的好學員，爲他日建國建軍的準備；一面要刻苦耐勞，又得做個賢夫良父的好家長，籌劃他家庭生活的穩定。公，既得爲國家盡忠；於私，又得爲民族負責……當你趕回家裏，看着妻累得手忙腳亂，看着孩子們吃着青菜豆腐，想起自己當孩子時代的享受，不由得一陣心酸，把淚珠兒和着糙米飯向肚裏吞嚥，強裝出笑臉，安慰着妻和孩子！

我們既生長在這大時代潮流之中，不管環境是多麼艱難困厄，應該吃苦茹辛，堅忍不拔，任勞任怨……「蚤起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肩負起時代的艱鉅，擔當起救亡圖強的重任。

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

王勃說：「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 展望——自由與光明向我們招手

艱難困苦的一九四四年又將在烽火中渡過了！世界的局勢，已由黑暗走向光明。在過去的這一年，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時代的轉捩點，也是同盟國的參謀人員，爲着保障正義，爭取勝利，風塵僕僕，歷盡艱辛，彼此爭奇鬥智，爲着人類的自由，世界的和平，而流盡了血汗，絞盡了腦汁。我們看到西歐戰場的神速進展。這分明告訴我們苦難的日子即將過去了，自由與光明已向我們招手。

且慢，我們不要太抱樂觀，高興得太早，校長早已昭示給我們：「抗戰勝利，並不是建國成功。」那末，建國最先要在國防上着手；國防大計，應該依據新兵器的發明和使用的方式爲轉移，而現代諸般新兵器中，要求攻擊距離的遙遠，威力的強大，機動的神速，實在沒有能够超過飛機

的，所以現代各國軍事專家，亦無不同意把空軍的力量爲決定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要知道海軍之在今日已不能單獨負擔曠昔戰略攻擊的任務，假使缺少了優勢空軍的掩護，軍艦實不啻爲敵人空軍良好的活動目標罷了！至於海軍方面，不論戰區大小，地形如何？若無優勢空軍先行獲得空中優勢，則地面之軍事行動，將不能自由施展其威力，證諸今日中外戰場上所表演的史實，沒有一次不是這樣的。並且惟有空軍始能擊敗敵人空軍，惟有空軍始能立即將戰爭帶到敵國本土，惟有空軍始能迅速擊毀敵人心臟……我們應該明察將來的趨勢，放棄過去的成見，集中全國力量，爭取時間空間，努力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空軍武力，方能與英、美、蘇並駕齊驅，方能真正談得上自由與平等！

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實百倍艱難於物質的建設，我們要建設强大空軍，必先樹立一個良好的空軍參謀系統，組成一個完善的空軍幕僚組織；才能發揮空軍應有的威力，負起空軍應負的使命；所以，空軍參謀學校已畢業和未畢業的同學們，應該深切明瞭自身責任的艱鉅，地位的重要，在這勝利的曙光即將來臨的時候，把我們的心血充分地貢獻給國家民族吧？

三十三年空軍節於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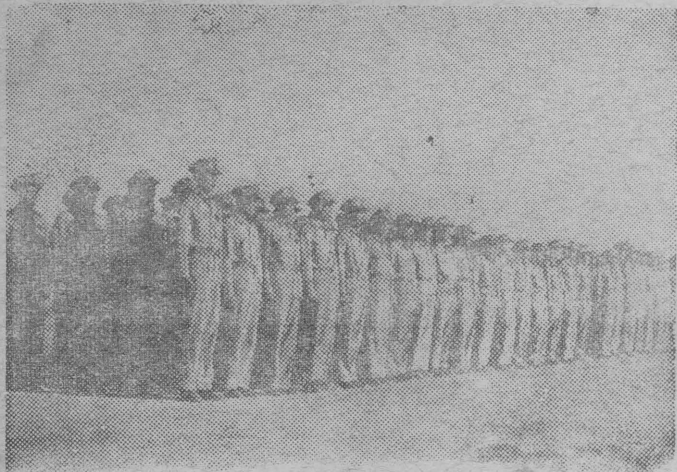
# 空軍學生在美國

陳榕甫

幾年來，我們目送一批一批的空軍軍官學校的同學，遠渡重洋，去美受訓，然後我們又迎接他們回來，運用他們在國外學來的技術，和敵人在祖國的天空上較量短長。爲了要明瞭他們在美的訓練和生活情形，我特地去訪問最近領隊歸國的熊恩德君，在他的辦公室裏，我們作着兩小時以上的長談；我覺得談話的內容，有向社會介紹的必要，便把可能發表的一部份材料，記錄了下來。

## 飛行訓練

去美的學生，經過長期的旅途生活，在美東部紐約或舊金山上岸，到達加利佛尼亞省的某一機場。美國陸軍航空警官，首先來給每個學生，舉行一次嚴密的體格檢查，認爲合格之後，便開



我留美空軍學生列隊機場



始遷入軍營，過着入伍時期的生活，入伍時間，規定爲九星期，這時訓練課程，特別注重英語的學習，體格的鍛鍊，以及普通飛行常識的灌輸，尤其中國學生初來，對於用英語聽講和會話的能力，必須在這時打下深厚的根基。

入伍期滿，跟着開始初級飛行訓練，地點移在亞利桑那省的雷鳥機場，一種新近發明輔助飛行教練用的工具——林克機，裏面備有全部儀器，教練的時候，機身停留在地面，隨着學習者的操縱駕駛，而表示相當於空中實際動作的反應，教官便可在旁隨時糾正學習者的錯誤。這種林克機的訓練，被視作與空中實際訓練同等重要，每個學生，都可藉此熟練各種儀器的使用，然後到了空中實際訓練時，纔不致於張皇失措。

初級的空中飛行教練，一般用的小馬力教練機；自然起初是由教官帶飛若干次，然後放學生一個一個的開始單獨飛行。初級訓練的時間，大約是九個星期；美國的飛行教育，很重視飛行鐘點，初級訓練，規定須飛足六十到六十五小時，不足標準時數的人，便不能到期升級。

有關航空的基本學科，如航行學、氣象學、發動機、無線電等，這時也已開始講授。由於戰時美國軍事飛行人員的需要數量激增，因此，他在教育方式上，特別注重「速成」；戰前航校兩年的課程，縮短成了一年，學科方面，講授力求實用，不十分注重理論上的探討；但我們切不可誤解「速成」爲「粗製濫造」，因爲他決不忽略一切重要的基本原理與原則的講授。許多美國軍事教本，對於原理原則的解說，非常簡明而且扼要，有的還插入許多有趣的畫圖，這對於受教者的瞭解和記憶，發生很大的助力。

到了中級飛行，改用較大馬力的教練機，以完成進步的基本技術訓練；時間大約是九週，飛行

鐘點，從七十小時到八十小時，地點改在馬瑞拿機場（MARANA FIELD）。升到高級，便開始分爲轟炸、驅逐兩科，在分科的時候，學校當局幾乎給了每個學生以充分考慮和選擇的機會；事實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都是根據自己的興趣，來決定應該學習兩科中的任何一科的，學校教官的意見，不過是供給參考而已，在高級飛行的階段，課目比較以前繁多，特別注重長途飛行、編隊飛行、夜間飛行，以及初步的戰鬥教練。這時轟炸組已開始用雙發動機的大型教練機，驅逐組也用馬力較大的單座教練機，時間也是九週，飛行鐘點爲七十到八十小時。轟炸組地點在道格拉斯機場（DOUGLAS FIELD），驅逐組在洛克機場（LUKE FIELD）。

高級飛行課程全部完成以後，學校教育可算告一段落。學生離校畢業，卽正式升充見習官，派到空軍部隊學校裏去見習，這段時間比較長，大致需要三個月，飛行鐘點，也最少在一百小時以上。見習時的主要課目，爲全部戰鬥動作的熟練，學科方面，也加入了一些部隊組織，戰鬥指揮的課程。教育的目的，在使每個受訓後的軍官，不僅成每一個良好的戰鬥員，而且要是一個優越的戰鬥指揮者或者領隊官。

在美國軍事學校，也一樣的注重紀律；每個受訓的學生，必須充分瞭解和遵從學校當局所訂定的一切紀律條文，尤其是在飛行方面。學生違犯了飛行的紀律，隨時有可能被列以「開革」或者「停飛」的嚴重處分。還有，這裏學生生病，可算是一件天大的麻煩事，生病在一週以上的，規定降到下一期重行受訓，重病更不必說，立刻就予以「停飛」。美國軍營裏的醫院，設備非常齊全，看護病人尤其周到，不過學生住進去了以後，非到病體完全康復，任你怎樣心急，他決不讓你出來的。

## 旅美生活

中國學生受訓的所在地，大都在美國西部各省，有些地方的機場，全是一片沙漠區域，除仙人掌以外，別無其他樹草，溫度有時高到華氏一百三十度；但是這裏具有一切現代化的設備，冷氣管子佈滿在屋裏，汽車裏，教人全不感覺到炎熱的可畏。

機場裏的運動設備，無論是室內室外的，可說十分齊全，應有盡有。美國學生對於運動的愛好和習慣，比較我們來得普遍，差不多學生大部分的課餘時間，都消耗在運動場上。除了運動以外，其次便是娛樂。美國電影票價很低，好萊塢最新出產的影片，照例要先送到軍營裏上映；許多商賈的電影院，跳舞廳和其他的娛樂場所，都經常以半價票或免票優待軍人。

在飲食方面，學生們在校裏很少喝開水，新鮮果汁和牛奶，便是他們日常的飲料；大半時間，學生都用西餐，牛羊鷄等肉類，每天輪流着吃，學校裏有一位醫官，專門在爲學生們計算着各種食物的營養價值。許多學生在受訓期間，都增加了體重數字，學生在課業最忙時，每天常須上課四小時，飛行四小時，但沒有人覺得疲倦。

美國西部各省，正是中國僑民密集的地方，僑胞一向熱愛着祖國，特別對於這批祖國派去的空軍學生，相處得格外親近，真好像父兄之對於子弟一樣。照例到每一星期六的下午總有許多僑胞，開着他們的汽車到學校來接同學們進城去度週末；凡是中國學生足跡所到的地方，到處都有僑胞開會歡迎，或者請去吃飯跳舞，時常忙得同學們應接不暇。

不僅僑胞如此，就是一般美國人，也對中國學生，特別表示好感，中國學生來到美國以後，

充分發揮出他們自治的精神，學校並沒有派人去管理他們，他們却自行選舉出各級隊長，來管理他們自己。中國人最熟知「禮多人不怪」的道理，和美國同學見面便打招呼，美國人也特別注重禮節，遇着中國軍官，照樣的行敬禮。以前初級學校裏的民航教官，從來不被學生敬禮的，自從中國學生去了以後，照樣對他們都很有禮貌，以後美國學生也跟着向他們行起敬禮來。中國學生有時在公路上散步，時常有過路的汽車停下來，裏面的紳士，或者太太小姐們問是否要他效力；在餐館吃飯，也常有美國人代付茶帳。這一方面是美國人性情好，愛好和中國人作朋友，一方面也是中國學生自己有能幹，能自治，所以得到人家的敬重。

自然，中國學生初到美國，在生活上，也常有許多不習慣的地方；比如，洗臉之後不放水，長久不高興刮鬍子，也懶得理髮。有過一批中國學生，在到美之後，他們相互訂下一個嚴厲的規約，凡是違犯上面這些清潔習慣的，都要處以一定數量的罰金。因為被罰的次數多，以後同學們漸次小心了，學校裏的美國人，都稱讚中國學生非常愛清潔，中國學生的內務，經常保持全校第一。

在學校中，中美學生們經常生活在一起，也不時舉行各種項目的比賽，而且中國學生總是表現着特殊優越的成績。去年第六批出國學生，在中級訓練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當局舉行各種比賽，結果，飛行、體育兩項，比賽成績，都由中國學生獲得冠軍。

就在平時，中國學生也常和美國同學作各種非正式的特技表演，照例敗將得請勝了的人吃東西，在這樣的場合裏，總是美國同學請客的機會較多。

再有，中國學生初到美國來，由於中美兩國語文上的隔閡，有時也不免影響到彼此間情感的溝通，或者會增加一些學習上的困難。好在每批學生赴美時都派有譯員，在學術科教練時，可由他們

擔任通譯工作；近來中國政府也已開始選送官校前幾期的留美同學，到美國教官學校受訓畢業以後，派充中國學生的學術科教官，這樣以中國人教中國人，自然比較來得直接便利。至於中國學生英語的學習，除了學校裏有固定的課程以外，更重要的還是得力於美國同學的幫助；在他們相互交往中，美國同學特別熱心的教導，「即使你英語說得很壞，他決不會對你說你的英語他聽不懂，他只是一遍一遍的聽到懂得為止，聽完了還說你英語很好；但假如你請他改正你句子裏的錯誤，他便會舉出無數的錯，慢慢的和你解釋；有時爲了一個字的發音，他教你一個鐘頭，教得你都在心急時，他仍是從容不迫發着那個音，你站起來要走時，他還來拖住你。」本來這些出國的學生，對英語都已經有了些基礎，再加以這樣的長時間不斷的學習，自然受益特多；待到他們畢業返國時，每個人便都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外國朋友們隨意交談了！

## 結語

遠在十年以前，中國剛剛開始建立新空軍的時候，美國的軍事航空顧問，就與中國學生的飛行訓練，發生了極密切的聯繫；珍珠港事件一爆發，中美兩國立刻成爲對日戰線上的盟友，美國更直接利用他國內優越的設備和技術，爲我們負擔起飛行訓練的重任。幾年來的事實證明，由於中美空軍的密切攜手，我們確實做到了軍事上百分之百的合作，更由於中美同學感情上的熱切交流，甚至在彼此國民氣質上，也相互的受到了些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被派赴美的中國空軍學生，不僅祇是飛行技術的學習者，而且是我們理想中的國民外交的使節；把他們作爲橋樑，美國朋友那種年青活潑的精神，樂觀奮鬥的態度，漸漸影響到了中國國民的身上；而中國生學也以他們健壯的體格，

勇敢而又愛好和平的美好德性，矯正了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偏見，增進他們對於中國的確切認識。這一點，關係中美國交的前途很大，尤其在世界戰局改觀，國際合作運動正在高唱入雲的今天，格外有其豐富的意義。

三十三年十二月於重慶

## 訪問空軍機械學校

陳榕甫

空軍在中國算是一支新軍。雖然建軍的時間非常短暫，但自從「八一四」以來，空軍一直奮戰長空，給了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像國人所公認的，它已獲得不少光榮的成就。這成就決不是偶然的，自然直接參加空中戰鬥的人員，應居首功；但我們切不可忘記，那些在機場在工廠辛勞工作的空軍機械人員和他們的培植者，同樣應該享有這份榮譽。

在中國空軍建軍的過程中，技術教育和飛行訓練，是被看作同等重要的。初期的中央航校，設有機械專科；到二十五年，空軍建軍的基礎，漸次建立，三月航委會在南昌正式開辦機械學校，專門訓練機械人才，抗戰開始以後，機校又由戰區遷移到川西來。

機校雖早在抗戰前夕出生，卻在抗戰期中，纔正式發育成長。由於戰時迫切的需要，這幾年來，機校班次盡量在擴充，學生人數成倍在增加；今天，它成了一所空中無名英雄的培植所。——畢業同學總數，已近×千人，他們的足跡，佈滿了空軍的各個部門，他們的勞績，更保證了無限光榮勝利的戰鬥紀錄。

中國工業落後，技術教育不普及，因此空軍裏的機械人員——自幹部以至技工，都得從頭開始訓練。

由於人材需要的迫切，學生入學程度的不同，更由於教學班次的繁複，機校的教育內容，表現得特別的龐雜：



(一)高級班 這是負責創辦機校的錢昌祚先生所倡議開設的，分甲乙兩班，甲班的入學資格，為各大學工科航空、電機、機械、土木四系的畢業生，訓練期間九個月。(入伍訓練三個月正科訓練六個月)見習六個月。乙班的入學資格，為大學工科的肄業生，訓練時間比較長。

高級班教育的目的，是要養成空軍裏的中級機械軍佐，使他能够擔任設計研究和指導修造的工

作，以及充當各空軍學校的機械教官，高級班從開辦以來，已經畢業了的，共有十期。  
高級甲乙兩班，因為入學程度和修業期限都不同，所以課程有深淺的分別，但是畢業時所要求的水準是相同的。

(二)正科班 就是中級班，這裏要造就的，是空軍裏的低級機械幹部，畢業以後，擔任各部隊的機器員，裝配員，軍械員，機械長，和工廠的股員課員股長等職務。入學程度為高中畢業生，也有一批是從飛行淘汰而來。現在在學的是第四期。

這裏，存在着一個問題，便是空軍裏有不少從行伍出身的機械士，或者代理機械長，他們雖然工作時間很久，工作經驗很豐富，但苦於沒有學籍，得不到進修和升遷的機會，為着彌補這個缺憾，機校特別開辦「候補軍佐教育班」，凡是服務滿了六年以上的機械士，都有投考資格，訓練時間入伍三個月，正科一年半。這批學生的學習精神最好，畢業以後，隨即分發任職，不再經過實習階段。目前已經開辦了第五期，牠所收到的效果是：實作經驗與學理熔成一爐，行伍與學校的隔閡被打破了！

(三)初級班 這是機械士特別訓練班，祇要有高級小學畢業的程度就可投考。修業期間入伍三個月，正科一年九個月，目的在造就空軍機械軍士，擔任飛機修理，裝配，檢查，保管工作。截

至目前爲止，一共招訓了四期，第一期已畢業，第四期已在銅梁受完入伍的訓練。

像這樣一所龐雜的機械學校，據說不僅在中國——就在全世界，也都難得找到一個先例。我會向學校教育負責人，詢問他們是怎樣維繫住這學校精神上的統一的？他說：

「機械教育是科學的教育，牠所負的使命，是要培養科學的技術人員，然而更重要的，這是一所軍事學校。我們必須要求所有的軍用技術人員，能過現代的軍事化的生活，并且能够具有高度的政治認識，纔行。」

軍事訓練，可以說是一切教育的基本；我們的教育方針，是要以軍訓和政訓兩者作爲原動力，去推進技術教育。

一般人總愛描述軍用技術人員爲一種浪漫的典型，但事實證明，機械的學生，對內樹立起嚴肅的校風，對外保持了堅誠的團結，他們是有組織的，有紀律的，由於近年來教育方針的正確領導，空軍機械人員的技術水準是無形中被提高了，服務精神也更加強了！

由於現實的困擾，現階段的空軍機械教育，也有不少困難事實發生。

「機械自成立以來，一直在波動變遷，始終沒有安定過。」學校教育負責人說：「不但是班次人數，隨時都在增減，就連學生資格，訓練時間，也常有變更，教育既沒有重心，一切計劃都無從確定。尤其臨時班次的開辦，時常影響到全般教育的實施（機械奉令臨時開辦的班次，有器材油彈管理員士班，夜航燈車士班，保險傘士班等）。

「關於器材和教官的支配，學校也感到特別困難。器材大都是舊有的，新的無法補充，學校與

部隊缺少聯繫，學生對於新的機種，新的器材，少有接觸的機會。而且，各班學生程度懸殊太大，以學校有限的器材，去應付各個不同的教學環境，自然，難得有圓滿的效果。

「延聘教官，實在太不容易，有些課程，便祇得請各大學的工科教授來兼任。各級招生，向例都不能足額，有時人數太少，根本無法開班。高級班曾經爲此而脫期許久，最近空軍機械學生被派出國實習的機會較多，因此吸引了一部分大學工科生來投考，這是一個好的現象。初級班原本招初中生的，後來因招生困難，纔改辦高小程度的機械士特別訓練班，但也常因學科體格不合要求，招生不易足額。目前我們希望各級學校當局，能與我們加強聯繫，以求得招生問題的根本解決。」

空軍建軍，實在不是容易事，中國需要一枝強大的空軍，在時間上，又是非常急迫。看世界各國競爭空中霸權，空軍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中國目前雖談不到發明和創造，但至少得要迎頭趕上去。處戰時而談建設，自然困難重重，目前以至戰後，空軍所需要的是人，機校歷年畢業學生，爲數不算很多，而其中機械軍佐，僅佔學生總數五分之一，就建軍需要來講，相距實在很遠；預計機校的前程，應當還有更艱鉅的時候。

機校學生的生活是嚴肅的，無論在課堂上，在操場上，在實習工廠裏，他們所表現的都是極度的認真。他們重視時間的一分一刻，從不放鬆學習的機會。

在教學上分學術兩科，在課堂裏教授學科，在實習工廠裏教授術科，術科所佔的比重相當大，（高級班爲三分之一，正科班爲二分之一，初級班爲三分之二）教學做合一，是這裏教學的目標。

每班分飛機，發動機，儀器，電器四組，這組等於普通學校裏的系或科，學生除了必修的基本

課目以外，每人自行選擇加入一組。

工廠實習分基本實習（木工鐵工等）和修配實習兩種。

校外廣場上，擺着不少待修的鐵鳥，那都是因作戰重傷而送來這裏供教育器材用的。工廠裏陳設着飛機各部份的零件，發動機以及用木條製成的機翼和機身的骨骼。校內陳列室裏，有飛機模型航空器材和油料彈藥軍械等部分；搜集的實物標本，相當齊備。

學生們除了學術課的課程以外，康樂活動，也是很注重的，游泳比賽，球類比賽，以及各項田徑賽，經常在舉行；每週有一次遊藝晚會，一個官生共同組織的曙光劇團，在話劇平劇方面，有過不少的精彩表演。

學校實行生產教育，利用附近荒地，開墾種植，收穫很厚，官兵生活，因之得到不少補益。

黨的領導，在這裏發生很大的力量，學生一切精神活動，都聽命於黨。通過黨的組織和決議，學生的意見，傳達到學校當局，校政得到了改進的機會。同時學生本身也在黨的小組會議中，嚴格的自反自責與誠意的相互批評，這樣學校和學生之間，學生相互之間，就愈顯得親密無間了！

空軍的武器，是高度的機械，機械又是高度科學化的應用，在未來中國建設大空軍發展大規模的航空工業時，這空軍機械學校是負有異常沉重的使命的。爲了實踐領袖國防科學的號召和要求，爲了預籌中國未來的國防百年大計，我亟切地希望全國科學界和政府當局共同努力來發展這個學校！培養更多的空中機械技術人員！

三十三年九月於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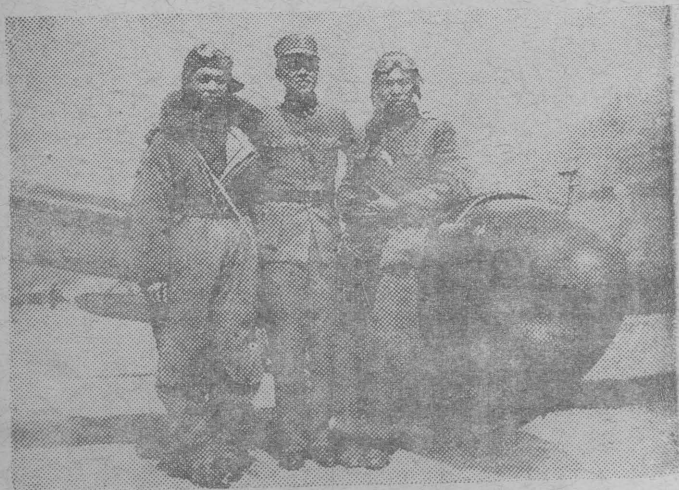
# 滑翔訓練五年

鄒若軍

在國內，滑翔教育是在抗戰中建立的新型軍事教育。這也像許多戰時新事業的成長一樣，是經過一段艱苦奮鬥的路程，然後步入坦途，而後創造出可貴的成績來的。

五年前，中國只有一架滑翔機和一個滑翔員，這就是從德國買來的大公報號滑翔機和創辦滑翔教育的韋超氏。二十八年初夏，韋超從重慶步行押運大公報號到成都來。這當日的情景，還能從韋超遺留的生活照片中看得出。他戴着一頂寬邊草帽，袒開胸前的襯衣，露出滿臉愉悅的笑容，跟在運輸車後，像一個青年農夫牧着一條健壯水牛似的在成渝路上奔走着。但這一個滑翔員押運這一架機到了成都，就奠定了今日滑翔教育的根基。

這年五月，航空委員會正式設立滑翔訓練



班，派韋超主持，這是國內唯一的滑翔幹部教育機關。機構成立了，最迫切需要的是人員和器材，必須具備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才能進行幹部教育的工作。關於人員，韋超得到兩個朋友的襄助，這就是現任班主任李大經和滑翔教官周善二人，他們都是傷後新癒的飛行員，也是韋超的得力助手。關於器材，他請求上級指定第×飛機修理廠做製出B—15式中級機，並且他自己也着手設製登士梯伯式初級機。經過將及一年的籌備，教育設備方面才算粗具規模，但也遭受了許多意外的困難和挫折。

當籌備工作有了些眉目，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韋超奉命駕駛春一架國產B—15式中級機到重慶表現之後，參加這國民精神總動員週年紀念的遊行。他因為熱情的激動，希望如時到達渝市上空，使滑翔運動先在民衆心上建立良好的信仰。所以在白市驛機場起飛時，雖因拖曳機的尾鉤發生故障，他仍然不顧危險，即時起飛。不幸起飛之後，拖繩自動脫離拖曳機的尾鉤，而拖繩又繫住在路傍電線桿上，他因此墜機殞命了。

韋超殉職了。使新出的幼芽滑翔教育遭受頓挫。所幸空軍首腦部對於這新型教育極為重視，不斷的予後繼者以鼓勵和慰勉，並且在作戰勤務十分繁忙時，從驅逐隊裏調派章鼎烈中隊長和楊永章分隊長來襄助進行。於是，李大經氏繼任班主任，他又領導這些先前在火線上的戰友們繼續韋超未竟的工作。這時對於滑翔技術的憑仗，僅只韋超遺留下的幾本書籍和他們駕駛飛機的飛行經驗。費了不少的腦汁，他們才逐漸由嘗試而得到初步的成功。

但二十九年畢竟是中國滑翔教育最慘淡的一年。這些後繼者的工作剛到半年，九月裏，在一次滑翔練習中，周善教官折斷了腳背骨，使他休養年餘後，至今每逢陰雨天氣，還要忍受那長久的餘



痛。這次失事後，接着不到一星期，因為機器的裝配稍有疎忽，永章教官又在機場墜機殉職。剩下李大經主任和章鼎烈教官二人，又成孤軍難鳴之勢。說起這段經過時，李大經主任就曾嘆息着對我說：「像撫育一個多病的嬰孩似的，滑翔教育這時又發了一次「高熱」，而且幾於斷了氣，使我們的心都變得冰冷了。」

幸喜國產中級滑翔機和狄夏生初級機就在這時大量出廠，這對於李章二人等於注射了一針猛烈的興奮劑，他們的熱情又重新鼓舞起來。並且再度向上級請求，獲得允准，又從飛行部隊裏調來溫啓鈞參謀和章鼎峙分隊長來班協助。於是，他們又以孩子玩火的心情，面向試驗的危險，默默地工作着。不久，他們居然獲得了純熟的滑翔技術，他鞏固了滑翔教育的基礎。

這以後，周善教官傷癒回班，雷振一、周盛科、伍錫堯、周定一、蕭強諸教官相繼來班服務，人員和器材都有了大量的補充，教育的設施和規模也就日漸充實起來。

創造事業，也和發明家的探究精神一樣，是要有強韌的毅力，要貢獻全部精力，有時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今日的中國滑翔教育，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混合着一批青年空軍軍官的心血和熱血所創造的結晶。

三十年春天，幹部訓練的籌備工作全部完成，即時招訓第一期滑翔學生。這一批青年滑翔員，大都是從大學課堂裏拋下書本來接受訓練的，而且其中還有幾位女生。由於滑翔社教学工作亟待創辦，這年十月裏，他們就匆匆結了業，由中國滑翔總會分發到北碚、桂林、成都、蘭州等地成立滑翔站，而滑翔教育就以衝擊的姿態向民間展開了。

第一期學生結業後，利用這一段休假時期，章鼎烈、章鼎崎、溫啓鈞、周盛科等教官被分派到



各地去表演，並且分向各地大中學生講述滑翔原理和技術，以引起青年學生的滑翔興趣。說起這一段往事時，韋鼎時曾以愉快的聲調對我說：「這時我們變爲了一個戲劇演員，有時在天空，有時在課堂裏，而向着千百個熱情的羣衆，永遠扮演一齣相同的戲。不過這齣戲愈演愈精彩；因爲我們一直是在創造着。」

三十一年五月，招訓第二期學生，人數較第一期增加了一倍多，尤其是女生格外踴躍，竟比第一期多了七倍。同時又召集一部份第一期學生覆訓，補授空中教練的課目。經過四個階級的教育，第二期學生訓練一年半，在三十二年九月結業，全部分發各地滑翔站，以充實各站的幹部，並且又在重慶，昆明，曲江等地增設滑翔站，使滑翔的社教工作又能向橫的方面擴展開去。

三年的時間，訓練了兩期滑翔學生，人數雖然離着理想的標準相差尚遠，但是這播種的工作却已得到了初期的成功。因爲在設立滑翔站的城市里，已有千百個青年嘗試了初中級滑翔機的操練，而且他們正以殷切的心情期待着更進一步的訓練。當大多數的青年都親近了滑翔機的操縱桿以後，不只是可以健強國民的體格，而且對於培植大量空軍幹部，由此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從歐洲戰場出現了納粹的滑翔部隊，以及聯合國在北非使用空輸部隊，滑翔教育在軍事上的價值因是大增，這使得中國的滑翔教育也感受了一種強烈的刺激，兼之，今年年初國產大公報號高級滑翔機和B-17雙座教練機先後出廠，在教育器材方面越見充實，對於實施高級滑翔訓練已不若從前那樣困難了。因此目前的訓練，就在於加強滑翔對於軍事的效果。

爲了實現這一目的，也有一批留美回國的空軍學生被指派來學習滑翔技術，他們都已具備飛機飛行的經驗，所以能在短期內完成高級訓練。這批新的幹部都是未來的師資。要擴大滑翔訓練，要

建立滑翔部隊，這初期的工作，就在於培養大量的師資。因為目前對於器材的製造已有了相當的解決，最迫切的是要趕快訓練使用器材的人員。

今後，對於民間的滑翔教育並不會因此而疏忽，相反的是要積極地爭取量的提高。當新的師資訓練完畢以後，過去訓練的一二期學生還將補訓。李大經主任曾經堅決地表示，「滑翔員水準的提高，就是滑翔教育向上的發展。」所以橫的發展和縱的發展今後是要互相連繫起來的。

五年來，已由事實證明：中國空軍幹部的大量培養將借助於滑翔教育；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也將借助於滑翔機的製造；「航空救國」的初步工作也就是加強滑翔教育的實施。但是，這事業的本身仍很稚弱，還有待於社會人士用高度的熱情來向它「投資」！

三十三年四月四日於成都

# 空軍幼年學校的長成

劉一鷗

——施以優良之基礎教育養成將來空軍之優秀人才——

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說過，我國十年內需要航空機械員七千二百人，飛行員四萬三千人，由此可知，空軍人才的培養，非但關係抗戰勝利的早遲，而且與建國的前途，影響極鉅了。

在建設新空軍的號召之下，許多熱愛祖國的青年，都踴躍地投効空軍。然而，由於身體不够飛行的條件，遭受淘汰的百分數却很大，這不僅使投効



空軍幼年學校初中部學生

者感覺失望，而且對國家是一種嚴重的損失。空軍幼年學校就在此種迫切需要下成立了。它的目標：是要訓練有正確思想與健全體魄的空軍幼苗，為建設新空軍培植基礎。

民國二十八年冬，航空委員會奉到創辦空軍幼年學校的命令，二十九年二月在成都設立幼校籌備處，并派員分赴市郊各地勘察校址，經過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克服了種種的

困難，才選定瀘縣蒲陽鎮爲校址。同時，先前在成都、重慶、貴陽、昆明、芷江、南鄭各地招來的學生，也到達了學校。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幼校遂奉命正式成立，并由 蔣主席親任校長，委派汪強爲教育長，負責實際上的責任。

從表面看，幼校與一般中等學校不相上下，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修業及格後，正式畢業。但它是我國空軍人才的養成所，新空軍基礎教育訓練的地方。因此，它對於參與報名投考的學生，就不能不有較爲嚴格的要求。在招考簡章中關於資格一項，曾有如下的規定：「一、年滿十二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二、高小畢業或同等學力成績優異者。三、身高一三〇公分以上，體重二十七公斤以上，合乎航委會體格檢查標準者。」考試的科目有黨義、國語、算術、常識，口試等五項。假如不夠以上的條件或考試學科不及格的話，是不能跨進它的大門的。

現在幼校每期招考初中一年級新生×百名，但爲了達成訓練的目的起見，不招收插級生，也不准學生中途退學。自民國二十九年招收第一期學生起，已經經過五個年頭，目前它已經擁有五期學生，有初中一二三年級高中一二三年級五個班次了。本年鑒於空軍人才的需要殷切，更將招生學額擴充到×百名，以後每年還要增加×百名，以達到每期招收學生×千名的目標。這樣，有志報國中華兒童，就有更多的機會實現他們的願望了。

現在，爲了使關心新空軍幼苗培養的人士，更進一層的瞭解幼校的情形起見，我們僅將有關它的種種，扼要的說明於后：

(一) 教學實施：幼年的課程及其進度，是參照教育部訂標準訂定的。在課程方面，凡是一般中等學校必修的課程，如國、英、算、理化、地質、生理、生物、體育、童軍、美術、音樂、勞

作等，無不應有盡有，因為一個完善的時代空軍軍人，是必需具備一般的基本學識的。

除了一般課程外，爲了適應事實上的需要，另有航空常識與滑翔訓練二種。航空常識從初中開始教授，使這些幼小的心靈，對於航空常識有個初步的瞭解，并以此激起他們的興趣，作更進一步的深造。滑翔訓練自初三開始，分學術二種。滑翔是飛行的初步，它的駕駛術幾與飛機完全一樣，不僅是一種高尚的體育活動，而且能夠訓練精嫻的技術與豐富的空中經驗。

同時，幼校是負有時代所賦予的特殊使命的。所以在教育實施方面，也與一般中等學校略有不同：一、注意精神教育與思想教育。二、實施軍軍訓練與軍事管理。三、一般學科須與空軍教育發生密切聯繫。四、注重見習實驗。五、要求各學科進度的齊一。六、勵行各學科工作競賽制度。七、注意學生服務精神，以養成手腦并用的能力。八、重視樂育，提倡高尚娛樂。

(二)教學設備：教學實施預定目標的能否完成，非但決定於教師的指導有方與學生的努力，設備的完善與否也是佔着異常重要的地位的。幼校的教育設備，計有下面幾種：一、理化館。戰時交通不便，外貨來源斷絕，因而一般理化需要的器材，常常感到缺乏。但終於從無辦法中想出了辦法，現經各方搜羅的結果，大概可以敷用了。二、機械館。館內陳列着飛機、滑翔機、汽車發動機、無線電機、機槍、照相機、轟炸照準器及炸彈等。以便學生隨時學習機械學理，及製造使用等技能。三、生物館。川省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的種類，甚爲繁多。幼校依靠生物教員與學生的共同努力，採集了極多的動植物標本，并作解剖實驗，目前這個生物館的標本儀器，已是相當完備的了。四、圖書館。圖書是供給食糧的寶庫，學校非常重視；其閱覽室及書庫，都有一定的設計。閱覽室可容三百多人閱讀，房屋高闊，空氣流暢，是一個極爲理想的讀書勝地。書庫現有存書一萬餘冊，并有

特別設置的各種圖表，如同盟國分佈圖、戰況標示圖、各國旗幟圖、戰事照片及各地風光名物照片等。學生讀書的興趣也極高，每當清晨餐後或傍晚規定休息的時候，閱覽室內，課堂操場之中，及附近的山丘溪流樹蔭底下，盡是埋頭讀書的學生，這在幼校已經成爲一種風氣了。五、勞作工廠。兒童天性喜愛勞動，同時，爲了訓練學生能够靈活的運用自己的手。特設置一個勞作工廠，這個工廠具備了小工廠的雛形，在勞作教員指導下，他們製造着各式各樣的小飛機、小發動機、小汽車、和槍砲等等。六、運動場。幼校的體育設備可說應有盡有。舉凡田徑運動，各種球類，國術，遊戲，機巧運動等大都設備齊全。運動場高初中各一，可容全體學生開時在一起活動，它的建築偉大，由此可知了。此外，還有游泳池一個，計長五十公尺，寬十五公尺；在暑天，學生每人每天可以游泳一小時，由教官輪流指導，並定有進度，訓練學生游泳的能力。七、滑翔場。幼校現有初級滑翔機×架，中級滑翔機×架。滑翔場係以高中運動場改造而成。目前初三高一的學生，初級滑翔業已完成，平均每個學生經一個月的訓練後，大都能够離地二公尺高，並能維持平安昇降了。除了以上的設備外，還有風琴、鋼琴、蓄音片及收音機等等的設備。

(三) 訓育工作：此項工作由幼校政治部主持。政治部派有政治指導員駐在各學生中隊裏，一方面兼教初中公民課程，高中公民，國父遺教，總裁言行等課程，進行政治教育的實施；另一方面主持政治訓育的事宜。訓育實施有小組會議，演講辯論競賽，時事座談，個別談話等各種方式。政訓工作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這需要主持的人十分懂得學生的幼小心理，能在生活上與他們打成一片，并能從極細小瑣碎的事情上糾正他們。譬如，入夜了，政訓指導人員就要與隊上的隊長一樣的關心他們，看他們是否睡着了，睡得好不好？蓋了被沒有？總之，凡是一舉一動，起居飲食，幹



政訓工作的人，都是不能有絲毫忽略的。

(四)管理情形：幼校學生是未來新中國空軍的幹部，所以，對生活的管理，就不能不有較爲嚴格的要求。其目的在於糾正怠惰、苟且、偷安、泄沓、因循的頹唐風氣，養成整齊、清潔、刻苦、耐勞、迅速、確實、靜肅、祕密等習慣。他們目前係受嚴格的軍事管理，由學生總隊負責。新生一進學校，就編入學生總隊，總隊下設中隊，每中隊設三區隊，區隊人數的多寡，是看學生的人數多寡來決定的。

管理雖是軍事化，方式都是啓發與強制並重的。高中部分：學生每月的第三週，被定爲學生自治週。學生隊中各級隊長的職任，由學生輪流選舉担任，隊上官長祇是立於監督管制的地位。同時，在政治部領導主持下，組有學生反省委員會，下設常務委員五至十人，均由學生輪流担任，主任委員一職由政治部指派。委員會下設若干檢舉組，由學生三至五名組成，每二週改選組長一次，其工作爲檢查全體同學生從習慣，以及思想風尚的得失。初中部分：絕對避免應用斥責懲罰的方法，是利用兒童向上，模仿，好奇諸心理，以誘導啓發爲管理的積極手段，以鼓勵競賽、促其自動悔過爲管理的消極手段。

幼校學生一律要接受軍事管理的。但在初中部分，另外還加了童子軍的訓練。訓練的課程有救護、服務、烹飪、製圖、縫補、洗滌、禮節、操法，訊號、規律、斥堠、工程等，此外還舉辦了鼓樂隊訓練、小隊露營訓練、星空觀察、烹飪、營地模型製作、橋梁製型、結繩、追蹤、通訊、偵察等等比賽與訓練。童子軍訓練是培養並發展人性中的最高美德。對我國新空軍建設的品質，有絕大關係的。



(五) 學生生活：幼校學生的衣食住全由學校供給，且經過縝密的研究與設計。先說食吧！現在他們吃的是囚種空勤伙食，每天的餐次、分量、營養成份都是經過專家檢定的，差不多每天都有牛乳、雞蛋、雞肉可吃。在戰時物力艱難的時候，能天天吃到這樣的伙食，也算國家的特別優待了。衣服也由學校發給或貸給，有童軍制服、襯衣、運動衣、棉被、被單、軍毯、蚊帳、枕頭、草蓆、皮鞋、雨衣、襪子、手套、背心、手帕等等，總之，凡一個幼年人一年四季必備的服裝，差不多應有盡有了。寢室的清潔、舒適、空氣流暢等條件，也是學校極為重視的。其他如書籍文具以及學習上工作上必備的工具，也全是由學校供給的。除了供給以上的實物外，學生每月還可以領到少數的津貼。自然，在目前物價高漲的情形下，這點錢的購買力是極為有限，但也足夠星期日的零用。

(六) 學生活動：幼校學生的生活，充滿了朝氣與愉快。一個幼校同學敘述他們幾年來活動的情形，是異常有趣的。現在把它記錄在下面：「我們是抱着工作的時候工作，遊戲的時候遊戲；但遊戲的風氣是時常不同的，初來的時候，我們玩紙滑翔機，競相製作與比賽。有一次，學校領導我們舉行一次比賽，留空時間最長的有五·六秒，距離最長的為二·三米。以後我們對彈弓這玩意兒發生了興趣，我們中間的神槍手，真可說是彈不虛發！再後我們又玩滑車，此種車子有三個輪子，利用斜坡滑下來，非常有趣，每部車子都經過了好多人合作而成，到了休假日，我們常常也舉行比賽，再後我們又玩船了，先是做紙船和小木船放在水裏面飄，以後甚至將洗澡盆子都搬下了水，大家坐在裏面划水，互相衝擊，鬧着玩耍。玩棋子、放風箏，更是我們的拿手戲；至於栽花種菜與飼養小動物，也曾風行一時，在我們每一間房子裏，差不多都養有小雞、小鴨、小狗、小貓、小兔以及鴿子等，直到鬧得有點不像話了，學校才採取干涉主義限制飼養。」他們天真浪漫的情形，由

此可見一般了。

打球、游泳、爬山比賽等，是他們經常的課餘運動，還組成了各種球隊，與來校參觀的團體比賽，如重慶聯隊，駐華美空軍，成都、灌縣各大中學都和他們較量過；並且遠往成都、重慶，得到社會人士的好評，成都舉行的第一屆空軍運動會，他們也參加了。成績是很不錯的。學校裏也常常舉行運動會、遊藝會、懇親會等，歡迎校外人士及學生家長來校參觀，作共同的娛樂。到了暑假、寒假或春假的時候，除了允許學生回家團聚外，校方常常發動組織遊歷隊、觀光團，到各名勝地或工廠參觀，這對學生知識的增進，是非常有幫助的。

(七)學生出路：這個問題，實在不成問題。因為國家太重視他們了。他們的出路國家也早給安排了。幼校學生畢業後，升入空軍軍官學校，作更進一步的深造；萬一身體有缺點，不够飛行的條件，分別送入空軍機械學校或通訊學校去學習，將來也還是在空軍中服務。

空軍急迫的需要大批人員，希望愛國同胞遣送自己的子弟到幼校中來，以便施以優良的基礎教育，學成優秀的空軍人才。

幼校的前途是光明的，它已經在艱苦中誕生了，而且又奮鬥了那麼漫長的五個年頭，今後一定會更加壯大起來！

三十三年十二月於重慶

# 阿刺伯海邊的訓練

郝若軍

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我和劉勳午參謀主任在他的寢室作着長談。他是不久以前從印度基地回來的。在那里，他主持着所屬部隊的訓練實施，逗留的時日也就比較長久。他是個腦力細緻的軍官，爲着我們的閒談，還先擬了個綱領，然後有條有理的說着全般情形。我覺得，這種訓練是助長我空軍戰鬥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把可能發表的材料記錄了下來。

## 訓練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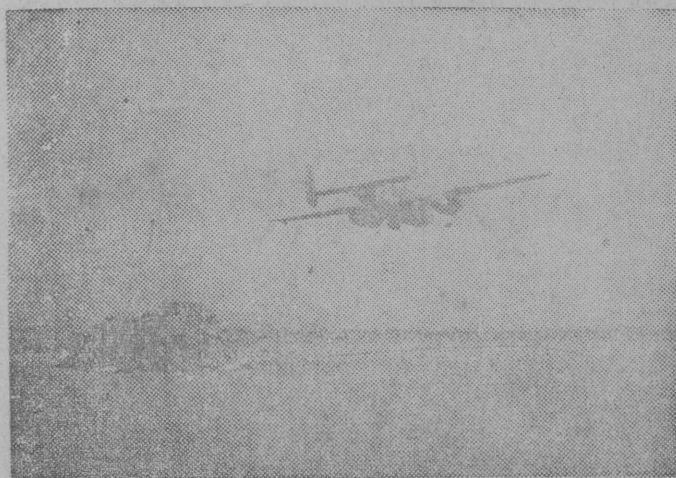
是三十二年年初，陳納德將軍簽請統帥部准其代訓中國部隊的××驅逐人員和××轟炸人員，將來成立中美混合部隊。這簽請立刻爲統帥部所採納，計劃利用印度器材補給的方便，訓練×個驅逐大隊和×個轟炸大隊。

訓練的實施，由我方供給一部器材和施教人員，參加工作。在組織上，採取雙軌制，中美雙方都按編制指派部隊長（美方部隊長亦即施教人員），在業務上，雙方人員分負訓練和器材修補，人事行政和軍風紀的管理。

訓練的地點在印度西部阿拉伯海邊的卡拉齊地方。這地方靠近沙漠，氣候燥熱，太陽要在午前七時才昇了起來，而日沒時間已是午後十時了。每日依上下午分爲兩班飛行，由於下午的天氣更熱，每隔一天又把上下午的班次對換一下。美國的飛行教育很重視飛行鐘點，不足標準時數的人，到

了後來要成天的飛行着，以補足其鐘點。

在實施飛行教育之前，還有一段時間講解機件的特性和使用方法，但是這種時間很短，許多人都是在飛行中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技術慣熟起來的。美國的教育方法，是重視實踐而不太注意一般理論，所以只有短時間的講解，就要實際的運用，但對於重要基本原理，倒是講解得十分透澈的。這也是美國人的好處，他們隨時都在



我轟炸隊駕駛員御B-25式機在阿拉伯海邊練習跳躍投彈

把握着問題的重點。並且美國的軍事教本，對於原則的解說，都是簡明扼要的，其中還插入許多有趣味的漫畫，可以幫助記憶，又能不致使人感到枯燥。

影靶射擊是一種有趣的訓練。太陽映照湛藍的阿拉伯海，飛機結隊飛行在海上，看着這種海闊天寬的風光，就使人的胸懷開朗起來。在前面飛行的機隊，把它們投影映現在平靜的海面上，後面的機隊追

逐這些機影飛行着，同時向機影射擊，向機影照相。課目完畢後，回到機場，取出照相匣內的機片，沖洗後製成電影，就能把每個人的成績和技術的優劣點都顯現出來，作為大家的觀摩。可是美國都很稱讚中國人的射擊能力，因為一般的射擊命中率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超低空水平投彈也是新鮮的課目。這是在空地上豎起一堵短牆，飛機低飛下去，接近目標時，把延期引信炸彈投了下去。由於高度低，加之炸彈又能依跳動的力量接近目標，所以是每投必中的。到了××秒鐘，飛機已經飛離了炸彈的威力圈，回頭看去，地面就引起猛烈的爆炸了。

在國內，除掉作戰時間以外，平常由於補給困難的原因，不能儘情地飛行，大家都引以為憾。到了印度，一切補充毫無顧慮，而且訓練時間短，飛行時數多，成天飛行着，經常飛行着，大家才覺得過癮呢。

訓練完畢後，超越了喜馬拉雅山，便成隊的飛回祖國來，其中仍然參與了少數美方人員，擔任部隊長和幕僚人員，仍然採取雙軌制的組織，各自負責人事行政和管理，而由中美雙方的領導人員共同負責作戰指揮。這樣組成的中美混合部隊，就是中美空軍混合團。

## 訓練生活

卡拉齊原是英國在印度訓練機械化部隊的處所，營房的範圍很大，其中分為若干區，中國空軍使用着A區，因為其地臨近兩個飛機場。營舍分為軍官用和士兵用兩種，軍官每人可以佔用一間，士兵即以班為單位合住一大間。營舍設備很好，只可惜屋外便一片黃沙，顯得太單調了。

給養由英國方面供給。在戰爭中，英國人的生活水準也降低了，軍用給養都只有少許牛油，士

兵們都服用印度麻布，較之當年在上海所見的英國水兵，已經不勝今昔之感了。因為給養的數量不豐富，每人每天又加發了一層比的給養津貼。但是這地方一面瀋近海洋，一面接近沙漠，蔬菜的種植頗不容易。我們是素食慣了的民族，缺乏蔬菜，天天吃着罐頭，日子久了些，就很覺不慣，大家都常常希望着吃一頓中國飯菜。在這里，購食不合習慣，加之天氣太熱，許多人的體重都因此減輕了一些。

初來的時候，部隊裏的汽車很少，機場來往，都很覺不便。後來由美軍撥借相當數目的車輛，行動就方便了許多，而且藉着這個好機會，許多人都學會了開汽車的技術。

到了二三月，這裏已經很熱，六七月氣溫即達華氏百三十度了。閒餘時間，除掉營房里經常分區放映露天電影，大家都喜愛着游泳。游泳的地點在港灣的內海，設備簡單，游了起來，就會現出滿身的鹽霜，在那里釣魚倒是很合適的。另一處叫划船俱樂部，其中有冷飲，游泳之後還有淡水沖洗，是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

士兵要在星期天才能休假進市去，軍官的行動可以不受限制。這裏的街市很骯髒，因為回教徒經常牽着神牛在街上走，牛糞滿街，還不能隨便清除，所以街道上蒼蠅撲面，很覺不快。可是在市外，因為風速很大，常常被沙土打在臉上，要累起許多發痛發癢的紅點，使人更覺無趣。由於這些細小的事故，也最容易引起人們對於祖國的懷念，因為在這種對比之下，就覺得我們河山是太美麗、太可愛了。

一般的印度人民，對於甘地的信心仍然很强，對於印度的前途，他們都希望英人自動離印。但是在這裏，遇見一位印度大學的藥科學生却堅強地表示：「沒有不流血的革命！」他們對於中國的

希望是頗高的，希望戰後中國能為印度前途有所貢獻和鼓勵。也由於這原因，一般的印度人民對於中國軍人頗示好感，但是多數的印度人民都還正為怎樣打發自己的日子而發愁，這裏到處都是乞丐，見了人就哀告着……

[Saloni Bose]

在印度，物質生活確實比較國內好。但是國內戰局的發展頗使人心焦，作為一個軍人又怎能布翼在國外苟安呢！到了印度，大家都是努力地飛行着，急盼着回國的時間和命令。所幸空軍的行動是迅速的，訓練完畢後，只有三天的航程，就又回到前線和敵軍較量了。

### 幾點感想

到了印度，能够觀摩盟國軍隊的組織和行動，這倒是絕好的機會。

我們承認，美國的軍事機構有着不少的優點，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於他們更能重視士兵。美國人把工作和娛樂看得同等重要，這也是他們能够增進工作效率的原因所在。可是軍官俱樂部的内容總是極簡單的，只有士兵俱樂部，其中無論文化設備、娛樂設備、體育設備，都是應有盡有，并且不少女管理員為他們服務。軍官和士兵的給養並沒有多大差別，但是一個高級軍士的薪給却較之一個低級軍官還多些。這原因，軍士是美國軍隊的重心，一般的事務，都是由軍士督導，列兵執行，而且做得很好。譬如在機場，幾百輛汽車，只有一個軍士和幾個列兵保管，他們經常檢查着，收拾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一輛汽車不能使用。像這種事務，在國內真不知要增添多少人力，而且工作效率牽恐怕還趕不上他們。



和美國軍官接近的機會多，這些軍官，多數對於中國存着好感，其中有少數却在表現他的優越感。屬於後類的軍官，一部份是在戰前曾在中國居住過的，另一部份即完全由於受了美國國內某些不利中國的宣傳所影響。從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對於國外的宣傳應當加強起來，更應當適合各國人民的性格和脾味。

而且，在印度，接受本國文化的機會實在少得太可憐了，幾個月的光陰，除掉來往的信件和公文以外，要讀到一個中國文字，機會也是十分難得的。美國軍隊所在之處，就有美國書報，他們把書報和給養看得同等重要，這理由是無須說明，任誰都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太平常，也往往是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的。

我們要在抗戰時建立精良的軍隊，必須軍隊里的一切問題能為社會所重視，然後「一切爲了前線」才不致落空，然後軍隊的士氣也就鼓舞起來了。

三十三年七月

第

三

部

# 請隨我偵炸漢口南京

馮克和

你們用什麼方法飛到目的地去？當你們找到所要轟炸的目標時，炸彈是不是抱起投下來的？

類似這樣的問題，時常從許多朋友的口裏發出來，我的答覆大半是：「你問的有關軍事機密，不便奉告，請原諒。」這不過是敷衍的話，實際則是因為這問題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可答覆得了，詳細解釋起來，又多涉及科學方面枯燥的術語，別人聽了不免有味同嚼蠟的感覺，結果並不能得到滿意的答覆，這樣倒不如談一談時髦的電影片較為投機。

這次「中國的空軍」主編要我寫一篇關於轟炸的稿子。站在普遍空軍常識的立場上，我覺得也是應該而且需要的。同時，在這裏也可以順便答覆過去許多朋友的問題，而且減少許多今後解答上的困難。倘若再有人向我提及這類的問題，我就會說：「請你化一點錢，買本第四十二期的中國的空軍看看罷，在那裏面我可以把你帶到空中，作一次十小時以上的長途飛行。」

航行的方法——怎樣飛到目的地去，大致分起來有天文航行、地文航行、大圓圈航行、推測航行和無線電航行……因為讀者不是專門研究航行，我也不是專意寫航行學的，所以僅就最普遍而且常用的航行法——地文航行，提供讀者一些常識。

我們知道，地球表面的外形——地形，不外地貌和地物。所謂地貌，就是天然形成的地球外面，像山川，河流等。此外如公路、橋樑、鐵路、城鎮、長城、高塔、運河、廟宇、跑馬廠、營房、飛機場……都算是地物。我們飛到空中就是依據這些地物和地貌，把握住時間和速度，並以精密的

準確的計算，而且不時的與地圖核對，來認識這裏是某處，那裏是某處，繼續不斷的飛到很遠的幾百里幾千里外，而且想飛到什麼地方就可以飛到那裏去。

我想空談理論，讀者必不滿意，或者現在你就有這種心理：我知道地物 and 地貌，可是你們究竟怎樣從甲處飛到乙處呢？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告訴你如何應用，對嗎？倘若我的猜想是對的，那就好了。現在有一架已經裝滿燃料和掛好炸彈的飛機開車了，上官命令我由成都起飛，任務是偵炸漢口和南京兩地的敵軍狀態和沿途運輸情形。你既然很想知道空中的祕密，那麼就請你跟我一道上飛機罷。你現在就坐在我的座艙內——飛機的腦殼裏，不要亂動，不要性急，在可能範圍內，凡是你所想知道的，我都會告訴你。

預定航路：成都、萬縣、常德、漢口、九江、南京……老早已經在地圖上畫好了。

地面溫度——大氣溫度，正十七度。地面壓力——大氣壓力，七百二十個裡。這些都得記載下來，到空中沒有它們是無法計算的，同時也就不能準確的航行了。

「你爲甚麼縐眉蹙額的搖頭，是不是發動機的聲音震得不好過？」不習慣的人，也許會有這種感覺。

時間差十分不到九點，我們已經升到空中了，下面這個大城就是成都。在成都上空盤旋爬高，九時正，我們在表高——指示高度的機器——二千米的高度，對正九十度的方向飛行了，應用儀器計算航行諸要件的工作，也從此開始。這時候溫度表上所指爲空中溫度正七度，用它和地面溫度正十七度的平均數，求出真高爲一千九百六十六公尺——標高未計算。現在速度表指示的速度爲每小時 $\times$ 百 $\times$ 十公里，根據地面壓力七百二十，空中壓力五百六十，地面溫度正十七度和空中溫度正七

度，求出真速爲 $\times$ 百 $\times$ 十公里。又利用儀器，求出偏流角——飛機受風影響所生的偏航角度，爲負五度，地速爲每時 $\times$ 百公里，並求出風向爲一百四十七度，風速爲每時三十七公里。以上這些真高、真速、風向、風速和地速求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安心地飛行了。根據這些條件，就可以計算出來某一時間可能飛到什麼地方，而且每到一個地方，便可以知道它是什麼地方。

根據所求得每時 $\times$ 百公里的地速來計算， $\times$ 時 $\times$ 分鐘該飛到洋溪附近的涪江上空，所以 $\times$ 時 $\times$ 分前後就應該向航線的左邊找洋溪和涪江彎曲部份。「你看左邊那個市鎮，就是洋溪，還有一條公路平行着江，對的，的確是涪江，因爲在涪江和嘉陵江都沒有平行的公路，而且也不會有那麼大的伸縮性。」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可快 $\times$ 點鐘了。」

「 $\times$ 點鐘，我們應該飛到大竹，而且經過它正上空。現在你看下面這條江正是渠江，左邊那個縣城，有兩條公路成丁字形。就是渠縣， $\times$ 分鐘之後便可飛到大竹。」

「下面是什麼地方？還有一條公路同我們的方向一致？」

「你看它同地圖上那個地方相像？」

「是不是大竹？」

「對的，完全不錯，料不到你第一次到空中還能認識地形。」

「看，又有一條江橫在我們眼前了，在江的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城市，城裏有公園，航線右邊還有一條公路，很像我的故鄉萬縣。」

「你敢肯定是萬縣嗎？」

「你記憶很確實嗎？很多城裏都有公園。成都有少城公園。渠縣也是在江的西邊，而且右邊也同樣有條公路，你怎敢肯定這裏就是萬縣呢？」

「你爲什不表示意見？」

「現在時間表的指針告訴我們是 $\times$ 時 $\times$ 十分，依接計算該在 $\times$ 時 $\times$ 十分飛到萬縣正上空，由於視線角度的關係，所以它已經進入我們的眼簾了。」

到達萬縣以後，我們飛昇至五千公尺的高空，氧氣表已經開始工作了。

「現在你趕快把氧氣面罩帶好，使用氧氣罷。」

「怎麼我的眼睛老是模模糊糊，打呵欠，想睡覺？」

「大概是氧氣沒有用適當的關係，你把氧量表指針調整到六千公尺試試看。」

$\times$ 時 $\times$ 十分，從萬縣正上空，把機頭對正一百廿三度飛行了，這時溫度表指針爲零下十一度，依據表速 $\times$ 百 $\times$ 十，求出真速爲每時 $\times$ 百 $\times$ 十 $\times$ 公里。又表高五千公尺，求出真高爲五千一百公尺，測知偏流角爲正四度。地速每時 $\times$ 百 $\times$ 十公里。求出風向爲一百零九度，風速爲每時廿六公里。因爲空中的氣流——即風向風速，時常在變動——地面也是同樣的情形，所以每飛過相當的距離，都要依同樣的手續反覆的計算，這樣才能準確的航行。

依地速每時 $\times$ 百 $\times$ 十公里計算，應該在 $\times$ 時 $\times$ 十分 $\times$ 十秒飛到恩施。 $\times$ 時 $\times$ 十分我就開始查核

地形，首先看見一條小的河流，後來又看見一條與我們航向成垂直的公路，一直到×時×十分還沒有找着恩施。

飛機受下降氣流的影響突然下墮，接着又因上昇氣流復原了。不習慣空中生活的人是會感覺恐懼的，像在鞦韆上朝後遊動一樣——怕打鞦韆的人最體會得出。

「怎麼回事啊？」

「幹嗎這麼膽小，放沉着些。這是受氣流的影響所致。我知道剛才你全身肌肉都緊張了，此刻恐怕還在心跳。」

這一段是因為飛機受側風的影響，把宅吹到航線左邊了，同時由於我祇注意前面沒有向右邊觀察，僅僅幾分鐘的疏忽，便把恩施拋在尾後，所以再也看不見它了。繼續向前飛行，××時××分，右前方現出一個城市，它同公路與河流所構成的關係位置頗似慈利。依計算果然於××時××分到達慈利正上空，十三分鐘之後——××時××分，又飛到常德。

以前我們大半是在山巒地帶飛行，此後將在湖泊地帶飛行了。下望一片閃光反射的湖水，我們如同一隻海燕，翱翔在大海洋中一樣，八百里洞庭湖的奇觀，你將在空中賞識了。

××時××分，從常德上空對正七十五度的方向繼續向岳陽航進。在洞庭湖中，有不少敵兵艦對空鳴砲致敬。「你看那一團團的白烟圈多麼好看。」敵人對我們盛大的歡迎，可惜這次竟不能作禮尚往來的答謝。因為單機轟炸軍艦，必須作俯衝方式的一齊投下方為有效；否則至多不過炸傷它一點點，這樣太不合算，所以今天不得不把它饒過。

××時××分到達岳陽——華中敵人的重要據點之一，我們沿着鐵路向咸甯飛行，一路上連一



次列車都沒有看見。再從咸甯向北飛， $\times \times$ 時 $\times$ 分到達漢口，圍繞市空盤旋偵察，什麼動靜都沒有，簡直像死地獄一樣。漢口是華中敵人最重要的據點，沒有結果怎麼能交代呢？所以特別仔細地再偵察。真料不到有幾架敵機停放在機場的一角正在加油，我立即下了決心，要把所載的那一箱燃燒彈投下去。根據落下時間（炸彈從空中降落到地面所需的時間，因高度和炸彈性能不同而有異），真高（標高差和儀表誤差都已加減），退曳長（炸彈到達地面的一剎那間，彈着點與飛機所成角度之相對邊長），和地速求出投下角為二十四度三分，修正角為正二度，這些投彈諸元都定好在瞄準具上，彈艙門也開開了。當我們的飛機通過機場上空到達所要的角度時，我把電鈕一按，下面的幾架敵機，立刻便從視線中消失了，它毀滅後的情景，也於剎那間映入我的照像機中了，這是落地後復命時最好的佐證。

漢口一地的任務既經達成，就得迅速繼續前進。「你看見沒有？將要投彈的時候，有幾架敵驅逐機正在滑走，準備起機攻擊我們，可是時間上敵人已經來不及。當他爬昇到相當高度的時候，也許找不到我們了，這是敵空軍厭戰怕死的必然作風。」

$\times \times$ 時，我們又從漢口飛九江，再由九江飛南京。這一段完全是敵人佔領區域，而且空防也比較嚴密，所以必須特別注意搜索，準備敵機不時的襲擊。高度逐漸昇高到七千公尺，空中溫度已經指到零下二十三度了。

「這樣的寒冷，真想不到，恐怕電影片上阿爾卑斯山旅行者，也沒有遇到過這樣冷的天氣罷。

「這怎麼算得上冷啊，零下四十七度的氣候你還沒有嘗試過吧？凍掉手指和足趾的情景，你見

了也許會怕。現在你該知道，空軍人員的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麼舒服罷？可是不到空中親自經驗過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的。」

××時××分飛到九江，沿途備受敵艦鳴砲致敬。敵驅逐機也不過僅僅在老遠的距離亂放一陣，使他們地面指揮官聽聽槍聲，落地後好請功罷了。

××時××分，由九江飛南京。這一段除顧慮敵機外後可以安心，因為右邊有長江，左邊有大別山，我們就在這被夾持的平原上飛行。因為敵人的兵力，一向是配備在交通線上的，所以這一段決定選用不規則的航路，沿江而下，好偵察獲得較多敵情。

經過馬當的時候，發現一個廣場上舖有友軍第×師的布板，電波又放射出一東流懷甯間有敵兵集結」，這是友軍供給的情報。

十四時飛達東流後，對地面施行極嚴密的搜索；接二連三的小行軍部隊的三五輛的軍運汽車，……：通通把他們赦免了，直到黃石磯附近，比較有利的目標，還是沒有發現。悶悶不樂的繼續向前飛行，一直到懷甯對岸的大渡口時，發現一片田野裏排列着不少的隊伍——約有一師之衆，判斷情況，像是集合訓話。這個有利的目標，我是再也不肯放過了。敵人發現我們以後非常混亂，簡直像一羣螞蟻一樣。我深知這樣大的烏合之衆，很難於短短地幾分鐘內捲蔽逃脫得了的，所以便不慌不忙地把電氣投彈裝置妥善——用連續投下法和四分之一秒的間隔時間，把眼睛貼在瞄準鏡裏，待到投彈角度來臨時，把電鈕一按，飛機肚皮裏的一箱殺傷彈，就連續的俯衝下去了。剎那間塵土飛揚，模糊地還看得見，死屍累累，那些受傷不死的敵兵像蛆一樣在動彈，可惜他們那種可憐的怪叫和哀鳴我不能够收錄下來，否則這將成爲一本真實的戰地新聞片，拿到後方來放映一下，也可大快入

心。彈着情形照片拍完了，又完成一個任務。

××時×分，再從懷甯向蕪湖方向飛行。沿途毫無敵情，證明敵人佔領區域是空虛的。××時×十分到蕪湖以後，再沿京蕪鐵路向南京飛。途中經過江寧鎮，板橋等處，都是從前野營演習的地方，如今變成敵人屠殺我們的戰場了。

××時××分，飛到南京，大概是緊急警報了，大古城寂靜得簡直像死了一樣。我們圍繞着市空，盤旋復盤旋，觀察又觀察，除了高射砲的爆炸煙圈，和不時在遙遠的距離攻擊我們的敵機之外，一無所見。

「趕快回去罷，這麼多的高射砲和驅逐機，難道你不怕嗎？」

「這是甚麼話？就憑這一點，你就不能幹空軍，除非日本空軍才有你的思想……我是早已把死置之度外了。唯一的企求，便是光榮的犧牲。」

現在飛機肚子裏，還有六顆炸彈，因為沒有什麼特別有利的目標，所以決定把它分兩個地方投下去：一個是汪逆傀儡政府所在地——前考試院故址，一個是南京敵總司令部——前中央軍校。投下角度計算好了之後已經開始進入了，在這一條轟炸航路上——飛機通過轟炸目標上空的一條直線，兩個目標都接連轟炸了。最後我們又飛到中山陵，恭謹的對總理陵墓連續俯衝三次，表示這次任務達成，聊慰總理在天之靈，並代表全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謁陵致敬。

「好啦，現在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你不是還活着嗎？」

「雖然饒幸沒有被打死，可是那高射砲，驅逐機差不多也把人嚇死了，我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洋罪！冷，氧氣用不好，又能把人窒息死，我再也不開這洋葷了。」

「哈……」

××時×十分，我們開始回航，爲休息這幾個小時的疲勞身心，同時天氣也變壞了，所以採用無線電航行法飛回。

插銷插好，電鈕一動，整個的電機開始工作了。

「喲！你好開心啊，還唱『何日君再來』哪！就這一次，我再也不來啦。」

「你真要把我肚皮突破了，想不到你會替我排除征途的寂寞。告訴你罷，『何日君再來』這支，並不是我唱的，是成都廣播電台放射出來電波，因爲我們征人途上既寂寞又疲憊，所以放出這電波使我們開心。假若是我唱的，恐怕叫破喉嚨，你也不會聽得見。」

爲着航行，不能老聽音樂，所以不得不把電機調整成另一方式，音樂的電波也就跟着變爲另一種聲音了。

「喂！怎麼變了，變成叮打，叮打的短長，長短的聲音了呢？」

「……………」

「喂！又變啦，又變成打……一長音了。」

「讓我告訴你：叮打是表示飛機偏左，打可是表示飛機偏右了——係指任何對正成都方向而言，打……一長音是表示飛機正對成都，老聽着這種聲音，就可以飛回成都。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簡單，因爲廣播電台到處都有，倘若沒有其他方法來計算，仍舊是飛不回去的。而且有時飛迷失了——不知道自己飛到什麼地方，也要利用這種聲音來計算測知我們的所在地。這些問題在這裏不能使你完全明白，因爲你我都不是專學無線電航行的人。」

「真想不到，空軍會有這麼多煩雜的學問……從前我總以為飛到空中就可以打仗。」實際這裏所告訴你的。仍是空軍學術中極輪廓的輪廓，也許你還想知道更多更詳細一些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的限制，只能告訴你如上所寫的一點點。

我們回航的全程，因為天氣既壞而且時間又已入暮，所以完全利用無線電定向航行。於××時到達成都。夜航燈早已開亮在等候降落。任務達成，安全着陸。這次十一小時的長途飛行真够疲倦了，需要休息，你也該上班或者熄燈睡覺了。就誤你寶貴的時間。很抱歉！再會罷，讀者。

# 騎瞎馬經驗談

柳英

寫經驗有一個顧慮，且舉一個例說明。

他投了一個魚餌在澄清的水中，注視着蘆桿做成的浮標在碧水中蕩漾。這個人癡直得和他短粗的頸子一樣，浮標一沉便嘻笑地揮動他的漁竿子。晚霞映紅了一湖水，他提着空的魚籃子回家去。在路上苦苦的思索，他得意他體會到了，敲開鄰居的門：

「老漁翁，我有一個釣魚的經驗告訴你。

「那湖裏的魚可不少，但是不告訴你這個經驗，你一輩子也釣不到——浮標一動你不要立刻揮竿子喲，魚還沒有上釣呢！」

這是一個經驗，但老漁翁笑笑。

這不是顧慮嗎？

分派到部隊服務，便像走江湖似的，搨着行囊跑碼頭了。因此，路途上的轉彎抹角，水陸碼頭都摸得透熟的——譬如南昌鄱陽湖的左鄰；譬如南京坐落在大江的拐角里；譬如——

二十六年早秋，在漢口吃了西瓜便起飛了，越過江，經珞珈山崖，東湖之濱，白鷺的長翅下有武大的美麗校舍倒映在綠波中。飛越茫茫的水，重重的山，村落、城廓、和待割的田地，落南昌新機場。戰爭的氣息薰得古城洪都倍形蕭條，雜草長遍了無際的田野，在晚風中搖擺；水泥地上放着幾架待修的飛機，有鷹在空中盤旋。胡亂住了一晚，第二天給我一架飛機，一紙命令，一個任務。

機羣又緊挨着像雁兒似的南去了，我被分出來，得孤獨的重回武漢，去領一架落伍在那里的友機回來。

機械士告訴我，一切都準備妥當了的。我拍一下天方夜譚里的飛氈，儀表烏溜溜的，玻璃晶晶的，要不是輪子在草地上滾行過，真洗刷得不惹一絲塵埃。我要跨着它飛着走，但還得檢視一下指路的南針——那玲瓏的羅盤在碧清的液體中搖擺，磷質的分割鮮明得要跳出玻璃球，羅差表劃得非常清楚，校正得非常精細，寫着——正北，飛零度；南方，飛181度……。是的，我得付它以信任了，我檢視得够仔細了，不能有什麼遺憾的了。

路途是熟悉的，告訴後座的機械士說：「我們要走了」。於是攀登爽朗的長空，大氣非常透明，有低飛的雲，知道魯莽的太陽一來，牠就會隱藏的。我信任那水晶球似的羅盤，聽信它的指示前進。翼下有田地、山邱、公路，十分鐘，飛氈的影子斜映在鄱陽湖的港溪中。把影子的位置和地圖上的航綫對照，顯然是偏右了，爲什麼偏呢？風吹的嗎。湖水像光耀的金鏡，平澄無波，村落附近，最愛弄姿的翠竹林也靜靜的挺立着。飛錯了航向了嗎？沒有。是什麼緣故呢？總之，是偏了，而且偏得很厲害。於是向左方修正了五度，飛機離開了湖。

離了水，爬登了山麓，早秋的高空透露着涼意，超越山的稜線，地平綫下擁來點點水光，這正機雲夢水澤，但蜿蜒的長江竟也出現在我的右方，自己思索，昨天並沒有大江的影子在左方喲，飛是依然偏右嗎？

飛臨在水澤上空，遠遠望見江畔有一個工廠，突立的烟囱冒着黑煙，猜想它或許是漢冶萍鐵廠。從地形上估計，飛機又顯然偏了右了。再向左修正了五度。



自己有一個信心，雖然修正了十度，我的飛機仍舊偏右，待大江攔住我的去路，若仍舊尋不到武漢，便該往左去。

江從遠遠的右方拐過來，江水湧流着，靠江有暗黑色，橢圓形的一個圖案，這是城市，莫不是漢口？漢口是一個大商埠，有江海關，跑馬場。——距離不斷接近，圖案也逐漸顯明。有城牆，沒有馬路；有曠場，可不是跑馬廳，也沒有飛機場。這不是漢口。飛機還想越過江，我把它折了回來，過了江還了得，真飛往天邊不成？

向周圍眺望——江流曲曲折折的來，又曲曲折折的去。有湖沼、有田疇、有村落、有放牧中沒纏縛的牛羊、有揚帆東去的船隻……該往那里去？——該往左！——我聽從我的信心，注意着時表：五分鐘，左方沒有武漢的影子。——十分鐘……右方仍舊沒有武漢的影子，十二分鐘……我的信心動搖了。

武漢三鎮，乃內地巨市，商業興盛，人口萬千，並非一草一木，豈能等閒在眼際迷失。左飛了一刻鐘遙望數十里，竟連影子都沒有。飛機雖然偏了右，亦曾修過十度，莫不是這條浩浩蕩蕩的大川，不是長江？不是長江又是什麼？莫不是武漢在右？但地形如畫，想一天內決無移山倒海的人。我探視一下油表，它哭喪着臉，示意我所餘無幾了。

「得趕快決定你的行動，不能再猶豫了。」我告訴自己。

「往左去！」

「左去去不得，飛了十餘分鐘還沒有漢口。」

「那末往右去？」

「往右去，得飛十二分鐘才能回到那個不知名的城市，以後呢？……」

一片鮮綠的田野，伸着無數綠嫩的小手向我招呼，似乎在逗引我「落吧！到我的懷里來。」

「你懷里！」我想，「落下去問個明白也是道理。不過你懷里，有陷井嗎？會折斷我的輪子暗算我嗎？」

於是，我飛得低低的，向這美麗的田地仔細觀察，原來是一片平整的土地種着落花生，心形的小葉在風中搖擺，這樸素的風姿想不會有詭計的藏伏吧？再估計一下距離——够我落嗎？想是够的。够我起飛嗎？看着這塊短短的場子，實在不敢貿然說一個够字。但不願意考慮什麼了，落，落吧！

用最小的速度飄行，用最多的剎車磨擦，落花生的枝葉和鬆柔的泥土阻止了飛機，飛機停了。不久，周圍堵着一圈忠厚的鄉人。

我問，「漢口在那里？」

「漢口，漢口嗎？」他舉起一隻粗厚的手，指給我一個方向。「循着江去，還有四五十里路。」

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正是航線的左方。我慚愧！

「這里又是那里？」

「驕橋鄉。」

「歸那一縣管？」

「鄂城。」

和地圖對照，漢口的右方，江的右岸正有一個鄂城。

設法把飛機拖到田地的盡頭，我該起飛往左去。估計一下距離，這場子約有七八十公尺，這是不夠請飛機凌空的，要是有一條溝，飛機就會——北方人稱它拿大鼎，南方人叫做豎蜻蜓的。

跑到田地的彼端，看溝是有的，但不深，樣子還阻攔不住輪子的滾動。溝以外，又是一塊鋤鬆了的土地，尚平整，還沒有下種子。

「起吧」，我考慮，「到場子的邊把飛機拉起來，即使拉不起再掉下去想也不要緊。土地雖鬆，但是平的，這樣一掉一跳起來，大概可以離地了。」明知這不是絕對有把握的事情，但不走又怎樣呢？鄂城不是漢口，任務完成了嗎？

再四的勸請人們到場地的外緣去，他們還扭着頸子戀戀不捨。

把機頭推得平平的，到場子的邊，拉，飛機霍然一輕，離地了。

地上的人仰着頭，揮着手，小孩子們在跳，我還看清人們臉上的縐紋，堆出笑容，似乎羨慕空中的生活，

聽命向左去，七八分鐘看到武漢比鄰的房屋，高大的煙囪，彩色的偉大建築物。到總站，會齊那位同行的伙伴，差不到修正了二十度航向，於暮色蒼茫之間，飛返夕照中的南昌。

那位矮矮身材的站長，袖章顯示他十餘年來服務的功績，頭髮微微有些蒼白，典型東方人的臉

——平坦的鼻子，灰黃而印着歲月的痕跡，他寧靜地坐在那首的籐椅上，有流不盡的微笑，聽我敘述去漢口的經過。最後我提出一個請求：

「我打算校正一下羅盤，站長，蔡組長命令要明天飛廣州呢。」

他思索，然後以中平的音階，操着不流利的普通話答復我：

「校正羅盤，行的，老機場的東北角有羅盤校正台。」不過我們的工廠在上星期搬遷到××去了。三兩天以內，我沒法找磁棒給你。沒有磁棒，你又怎樣校正你的羅差呢？」

這確是難題。最後商定了解決的辦法。

第一將這架飛機里的磁棒從新安插，希望能夠校正羅盤的誤差。第二個辦法，在羅差校正台上求出一張確實的羅差表來，作為今後飛行的修正量。

和後座機械士跨上飛機，落在野草萋萋的老機場。那垂舊的棚廠已炸塌了，殘瓦斷壁，靜悄悄沒有人跡，躺着骯髒的破油桶。這茫茫的一片草原，水泥的校正台像是草海中的孤礁，有二個渺小的人類中的分子在搬動飛機，校正羅向。

把原有的磁棒豎橫翻動，任你怎麼安插，修正不了這羅盤的錯誤。第一個方法不得不放棄了，於是退而求其次。我仔細地記錄各個向度的錯誤，成了一張新的羅差表，把它舉得平平的，和原有的比較一下，不禁惹人發笑了。

正北——飛三十二度

正東——飛一百十五度

正南——飛一百五十三度

正北——飛二百七十五度

雖然偏差得這麼兇，可是天南地北，只有羅計能辨別方向，你敢保留最少限度的懷疑，不信任

它嗎？其次，用一條繩，一個量角器，知道——

南昌飛贛縣，航向是二百度，羅向該飛二百三十五度

贛縣到廣州，航向是二百十度，羅向該飛二百三十六度

廣州到梧州，航向……

次日黎明，喚醒鄰室的伙伴，離開花園精舍，整備妥飛氈，走了。先在南昌上空對正了二百二十五度的羅向，以贛江作標準檢視自己南去的方向，覺得和地圖所劃的暗合，才謹慎的鼓翼走了。

這算是愚蠢的故事，正落了一句俗語：「盲人騎瞎馬」。我檢討——

當你起飛離南昌以前，為什麼死心塌地信仰那張荒謬的羅差表？為什麼不去請問一下原先駕駛這架飛機的同伴？為什麼不先到校正台上來校正一下呢？你能够申訴什麼理由嗎？既然在途中知道偏了右，為什麼遇到江不堅持你的信心往左呢？猶豫甚於不為，你的決心呢？

倘若你能保持你的信心而不动摇，那末就不必落在花生田里。或者田中留有一塊壓牛繩的巨石，或者泥土特別鬆，陷落你的輪子，或者有一條被枝葉遮蔽了的暗溝。飛機是嬌貴的小姐，倘若有什麼一個螺絲脫了節，或是冒釘鬆了，便像怕服裝不够華麗的姑娘們，賴着不肯出門了。那時候，你有修理的零件嗎？附近有綢緞莊成衣舖嗎？你怎樣從鄂城回到漢口去，你的使命呢？飛機和你後座者的安全呢？你去了多少的危險！

這真是愚蠢的故事，或者是騎瞎馬的經驗吧？

「老漁翁，我有一個釣魚的經驗告訴你，那湖里的魚可不少……」  
老漁翁聽了，會失笑嗎？

## 人烟的尋覓

唯美

當風季的時候，常常從天山的北面連日價吹着狂飈，由東北而西南超過一小時七十公里的速度，挾帶着北疆的沙石，疾走如飛。幾小時以前，我們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之下（這裏是很少雲朵的），由氣象觀測所先得到大風沙的報告以後，不久就可以看見平沙漫漫的天際黃色的屏障漸漸升高了，馬上人人都得料理房屋門窗，看看是否物件都已經拿到屋內去了，或是窗縫上的毛氈有否脫落。我們把一切都收拾妥當，門簾壓好，看見窗外漸漸有一些微風把地面的塵土或一些包糖果的紙片飛捲在空中時，大家都理一理床舖，老老實實的上牀靜臥，甚至把整個的頭部也都埋在被單下面。因為馬上你便知道，即使是像這麼從外面發現不了的用氈釘過的門窗，一到風沙時節，房裏却一樣是烟霧騰騰，窒人鼻息。有兩次由宿舍到飯廳去時，短短一二百步路，我都在風沙中迷失了，以後順着電線才走到。

當蟻臥在床頭上，石子打在窗上如冰雹的降落一樣的沙沙的聲音，一陣一陣的激人耳鼓，疾風慘厲的呼嘯着，——在江南，這正是春花的季節啊！怎不叫人思歸呢？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清除飛機，但是在每一次風沙過後便又恢復舊觀被細細的黃沙所包裹了。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下，我們在盡着全副的精力對付，只是那種天然的限制，現在人類還沒有方法完全消滅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每日都在那沙地上修整各人的襪子，烈日曝曬着我們，沙上蒸發

極驚動的熱氣，我們變得發黑了，消瘦了，但是還在鼓勇的做着。我們已不得馬上飛走，所以在操着出發命令後，十一、十二、十三、三天裏簡直是疲勞得近似非人的生活了。十三的上午，我們把一切在突過沙漠以前應做的工作都做好了。再次的檢查，再次的試飛，大家都那麼拖着十分疲勞的身體回來。雖然覺着限定十四日出發的命令把日子限得過急了一點，但是我們每一個同伴都可以想像到內地是怎樣在盼望這批新機的早臨的。爲了同胞的期望，爲了家人的懷念，我們每人都抱着一顆歡樂的心而甘願辛勞。回宿舍睡了一下午，晚上再聽隊長詳細出發命令，再三詳細的互相研討以後，又回來繼續睡覺。

或許有人說勞碌以後是容易熟睡的，可是第二天還有重要的事要做的話，反會睡得不安穩起來。我在中夜一點鐘左右醒了，不知爲什麼便再也睡不下去。腦子一點不肯受管制的奔騰着，一會兒映上了飛航的度數、時間、目標；一會兒又閃到可能在路上遭遇到空戰的警戒；一會兒彷彿看見母親和弟弟的臉……那樣閉着目，似乎過了許久才又睡去。也不敢再睜眼看錶，但覺在朦朧中又聽見點呼嘯的聲音，——我知道又在起風了。

早晨同伴叫醒我，我們匆匆的做着應該做完的事情：漱洗，吃了點東西，馬上搬自己的一點點行李上車。並且每人領得一個乾糧袋子，裏面是兩條餅乾，一聽水果罐頭，二片巧格力糖。在爬上卡車以後，我們向場站上的人員告別，便向機場馳去了。

機子經昨晚的風一吹，各部份又鑽進了不少的沙土，幸而風不大，費了一點時間再略加清除，把我的換洗衣包放在坐艙的左面的縫中嵌好，然後又用我買妥的一條繩子牢牢的捆緊起來。洗面用具的口袋同乾糧袋子則掛在左面手油門上方的把手上。我這樣做，只想在山上若是飛機發生故障而



又不能找尋適當的場子，迫降時必須跳傘的話，則在空中脫離飛機時一定順手把這兩個包兒帶走。一架一架的都開動試車了。我在試車時看到左上方的兩個排氣管裏都有白烟冒出，可是在試快車時發動機的轉數又很好，分佈器壓力表也指到七十八，是够够用了。試驗左右磁電機時，右磁電機稍差一點，但都在規定的水準以上。我斷定這白煙是汽門推桿裏所擠出來的了，便很放心的再試驗了一次快車，當轉數達到最高峯的時候，我看見站在翅膀前的我的機械士伸出大拇指頻頻點頭表示滿意！我們先後都又關了車，以便把油再加滿一點，同時再做一次最後的討論。開開車，我們九架小燕子在轟轟的怒吼聲中離地了，整整齊齊的「品」字隊形向東南依標準度數航進。請想想我這時的心境是多麼快樂吧！古人有「歸心似箭」的名句，他才沒想到如今我返家的身體載着快樂的歸心却比箭還快得多呢！

我們只用僅僅一個轉彎就集結了隊形，大家都這麼互相熟悉的靠得很近。一切都在常態中了，我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九架中最左邊的位置，倒是無拘無束的，有時看看地圖，時錶以及各種儀器。這時我們在二千五百公尺上，還有稍稍的坡度在上升着。下面是進入沙漠前最後的兩排小起伏了，巴爾庫山的雪嶺漸漸刺在我們後方。這是最無目標的一段，在抵達目的地之前，我們只有完全依賴羅盤了。我再一次的回頭去找那巴爾庫的雪尖，但是，多麼奇怪啊！在那喀爾雪克塔格格的北方是捲着一陣滾滾的黑霧樣的東西呢——這是沙陣！當這四五月的風季，從蒙古諾明明根大戈壁就會捲來大量的黃沙。而這窄滾的峽，正是風速最大的地方。我馬上開大油門衝至長機旁邊向他指手示意，他看了看，點點頭，似乎他倒也早已看到這東西了。沒有旁的動作，只覺得油門又比較開大了點。我想他的判斷是沒錯的：沙陣是從左後方來，我們當然只有朝前突圍了。

所不幸的就是，似乎沙陣並不是這麼簡單。或許是因為它所引起的低壓吧！左前方也突然的現着一線黑沙了。領隊沒有其他動作，只是依然平靜的飛去。油門更加大了，我們都緊壓着沉悶的心房不敢離散。但是，油門多大呀！我的飛機突然噲噲的咳嗽起來，它的每一聲咳嗽都是給我的警告，我一邊平飛，一邊把各部試作調整，可是一切都無效果，它顯然不能再擔任如是高速的飛行了，我不得不減小點油門，忍心漸漸離他們遠點。而且我又在漸漸損失點高度以補速度之不足，可是不久，這樣便也依然不能避免惡運道，它更咳嗽得厲害了，我索性取開了油門，聲音似乎又好，又壞了，又關小點，又開大，唉！總之我是跟不上了。突然它吡吡吡的在冒出許多濃烟以後，咳嗽一陣，便連一響也不爆發了。

我高舉左手向他們作最後的告別而抑下了機頭。

我再找尋我的儀器，它們也一無異樣，但是動動油門，却一無作用，螺旋槳還是只那麼無聲的緩慢的旋轉着，——高度却只剩八百公尺了！一點希望也沒有，下去吧。我看看下面，啊！那却是渺無人烟的沙漠呀！我還有什麼辦法？我已經被註定死亡了，無聲無臭的死在沙漠裏！

我鎮靜的落了地。沒有放輪子，機子只在沙上擦擦的滑了一段就無力的爬伏在地而上了。我趕緊跳出來看看，它似乎完全沒有壞一樣，安靜的躺臥在沙上。但是四週望望，一點水草都沒有，而大沙陣却遮滿了整個天空，我看看飛機又看看手錶，我想五分鐘後大約就是我該死的時候了。我怎樣躲避呢？我把飛行衣脫了，包袱也打開了，儘快的把繩子將衣服張起來繫牢在飛機各部，鑽進了坐艙，扣好門，戴上了飛行帽、飛行眼鏡、養氣面罩，開開養氣瓶試試，氣很足。我開始聽見風聲，它們在沙上一無阻擋的捲過呼呼怒吼。但是在飛機週圍却另有一種嗚嗚的慘叫，令人毛髮悚然。

大的沙粒打在機身上雜亂的響，飛行眼鏡呵滿了熱氣，漸漸模糊起來。空氣沉悶欲嘔，但是我還是勉強將手帕蒙上面孔極力忍受着。

一會兒就支持不住了，我現在什麼都看不見，風沙加劇的在壓迫着飛機，突然一亮，我稍稍抬頭，呀！原來做好的帳棚也吹斷了，沙子馬上直接刺打到坐艙裏來，痛極了。我又換了點布捆住了頸項。飛機已經半陷在沙中了。我不敢再動，昏沉中，最後的動作是去換養氣瓶的開機。

## 二

當我醒來的時候，全身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動一動，手也壓着。又用力的掙扎，居然起來了一下，動了一點，又起來，又動了一點。如此的鬆動着，手出來了。抬手來揉眼睛，才知道飛行眼鏡還戴着在，順手取了下來，啊，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境况啊！

原來我眼鏡裏都被裝滿了沙子，取開來，才知道天氣是這樣的平靜着了，我同飛機都完全被埋在沙裏，僅僅是螺旋槳的一端露在外面。四週統是剛剛舖上的細細的黃沙，微風吹過，一層層黃色的輕灰揚着，沙沙作響。多好的晴空啊！夕陽在地平線的一面照耀着，將遠處的沙丘用一種白色的反光作用同地面隔離着一層耀眼的銀牆，閃動着，顫抖着，這種海上蜃樓在沙漠中是惟一的景緻了。——我如今又在生活着了，「生」使我又思索，思索便決定將自己的全身先掙扎出來。站起來試着走走，倒還不怎麼陷，我開始茫然了。究竟是在這裏等呢？還是向有人烟的地方走去呢？何處有人烟？我該向何處走呢？我突然記起看過的一個電影片子：他們四人降落在荒沙中後是怎樣一個個餓死的。——僅僅剩下包着黝黑的皺皮的骨架，蓬鬆的長髮，預顯的鬍子，深陷的眼睛，最後只是

一二三節白骨和一具骷髏而已。

漸漸似乎是從恐懼中新生出勇氣來了。走！這就是我的目標。不嘗到那裏，我只是走！走了再說，我決心不能在此地坐以待斃。

這個夜晚就如是在甜蜜的希望中過去了。我只從沙中扒出乾糧袋來吃了半包餅乾。其實我是老早就口渴的，但是有水份的僅僅是那一聽蘋果罐頭而已，怎敢輕易打開它呢？我試試將一片巧格力糖 開了一方嚼嚼，雖是挾了一些沙子，總算口裏潤了一點。

很早就被沒人阻擋的太陽晒醒了我，因為急於要走，便馬上開始了我的工作。我坐輪四週的沙堆開，一心一意的扒，洗臉用具包扒着以後，又扒了一把工具，開始將飛機上的羅盤拆下。困難的是只有一個搬手，把不住裏面的反螺釘，光旋外面，裏面也跟着動。我只好用小刀壓着，這樣艱難的下了兩個螺絲，已經是累了一身大汗，只好將蟋伏在坐輪裏的身體伸出來歇息一下。

下午雖然飢腸轆轆，還是忍着繼續工作。但是這第三個螺釘更滑，壓也壓不住，旋了半天，一點都不生效。越是急越出的汗多，一滑手，搬手在羅盤的玻面上撞了一下，呀！闖下大禍了，玻璃一破，酒精都流了出來，指針的支撐也碰斷了，一點也不能用了。——老天！這給我帶來了全部絕望。

我癡的望着這埋在荒沙裏的飛機哭了，流了許多眼淚，我記起他們八架的下落，是否也一樣被埋在沙漠裏，是否避過了沙陣而安全的到達了下一站？他們出來尋找我麼？有人再敢到這風季的沙漠裏面盤旋麼？啊！他們一定以為我是早已死在沙漠裏了，這無言的死去呵！

太陽的西沉驚醒了我，餓斃的恐懼又漸漸促使我新生了勇氣，我該真的出發了。便又努力的扒

開飛機上的沙土，使它差不多完全都露在外面，我希冀有人能在上空發現黃沙中這黑色的東西。又把保險傘拉開了攤在沙上，用沙子將周圍壓住，使露出部份呈着箭頭形，其方向對着正東。——這是我想遭遇着公路及其附近散有人烟的方向，然後找了一兩件衣服，洗面袋，乾糧袋，黯然的對飛機告別，向東方上了路。——那從沒有路的路！

一邊慢慢的在沙上走着，一面回頭看自己的步子是是否偏斜，翻過一個較闊的地帶以後，就不再看見我的飛機了。我實在很餓，到了不得已，就又吃了點巧格力糖。當夜降時，便不敢再走了，因為失去太陽恐怕方向錯誤。我坐下來吃了一條餅乾，但是吃後不久就更口渴起來。我希望能明天遇着人家，便敢於打開罐頭來吃了一半。沙子散熱非常之快，不一會就覺着寒冷起來。我將沙堆了堆，下面鋪着衣服就那樣睡了。既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用不着祈禱，儘是在胡亂思索人間的歡樂，不久就開始昏沉的睡去。

## 三

是在早晨兩三點鐘被飢渴熬醒便再也睡不成了，肚子有一種沉重而迫切的神經痛楚，我開始知道真正的肚餓是什麼了。我取出餅乾來吃，一吃便吃光了（實在這樣一條餅干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一次吃掉的）。又把剩的一半罐頭吃了。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智已經不能抑制飢渴的慾望，一方面因了朝陽我又生出了信心，斷定今天一定是可以找到人家的。

索性把剩的巧格力也吃光，高興的又開始走起來。

但是越走沙子越鬆，走下坡，滑下去，走上坡就很不容易了。陷得很深。太陽高起來，蒸發出

不可忍耐的熱氣。這麼艱難的走，我知道是非常的消耗體力的。到了中午，我已經不能再如常人一樣的前進了。我把僅有的一點物品統統丟掉了，我丟掉時心中有一種鬱怒的念頭，恨不得身輕若燕，一無掛礙才好。最終，連鞋子也被丟掉了。但是腳板踏在滾熱的沙上灼得焦痛，走了一段，只好又倒回來尋找着穿上。如今，我只是昏亂的走，無復思想，我僅有的念頭只是「人烟」！——「人烟」！

手錶的鋼鍊也在燙灼着我的手臂，我取下來放在襯衣袋裏，漸漸我不能再走下去了，我脫掉僅有的衣裳，扭成一團，想擠一點汗水解渴，但是不曾成功。我瘋狂的在沙上扒開上層的鮮沙，試將身體躲在裏面，當我稍覺身體能夠揮發熱量時就昏睡過去了。

夜涼又使我蘇醒。風在吹着沙粒將我掩蓋，似乎知道我即將死亡而代為埋葬一樣。而且皮膚在白日曝曬得乾裂以後，稍稍一點沙子打上，都十分難於忍耐的痛楚。我只好勉強立起來試試，試着走走，但是在呼呼的風裏，不知該朝什麼地方走才對。天似乎是亮了，但是被風沙所布，不過渾渾噩噩，只是一個半圓形的沙球而已。不久，風就更加強烈起來，簡直在這廣大的荒漠上沒有一點東西去阻擋它一下。我能夠尋找到風的邊緣麼？我昏亂的走。沙子塞着鼻同眼睛，我還能把襯衣翻起來遮住面孔，但是不久就知道一切都不能抵抗這大自然所給我的命運，我在昏暗而灰黃的沙空裏暈厥的伏下來。

再醒轉來時，我知道自己離死亡同生存都很近了。

這又是一個夜晚，我的 Waterproof 的自動錶告訴我這是八點鐘。滿天星斗，更沒有一點風沙，我撫着錶在集中自己疲倦的思潮，過了些時候，便決定不再試着支撐起來行走。多耽誤一刻

就更糟一些。我舉起昏暗的眼睛觀看，這滿天寧靜的星斗伴着我，我竟有勇氣以北極星爲準繼續向東方行去。但是現在我走得很慢，因爲我簡直已經沒有一點力氣了。若在有人地方，我將被認爲是一個應該靜養數月的病人，但是在這渺無人烟的荒漠裏，却還得忍了飢渴起來行走。——鞋又被棄掉了。說是叫作「走」，實在前進得有限，因爲時時我都得維持自己的重心均衡，而這是多麼艱難的工作啊！不然我隨時都會跌倒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簡直不能再這樣「走」，我又摔倒了一次，因爲沒有力氣，竟是摔得同小孩子一樣的笨拙，以至頭都埋在沙裏而沒有力氣扶它起來。我又試着爬，結果發現爬比那「走」容易多了。不過太陽更高以後，週身在沸沙上都起了一種紅黑色的疹粒，發着劇痛。我餓得似乎胃要吐出來一樣，我相信我的肺一定完全乾涸了，我的眼睛非常黑暗，模糊而又生澀，嘴唇裂口出了一點點血就停止了，以至我還沒有嚐着它的滋味，我知道到了真正的死期了，只希望快來一陣沙風早早了結這無聊的旅程吧！

雖是那麼想，却還沒有停止繼續爬的希望。我復扒開浮沙，臥入凹糟裏以避烈日，那樣昏昏睡去。

待到微風吹醒我時又是夜半。我想抬頭看看北極星，但是非常艱難，費了幾次勁才看清楚。便又開始爬行了，因爲我再無力使自己像個人樣的站立起來。這樣的爬，我知道，應該說是滾了，所以不久就疲乏得又失掉了勇氣，我昏靜的躺着等待死亡的來臨。

天再亮時，我看了看周圍，還是一片黃沙，但是在右前面高坡上似乎有些對風搖擺的東西。我睜了許久的眼睛，才斷定它們是枯草。在以前，這一線生機該給我多大的勇氣呵！但是現在，却只能看看我將死的身軀的許可吧！



試着努力的爬上去，整個上午就在接近那短短幾百公尺的距離，我爬近以後，看見我是在一個高坡上，前面兩三里有兩棵綠樹枝，再遠，我看見土山在發着紅色了。

終日都努力於接近那樹枝，可是我記得是在中途又昏了過去的。

#### 四

我是在一個刮硝鹽者的發現下獲救的。他清早出來刮硝時看到了我，那時只能證明我不過還算是個動物而已。——我很快的瘦削得已經不成個人形了。他背我到一個公路救濟站去，再由經過的汽車帶我到××，短期的治療以後，由飛機送到××來修養。

這裏，可以算是我故事終場的地方了。

## 想起了我曾經穿過的緊鞋子 林羽

在從前，當我剛剛學飛的時候，記得有個這樣的一回事——

一個沒有騎過馬的人，當他第一次要騎馬的時候，他底心里難不有博博地跳；韁繩放在那隻手里方便呢？是先抓馬鬃嗎，還是先任蹬子？馬又在不停地跳動着，於是他會紅漲着面孔望着朋友：「是怎麼騎上呀？請幫我招呼點兒，我還沒有騎過呢？」

玩馬多半是同朋友們在一齊耍，學飛却是不同了；跟教官比同朋友拘謹些，飛機也比馬生疏，到天空比騎在馬上更要緊張。

提起這件事，有飛行經驗的人都比較清楚，那時候我就是犯了這種毛病——不過，我底飛行技能本來也就很蹩腳。

第一次「感覺飛行」飛過了，第二次教官就給我們——這一小組七個同學——講課目：「這個平直飛行呢……，輕輕地握住駕駛桿……。兩舵輕輕擺平……，眼往遠……。」

輪到我跟教官飛了，到了空中，在平飛的時候，大姆指從耳旁邊往後指了指，我立時意識到肩膀住負起了一件新的責任。眼睛往前方望着，同時還週到地去顧慮着飛機底各部，照着教官所講的握住駕駛桿飛，飛，飛，教官伸出右手給我作一個向上托的手示，我一看機翼往右歪斜了，我馬上把駕駛桿往左一壓，右翼跟着抬起來，「唔！」我心里頓時感到一種新奇的滿足：我在駕駛飛機呢！

飛了有三個禮拜，一天，教官忽然領來一位姓F的教官。他說他要到別處去，F教官是來代替他的，於是當天我們就跟着F教官飛，可是當天我就捱了他一頓駕駛桿。講評的時候他仍在惡意的冷眨我。

從機場回到宿舍裏，在解脫飛行衣的時候，大概是我底臉色沒有掩蓋住心中的鬱悶，被同組飛行的同學K君發現了。

「老林，不必不高興，沒什麼，要學飛嗎。捱罵還不是常事。……不過，今天恐怕是F教官對你的印象有點不大好；他一來的時候，我就看出他是有一點嫌你的態度不好，他對你冷笑笑，也許你沒有注意到。」

「沒有。」我沒有說別的，只有心里去回憶：「是什麼時候我又隨便了呢？」懲罰也是犯錯人應受的。過一會兒心中的鬱悶洞開了好些。

次日，我照常的欣欣然去飛行。可是，我又吃了一頓駕駛桿。

從此，我底態度更加謹慎了，心，像什麼似的往中間收縮。

兩天，三天，一禮拜，兩禮拜，六個禮拜過去了，天天脫不過捱駕駛桿，簡直是深水淹沒了我的頭頂，好像被甚麼壓着我，再也翻不過來身兒了。怎麼我飛不好了呢？

越飛不好，駕駛桿來的機會越多，於是我懼怕飛行了——每早晨醒來後，我就像教徒祈禱似的盼望着今天能够下雨，其次有一次，半夜里我聽見外面有浙瀝的落雨聲，心一轉動，我又疑惑起來：敢是在做夢嗎？一翻身我就跳下了床，光着身子跑到窗門口，直到用胳膊接着了星星的冰涼的雨

點兒，這才放心——像有把握的逃脫了應受的災難似的放心了。

在散步的時候，同學M君說我近來的精神很壞。於是我也覺察出我受的刺激太深了。

「不幹吧！」我起了退却的念頭了。「這條路走不通，還有別的道兒呢！家家戶戶可以通羅馬。」用理論，我自己來安慰着自己。

「不幹」僅只是心里邊的事。飛行的時候，我仍然是跟着隊伍去飛機場；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一天，F教官將我送到科長那裏去「Check」

「Check」尤其是教官單獨的送一個人去「Check」，凡是學過飛的人，誰都曉得這是決定退學或不退學的關口。被送的人更會知道這考試的嚴重。

本來我可以隨便的去飛——飛應付過這考試就算完事——反正是自己不願意幹了。可是我的虛榮心——也算是爭勝心吧——偏偏要在里邊作祟：我真的學不會飛嗎？我更加用心更加謹慎的跟科長飛去了。

起機後剛到空中，科長回過頭就遞給我一張小紙條：「太緊張了放鬆，你儘管放心的飛好了。」看完條子，我就把我那像是鐵箍箍了好久的身體扭動了幾下。飛了一會兒科長將拳頭舉到耳旁邊手指一握一伸地作手勢，我知道這還是說我太緊張，叫我再放鬆。我又照做了。那知道過了一會兒他又給我作放鬆的手勢，接着有兩三次，我不知道科長發脾氣了沒有，我自己就已經對自己冒火了：「有什麼可緊張的！」

這樣一來，科長叫我放鬆的手勢倒沒有了，只是比示飛行的課目。我一邊照着課目飛，一邊瞧着科長，從他底動作和神情上，我忽然發覺了一件事：我像醒悟了一個迷夢，捆在我身上底一個

多月的過分小心，過分謹慎，不，可以說是被駕駛桿打迷了的過度緊張；今天，我覺得這些繩索鬆了，脫落下去了。我身上感到像沐浴後那樣的輕鬆，只看着科長一邊給我比示課目，一邊顯示着一種很隨便的態度：東張張，西望望，看看下面的城鎮河流，望望遠處的山尖，總而言之，他把科長底威嚴暫時收斂了，他把考試的那種嚴重局勢完全打破了。因此，我再也看不見像F教官底那個神氣。以往我動輒怕答的那種恐懼心情這會兒完全消散了。我忘掉了這是考試，我覺得今天才是跟着親愛可敬的飛機教官在飛呢！我心中舒服輕鬆，呵，我今天感到飛行的愉快了！

時光很快的過了幾年。

現在，現在我也在學着教人飛行了。然而在我底六個學生中竟然發現有兩個特殊性格的學生：一個活潑而隨便；另一個是拘謹而呆板。前者不但是從小就呼吸着海洋氣息，而且他底身體還代表兩個民族的血脈；後者呢，他是來自遙遠的像他底性格一樣的沙漠中，單單拿他兩個的來處就已經可以寫出他們的飛行志願底一半，然而他們各有各的性格，也就是各有各人的缺點。可是，我怎麼辦呢？雖然，但是，我決不能讓他們再穿那我曾經穿過的緊鞋子！

# 成功的愉快

葉 秋

## ——我的學飛生活

民國二十八年，正當油菜花黃遍了祖國的原野的時候，在比較場寬敞的水泥路上，徜徉着百數十個黝黑健壯的青年，他們暗着點心，等候來接他們的車輛；他們拍去了從新都來的馬路上的塵土與八個月入伍的辛勞，感覺一身輕鬆，喜悅的情緒表露在每個人的面部。

他們圍着那位來接他們的戴大帽花，穿長桶馬靴的軍官，向他探詢校內的情形。那軍官愉快的笑容與熱誠的講述，活躍了每個青年的心。他們像荒島上或沙漠中的旅人，忽然看見了住戶那樣欣悅與興奮。——營舍怎樣呢？被蓋全是新的嗎？飛機場就在學校附近嗎？……一大堆，一大堆！好像沉緬於物質享受的問題佔了大部份：那毛茸茸的飛行衣，多麼高尚的飛行眼鏡，穿起來該多麼神氣呢？拍一張照片寄給遙遠的親人，他們該怎麼高興的傳遞着看呢？有新軟的被褥，從此不睡硬澀的軍毯了；還有最得意的是駕起飛機翱翔在空中，用不着什麼野外演習在地上爬了。

其中有一個身體微胖的寡言者，他領聽着閒談，幻想着將來。但是他沒有言詞，沒有笑聲（只有微笑），像木頭一樣保持他一向的沉默，貫徹他多思慮少說話的大乖癖——那就是我！

「傻瓜一枚！」珠心理一定這樣想，他居然來探我的心坎了。

「傻瓜」這是我的綽號，現在已很少人叫了。

「淘汰了你怎麼辦呢？」他說。

「淘汰了回去！」超這話，像專爲代替我回答似地。

「拋棄了一切可愛的。浪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被淘汰了多不甘心呵！要不然，準備高中畢業升大學……」

是替我可惜呢？是同情呢？抑是譏諷！

我沉默着。

「我是不會淘汰的咧。」亮堅決的自信，好像管不了我的將來。

「老缸恐怕保不住！」啓輕蔑的說。「老缸」是我們同鄉中歲數較老的人。

我仍沉默着。

我心里絆着被輕視的繩索，我自己有把握不落伍，於是就不斤斤於淘汰不淘汰的事，只要努力去飛，用心去飛就是了。

數聲嘟嘟，驚攪了我的思緒，三部卡車停在大門口，列隊登車，我帶着堅決的心，跳上車輛，同學們歡呼高唱，歌聲響激雲霄。

我仍沉默着，諦聽那雄壯的歌聲。歌聲一路被帶進大街小巷，拖曳到遠處の後塵的尾聲，彷彿尙縈繞在我的耳旁，打進行路人的心坎而呈現的表情，彷彿也在我腦海中重演了。

我凝思過去將來與現在，此何幸能在這樣革命的黄埔度了八個月軍隊生活的辰光！而擺在我面前的是何等崎嶇的小徑啊！在浩遠的天邊，彷彿有成功的火花向我微笑，迷惑着我。我早下了決心，斷絕了自己的後路，朝前途奔去。我依戀革命的黃埔，也會眷戀溫暖的家與慈祥的母親的愛撫，但同時也迷戀着前途那成功的火花啊！許多英勇的故事，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陳懷民烈士肉彈報



國，沈崇誨烈士與敵艦同歸於盡；這些我們都記得爛熟。他們都是肥沃的祖國培養成的燦爛花朵。出了城門，一路塵埃飛揚，混雜着車輪聲，嘟嘟聲與雄壯的歌聲。遠遠的望見機場角落里的飛機，與正在修建的校舍，令人興奮到忘記了一切！啊！那黃翼的飛鷹，那天讓我駕着穿雲霓，負蒼天呢？

初級飛行開始了，人們忘記了過去的辛勞，忙碌於想像駕駛桿，方向舵與油門的動作。我的飛行生活的興趣與日俱增。每天按照教官指教的駕駛要領（動作柔和，手足一致，顧慮周到）去飛。我的教官是一位有溫和的好脾氣的人，他能找出學生易犯的毛病，用三言二語講評叫他改正過來。比如教官說我精神緊張，常用死勁握住駕駛桿，於是教我用大拇指與食指圈一個空圈，讓駕駛桿在空圈中，使用時以一邊接觸即成，我做到了；又如用油門易粗野，就用手腕依托座架上，以後我用油門就柔和均勻了；蹬舵呢，應用腳掌中央輕輕蹬住，用力部份是腳跟的依托，於是腳掌不會用舵太猛了。很久，我雖做到用舵不猛，然而教官說我舵蹬得太緊了，非改不成！我很嘔氣，再上飛機就把鞋子脫下，放在座位邊，光着腳去蹬舵，這樣感覺就靈敏多了。不久我的手脚也輕鬆了。

被送到組長那里去飛的同學，多半是愁容滿面的，也許是最後一次飛行吧，到隊上接到一張條子，或由值星官宣佈：某某明日停飛！這是多麼不好的消息啊！

同鄉亮，啓，超先後被送到組長那里考試，先後停了飛。一天在課日之前，組長叫我的號碼，我的心頭就撲撲的跳。我埋怨教官不多帶我兩次，幹嗎這樣急於把我送去考呢？像亮那樣聰明透頂的人，也不免淘汰，我要是與他同路了，我想。

我覺得教官不理我，真是無限的說不出的痛苦！

說：

在跟組長飛以前，教官派一個同學把我叫去，在啓動了的弗力提旁邊，他較往日更溫和的對我

「去同組長飛，同平日跟教官飛一樣，不要緊張，緊張是庸人自擾！注意你的手脚，不要粗重……記得嗎？」

「記得！」教官這樣關心我，我感激得幾乎落淚。於是責備自己剛才對教官的埋怨與不信仰。輪到我去飛了。上飛機，像期待什麼厄運降臨似的，上了飛機，拴好保險傘與保險帶，反而覺得安定多了。一切動作格外小心，飛機從停機線滑出到 T 字布，又小心翼翼地起機，慢慢的推油門，均勻的推駕駛桿，而腳保持飛機偏向，很好，飛機安穩的離地了，組長在前座點點頭，我覺得非常愉快！組長於此時搖搖駕駛桿，我急速撒手，他又來回蹬蹬舵，我也急速把腳移開去。這是試驗我手脚重不重呀，有時精神緊張了，明知教官搖桿，而手不由己仍緊捏駕駛桿，那教官對你印象就是「手脚重」！到他撒了手，我又重司駕駛。有些人以為教官一動手脚，就讓給他去操縱，自己就不管了，這種誤會是徒給教官不良印象，因為教官的動手是試驗或改正，而不是停止我們操縱的。

預知教官的意圖，是學飛成功最重要的門徑。我飛了一個航線，着陸也很好，飛機正在滾行中，組長把油門一動，我知道要繼續起機，便推油門起機；離地後，組長推着駕駛桿，我知道他要扭上昇轉彎（向台兒），到第三邊改正後，我又接着操縱了。不能預知教官意圖，往往與教官搶奪駕駛桿，會引起教官的不滿。

有一次，教官叫我做平直飛行，他用一只手指指給我看上翼與天地線的關係，我以為他要我做

大轉彎，於是壓坡轉彎，但他馬上給我改正成平飛；但又指天地線，我又要轉彎，他又改正。如是數次，他發脾氣了，亂打一通駕駛桿。下來後，他責我連平直飛行都不會嗎？我報告他說，以為教官叫我做大轉彎（大轉彎符號是舉一手指），他說我你看天線與上翼的關係，你誤會了，他自己想引起誤會是他自起的信號，於是他笑了，原諒我了。

考試回來，教官在T字布那里對組長笑，組長把飛機仍滑到起機地區，連保險傘下飛機來，對教官說：他可以放單飛了。他聽到是何等的高興呵！於是下機的動作也故意遲延，等着組長來說：「你去單飛吧！」這句話。

果然，組長教我不要下來，叫我去飛兩個着陸，教官也教我不要慌張，注意調節安定面……等等。

我單飛回來了。本組同學有羨慕的，也有嫉妬的，教官不說我好，也不說我壞，却說道：「有些人是自認聰明透頂的，在地面很活潑的，但到空中不一定活潑；有些人在地面不很活潑的，到空中並不一定是笨漢，反而活潑起來了，那是他具有一種飛行的天才。」

「你們單飛以後，成功可以十之七八了，而在單飛後的進步曲線是比任何時期都快的。但你們不可以驕傲自滿，演成失事慘劇，應特別用心去飛；至於未單飛的也不要氣餒，失去自信心。……」我牢記教官的話，因此從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不敢放鬆每一分鐘飛行時間，不忽視每一個動作，不有一點含糊，不有一點因循！所以我飛到現在已有百五十餘小時，而機種也有十種之多，但着陸後從未打過一個地圖（Ground Loop）從未損壞過一架飛機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這種種飛機的性能，雖不能說摸得很熟，但至少牠們的特質是不會忘記的。

我酷愛這些飛機，他們是我的良伴，我的第二生命。現在當我駕起×—×式驅逐機在空際翻騰，我想起那些成功的與成仁的英雄。將來呢，我不希望我做到成功的英雄，也不希望我是失敗的英雄，而我要做正義的英雄！有侵犯我國領空的，我要與他拚！有濫施轟炸我同胞的，我要與他拚！

當我駕起×—×式驅逐機，向那地面五米見方的布靶突進，精確的瞄準那紅太陽旗式的布靶而開鎗，看見曳光彈閃爍點火花飛向那紅心時，我的愉快，是無可形容的啊。當着陸之後，由科長報成績時，我是百分之百。許多回看着他們的笑容，我心裏是無限的愉快！

以前曾批評我飛不出的阿里，現在也來請求我講打地靶的要領了。我就很謙虛的講述我的方法。

當我駕起×—×式驅逐機與同學格鬥時，我不忘記敵國某驅逐教官所說「精神修養重於技術的修養」這句話！我就堅忍的支持下去！支持到最後勝利。成功使我的心情永遠愉快！



航空叢書

第一種

航空生活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定價八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再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7772B



